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讀 通 鑑 論

(三)

王 夫 之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論 鑑 通 讀

(三)

撰之夫王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讀通鑑論卷六

晉泰始元年起

惑削宗室而權臣篡。晉封同姓而骨肉殘。故法者非所以守天下也。而懷愍陷沒。琅邪復立國於江東者。幾百年。則晉爲愈矣。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興亡之修短有恆數。苟易姓而無原野流血之慘。則輕授他人而民不病。魏之授晉。上雖逆而下固安。無乃不可乎。然而三代王者建親賢之輔。必欲享國長久而無能奪。豈私計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非其利病生死之知擇也。則君子之爲天下君。以別人於禽獸者。亦非但恤其病而使之利。全其生而使無死也。原於天之仁。則不可無父子。原於天之義。則不可無君臣。均是人而戴之爲君。尊親於父。則旦易一主。夕易一主。稽首匍伏。以勢爲從。違而不知恥。生人之道。蔑矣。以是而利。不如其病之。以是而生。不如其死之也。先王重不忍於斯民。非姑息之仁。以全軀保妻子。導天下於魚蟲之聚者。慮此深矣。然則晉保社稷於百年。而魏速淪亡於三世。其於君天下之道。得失較然矣。晉武之不終也。惠帝之不慧也。懷愍之不足以圖存。元帝之不可大有爲也。然其後王敦、蘇峻、桓溫相踵以謀逆。桓元且移天步以自踞。然而遲之又久。非安帝之不知饑飽。而劉裕功勳赫奕。莫能奪也。謂非大封同姓之有以維繫之乎。宋文帝寵任諸弟。使理國政。牧方州。慮亦及此。而明帝誅夷之以無遺。蕭道成乃乘虛而攘之。嗣是而撥天位者。如拾墜葉。臣不以易主爲慙。民不以改姓爲異。垂及唐宋。雖權臣不作。

而盜賊夷狄進矣。然則以八王之禍，咎晉氏之非，抑將以射肩請隧，咎文昭武穆之不當裂土而封乎？法不可以守天下，而賢於無法，亦規諸至仁大義之原而已。

諫必有專官乎？古之明王，工瞽庶人，皆可進言於天子。故周官無諫職，以廣聽也。諫之有官，自漢設諫議大夫始。晉初立國，以傅玄、皇甫陶爲之。唐之補闕拾遺，宋之司諫，皆放此而立也。諫有專官，而人臣之得進言於君，僅矣。雖然，古今之時異，而廣聽之與慎聽也，不得不殊。進言之迹同，而受益之與防邪也，亦各有道。未可以一槩論也。古之民樸矣，農工商賈各世其業，士之遊於庠序者，亦各有常學，不能侈聞見飾文詞以勸當世。迨及戰國，教衰而人自爲學，揣摩當世之務者，競尙其說，縱之以言，則偏私逞而是非亂，則必擇其忠直而達治理者任之，而後無稽之言不敢僂，聖道紊綱紀以熒主聽，則專官之任亦未可謂盡非。時使然也。諫官專立，職專諫矣。然非專諫於其官，而禁外此者之諫也。不淫聽於辨言，而不塞聽於偏聽。苟得忠直知治者，司其是非之正，則懷忠樂進者相感以興，乃若聽之之道，羣言競奏，而忠佞相淆，存乎君之辨之，不徒在言者也。諫者以諫君也，邇聲色，殖貨利，狎宦戚，通女謁，怠政事，廢學問，崇佛老，侈宮室，私行遊，嫖威儀，若此者，諫官任之大小羣臣，下逮於庶人，苟有言焉，則固天子所宜側席而聽者也。卽言之過而固可無尤也。外此人與政其亟矣，然而人之賢不肖，銓衡任之，政之因革，所司任之。雖君道之所必詳，而清諸其源，則是非著而議論一爭於其流，則議論繁而朋黨興，貞邪利害各從其私意，辨言邪說將自此以起，固不可不慎防之。而廣聽適以召姦，尤明主所深懼也。以要言之，言而譏非乎我者，雖激雖迂而不可忽也。言而褒貶於人，辨說乎事者，辨雖詳辭雖切而未可信也。士之受規於朋友者，且然。

而況君天下者乎。然則選忠直知治者，任諫職於上，而主意昭宣，風尚端直，則羣言博采，而終弗使主父偃息夫躬之流，矜文采以讐其姦邪，慎之也。卽所以廣之也。又何必執周官之不設諫臣，以下訪芻蕘哉。近者分諫職於臺省，聽亦廣矣。而六科司抄發之任，十三道司督察之權，糾劾移於下，而君聽非所獨任。故詭隨忿戾，迭相進退，而國是大亂，則廣之適以廢之。黨人交爭，勞臣掣肘，將諫官之設，以諫下而非諫君乎。拂其立諫之經，而予以譖言之徑，乃至僉人游士，獻邪說以爲用人行政之蠹賊，不專不愼，覆軌已昭。後世尙知鑒哉。

晉始建國立七世之廟，除五帝之座，罷圓丘方澤之祀，合之於郊，皆宗王肅而廢鄭元也。於是而知王肅之學，醇正於鄭元遠矣。後世經學傳鄭氏肅之正義，沒而不傳，則賈公彥孔穎達之怙專師而晦道也。周之祀典，組紕以上不廢也，而限天子之廟於五世，合兩世室而始爲七，元之託於義而賊仁也。周禮合樂於圓丘，方澤者非祭也，所以順陰陽合律呂而正樂也，而謂郊之外有圓丘方澤之大祀，元之淫於樂以亂禮也。其尤妖誣而不經者，爲上帝之名曰耀寶魄，又立靈威仰、赤熛怒、白招矩、叶光紀之名，爲四方之帝，有若父名而賓字之者，適足以資通人之一哂，而以之釋經，以之議禮，誣神媿天，黷祀惑民，元之罪不容貸矣。託之於星術，而實傳之於讖緯，夫且誣爲孔氏之書，王肅氏起而辨之，晉武因而絀之，於是禁星氣讖緯之學，以嚴邪說之防，肅之功大矣哉。惜乎世遠俗流，師承道圯，而肅學不傳也。如其傳，則程朱興起，尙有所資以闢鄭氏之淫辭與。

三代以下，用兵以道，而從容以收大功者，其惟羊叔子乎。祖逖之在醴邱，宗澤之在東京，屹立一方，以圖

遠略與叔子等。乃遯卒而其弟稱兵以犯順澤。卒而部衆瓦解。以爲盜。皆求功已急而不圖其安。未嘗學於叔子之道。以弭三軍之驕氣。驕則未有能成而不亂者也。或曰叔子之時。晉盛而吳衰。擁盛勢以鎮之。則敵亡。可以坐待。而遯與澤抗。方張之虜。未可以理折。則時異而不可相師矣。曰叔子之可以理服。而遯澤不能者。遇陸抗耳。若夫敵國之氓。信其仁厚。而願歸附之。則遯與澤之鄰壤。猶晉宋之遺黎。而叔子則晉吳異主。義不相下者也。使遯與澤以此臨之。不愈效乎。夫陸抗亦智深謀遠。不與叔子爭一日之利耳。使其狂逞如石勒女真之爲。則其亡愈速。是遇陸抗者。兩基逢敵之難。而非易制於石勒女真也。石勒雖驍。而志不及於江淮。且未幾而國內大亂。甚於孫皓之猶安處也。女真雖銳。而幹離不撻。兀朮各懷猜忌。豕突鹿奔。無有能如陸抗之持重以相制者。使二子以道御兵。以信撫民。以緩制敵。垂之數十年。趙有冉閔之亂。金有完顏亮之變。以順臨逆。以靜待動。易於反掌矣。叔子之功。亦收之身後者也。何至於子弟爲梟獍。以伏誅。部曲竄舊葦。而憤起哉。可曰遯與澤求之已急。而未圖其安也。遯有離邱之可據。而郭默邵續之流。皆相倚以戴晉。澤有東京之可恃。而兩河忠義。皆相待以效功。與爲憤興而不與爲固結。二子之志義尙矣。惜乎其不講於叔子之道也。

用人與行政。兩者相扶以治。舉一廢一。而害必生焉。魏晉其驗已。雖無佞人。而亟行苛政。以鉗束天下。而使亂不起。然而人心早離。樂於易主。而國速亡。政不苛。而用佞人。其政之近道。足以羈縻天下。使不叛。然而國是亂。朋黨交爭。而國速以亂。曹孟德懲漢末之緩弛。而以申韓爲法。臣民皆重。足以立司馬氏乘之。以寬惠收人心。君弑國亡。無有起衛之者。然而魏氏所任之人。自謀臣而外。如崔琰。毛玠。辛毗。陳羣。陳矯。

高堂隆之流。雖未聞君子之道。而鯁直清嚴。不屑爲招權納賄。驕奢柔諂。猥鄙之行。故綱紀粗立。垂及於篡。而女謁宵小。不得流毒於朝廷。則其效也。晉武之初立。正郊廟。行通喪。封宗室。罷禁錮。立諫官。徵廢逸。禁讖緯。增吏俸。崇寬宏雅正之治術。故民藉以安。內亂外逼。國已糜爛。而人心猶繫之。然其所用者。賈充。任愷。馮勗。荀勗。何曾。石苞。王愷。石崇。潘岳之流。皆寡廉鮮恥。貪冒驕奢之鄙夫。卽以張華。陸機。錚錚自見。而與邪波流。陷於亂賊。而愍不畏死。雖有二傅和嶠之亢直。而不敵羣小之翕營。是以強宗妒后。互亂而氏羯乘之以猖狂。小人濁亂國無與立。非但王衍輩清談誤之也。是用人行政。交相扶以圖治。失其一。則一之僅存者。不足以救。古今亂亡之軌。所以相尋而不舍也。以要言之。用人其尤亟乎。人而苟爲治人也。則治法因之以建。而苛刻縱弛之患。兩亡矣。魏之用人。抑苟免於邪佞爾。無有能立久長之本。建宏遠之規者也。孟德之智。所知者有涯。能別於忠佞之分。而不能虛衷以致高朗宏通之士。爭亂之餘。智術興。道德墜。名世之風逸矣。僅一管甯。而德不足以相致也。晉承魏之安處。時非無賢。而獎之不以其道。進之不以其誠。天下頽靡。而以老莊爲藏身之固。其法雖立。文具而已。使二代之君。德修而勤於求治。天下羣趨於正。而豈患法之不立乎。宋太祖太宗之所以垂統久長。而天下懷其德於既亡之餘。庶幾尙已。杜預欲短太子之喪。而曰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安得此野人之言。而稱之哉。今有人焉。心不忘乎敬父。而坐則倨以待。情不恕乎愛兄。而怒則紕其臂。亦將曰存諸內而已乎。內外交相維交相養者也。旣飾其外。必求其內。所以求君子之盡其誠。欲動其內。必飭其外。所以導天下而生其心也。今使衰麻其衣。蔬糲其食。倚廬其寢處。然而馳情於淫侈。以忘其哀慕者。鮮矣。耳目制之心。不得而動也。藉令錦其衣。肉其

食藻并綺疏金樞玉戶其寢處雖有哀慕之誠不蕩而忘者鮮矣耳目移而心爲之蕩也故先王之制喪禮達賢者之內於外以安其內而制中材之外以感其內故曰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也夫鳥獸之啾啾以念死內非不哀而外無所飾則未幾而忘之矣野人之內存而外不著見者亦如是而已矣杜預之於學也亦博矣以其博文其不仁六經之旨且以之亂諒闇者梁菴也有梁無柱茅苴垂地之廬也而誣之曰心喪叔向之譏景王曰有三年之喪二謂之有喪矣非謂存諸內者之徒戚也而誣之曰不讎除喪而讎其燕樂之已早預之存諸內者誣聖欺天絕人而禽之猶曰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乎故曰以禮制心心有不存而禮制之其外無別則內之存與不存又奚以辨哉邪說逞人道息凡今之人皆曰臣忠子孝兄弟弟恭求其心而已而心之不可問者多矣不仁哉杜預之言以賊天下有餘也

嵇紹可以仕晉乎曰不可仕晉而可爲之死乎曰仕而惡可弗死也仕則必死之故必不可仕也父受誅子讎焉非法也父不受誅子不讎焉非心也此猶爲一王之下君臣分定天子制法有司奉行而有受誅不受誅者言也嵇康之在魏與司馬昭俱比肩而事主康非昭之所得殺而殺之亦平人之相賊殺而已且康之死也以非湯武而見憚於昭是晉之終篡康且遺恨於泉下而紹戴之以爲君然則昭其湯武而康其飛廉惡來矣乎紹於是不孝之罪通於天矣沈充以逆伏誅而子勁爲督效死蔡仲之命曰爾尙蓋前人之愆沈勁克富之矣紹蓋前人之美而以父母之身糜爛而殉怨不共天之亂賊愚哉其不仁也湯陰之血何不洒於魏社爲屋之日何不洒於叔夜赴市之琴而洒於司馬氏之衣也

魏晉之際有貞士曰范粲較管甯陶潛而尤烈而稱道絕於後世士之湮沒而志不章者古今不知凡幾

也。甯以行誼著。潛以文采傳。粲無他表見。而孤心隱矣。乃其亢志堅忍。則二子者未之逮焉。送魏主芳而哀動左右。三十六年。佯狂不言。卒於車中。子喬侍疾。足不出邑里。父子之志行。誠末世之砥柱矣。文采行誼。無所表見。志不存焉耳。甯之不若此也。甯未仕漢。而粲已受祿於魏也。潛之不若此也。知晉之將亡而去之。不親見篡奪之慘也。故二子者無妨以文行表見。而粲獨不可難哉。其子之賢也。晉賜祿以養疾。賜帛以治喪。而不受。嵇紹聞之。尙爲仇讎之子孫。捐父母之身。人之賢愚相去。有若此哉。粲之所爲難能也。非但難能也。其仁矣乎。

晉詔諸王。大國置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所依倣之名。曰周制也。古之諸侯。皆自有兵。周弗能奪。而非予之也。其自周始建之國。各使有兵。彼有而此不得獨無也。郡縣之天下。兵皆統於天子。州郡不能自有其人民。獨假王侯以兵。授以相競之資。何爲也哉。夫晉豈果循周制。以追三代之久安長治也乎。懲魏之虧替宗室。而使權臣乘之耳。乃魏之削諸侯者。疑同姓也。晉之授兵宗室。以制天下者。疑天下也。疑同姓。而天下乘之。疑天下。而同姓乘之。力防其所疑。而禍發於所不疑。其得禍也異。而受禍於疑。則同也。嗚呼。以疑而能不召亂亡之禍者。無有天下。皆以爲疑已矣。而孰親之。其假以防疑者。且幸已之不見疑。而窺其疏以乘之。無可親。而但相乘。於是而庸人之疑。終古而不釋。道不足於己。則先自疑於心。心不自保。而天下舉無可信。兄弟也。臣僚也。編氓也。皆可疑者也。以一人之疑敵天下。而謂智計之可恃以防。其愚不可瘳。其禍不可救矣。親親而以疑。則親非其親。尊賢而以疑。則賢非其賢。愛衆而以疑。則衆非其衆。夫何疑哉。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而已矣。交君子以道。給小人之欲。孤遊於六合。而荆棘不生。無有

聖賢而無豪傑之度者也。

天下惡有無故殺人而可以已亂者哉。齊王攸欲殺劉淵。王渾曰：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其說是也。舍殺而無以馭之也。淵之所以終亂晉而殘之也。不殺淵而淵反。則咎王渾。殺淵而胡叛。則抑且咎齊王。舍本循末。兩俱有咎。而孰能任之。曹魏之居匈奴於內地。使若淵者。得以竊中國文事武備之緒餘。濟其姦而啓雄心。其禍久矣。淵卽死。若聰若曜若孟若宣。挾怨以求逞能。旦殺一人。夕殺一人。皆無罪而翦之乎。契丹之所以深女真之怨而激之起。豈有幸哉。夫晉承魏失。固未可急驅除之矣。王濟欲任淵以平吳。縱虎自衛之術也。李熹欲發匈奴五部。假淵將軍之號。征樹機能。此策之善者。而孔恂諫止之。何也。恂誠憂淵之叵測。抑必有術以制之。而但色變於談虎哉。涼者中國之贅餘也。河湟之間。夷狄之所便也。淵西征而蕩平。樹機能之墟。卽割其地以安之。而淵之心戢矣。淵卽不戢。五部之心亦戢矣。馭得其道。則且不敢竊河西而據之。卽其不然。我據蕭關以距之。其極遠也。亦但如元昊而已耳。孰如近在汾晉之間。使我不軌之士民。教獠俚虎。河決魚爛於腹心乎。故知李熹之謀。非但以平樹機能也。實以斥淵而遠之也。此弭禍於將然之善術也。一疑之一畏之。無可如何而姑置之。淵且自危且自矜。尤且自信也。是召之以必反之道也。嗚呼。晉之失政。賄賂已耳。交游已耳。王渾父子得賄而保淵。孔恂楊球不得賄而甚淵。故李熹之深識不庸。非淵之能亡晉也。晉自亡耳。

傳咸之忠。苟勗之佞。判然別矣。而其議省官也。則勗之說爲長。故聽言者不惟其人。惟其言而已矣。咸剛直而疾惡已甚。見閒曹之吏。或怠傲而廢功。或舞文以牟利。憤然曰：焉用此爲。而以費農夫之粟。空國家

之帑哉。其言非不快於一時之心。而褊衷以宰天下。天下又惡能宰哉。古者方五十里之國。卿大夫士。府史胥徒。具羣聚以上食於公。下食於民。而不憂其乏。天下之大。庶官僅供其職。而曰公私不足。此翁嫗之智。不出簞豆之間。故曰褊衷以宰天下。天下弗能宰也。古之建官以治事治民。固也。而君子野人。天秩之。以其才。敍之。以其類。率野人以養君子。帖然奉之。而不靳。豈人爲哉。王者以公天下爲心。以扶進人才於君子之塗爲道。故一事而分任之。十姓百家。而卽立之。長以牧之。農人力耕。而食之無媿。君不孤貴。而養之必周。乃使一藝一經一能一力者。皆與於君子之列。而相獎以廉恥。雖有莠稗。不盡田而芟刈。使扶良苗以長。但勿令奪苗之滋可矣。官省而人之能與於選者。其塗隘。力不任耕志。不安踐之士。未繇分天之祿。以自表異。則且淫而爲姦富。激而爲盜賊。君子之塗窮。而小人之歧路百出。風俗汜濫於下。國尙孰與立哉。惟用人之塗廣。而登進之數多。則雖有詭遇於倖門者。而惜廉隅。慎出處之士。亦自優游以俟。而自不困窮以沒世。如其省官而員數減。則入仕也難。入仕難。則持選舉之權者益重。數十人而爭一軌。苟有捷徑之可趨。雖自好者。不能定情以堅忍。而乘銓苟非其人。則自尊如帝。操吉凶也。如鬼。託澄汰以爲壘。斷而所裁抑者。類修潔之士。所汲引者。皆躁佞之夫。士氣萎。官邪興。流沔而無所立。卽使傅咸任之。且不能挽頽波。以從綱紀。況莫保司銓之得盡如咸乎。故君子甚患夫剛直者之婞婞。以忿疾當世。而欲以刻覈重抑天下之心也。況其言曰。公私不足。併官以務農。則尤悖甚。爲吏者幾何人。而廢天下幾何之頃畝。有天下而汲汲憂貧。奪天所貴重之君子。使爲農圃之小人。以充府庫。非商鞅之徒。孰忍爲此哉。治天下有道。非但足食。而遂足以立也。荀勗曰。清心省事。庶幾經國之宏猷。詎可以其人而廢之。

賈充之力阻伐吳也。不知其何心。或受吳賂而爲之閒。或忌羊杜二王之有功。而奪其寵。皆未可知。抑以充之積姦之情度之。不但然也。曹操討董卓。勦黃巾。平袁紹。戰功赫然。而因以篡漢。司馬懿拒諸葛平遼東。司馬昭滅蜀漢。兵權在握。而因以篡魏。充知吳之必亡。而欲留之以爲己功。其蓄不軌之志已久。特畏難而未敢發耳。乃平吳之謀。始於羊祜。祜卒。舉杜預以終其事。充既弗能先焉。承其後以分功。而不足以逞。惟阻其行。以俟武帝之沒。已秉國權。而後曰。吳今日乃可圖矣。則諸將之功。皆歸於己。而已爲操懿也。無難此。其情杜預。張華固已知之。憚武帝之寵充。而未敢言爾。觀其納女於太子。知惠帝之愚。而以甥舅畜之。曹操之妻獻帝。楊堅之妻周主。皆此術也。其謀祕其姦伏。時無有摘發之者。而史亦略之。千載之下。有心有目。灼見其情。夫豈無故以撓大猷也哉。嗚呼。晉感充之弑君以戴己。而不早爲之防。求其免於亂也難矣。所幸充死七年。而武帝始崩。賈謐庸才。且非血胤。不足以爲司馬昭耳。不然。高貴鄉公之刃。豈有憚而不施之司馬氏乎。一女子猶足以亡晉。充而在當何如也。項羽非侯生之君也。漢高以其誑羽而遠之。若蛇虺。石守信高懷德之流。未嘗任弑君之惡也。宋太祖以其戴己而防之。若仇敵。變詐凶狠。不知有名義者。君不可以爲臣。士不可以爲友。孫秀洒南嚮之涕。諸葛靚懷漆身之忠。晉弗能用焉。其不再傳而大亂有以也夫。

秦滅六國而銷兵。晉平吳而罷州郡兵。未幾而大亂以亡。秦誓稱武王克殷。放牛歸馬。鉞甲囊弓。示天下弗用。秦晉與周。將無同道。而成敗迥異何也。紂之無道。虐加於民。而諸侯或西嚮歸周。或東留事紂。未嘗日尋干戈。競起爲亂也。天下之志。相胥以靜。而弄兵樂禍之民。不興。及乎紂虐。周政行。而皆仍故服。無

與揚之不待撲之也。戰國之爭，逮乎秦項，凡數百年。至漢初而始定。三國之爭，逮乎隋末，凡數百年。至唐初而始定。安史之亂，延乎五代，凡百餘年。至太平興國而始定。靖康之禍，延乎蒙古，凡二百餘年。至洪武而始定。其間非無暫息之日，若可以定者，然而支蔓不絕，旋踵復興，非但上有暴君，國有姦雄，抑亦人心風俗一動而不可猝靜，虔矯習成，殺機易發，上欲撲之而不可撲也。夫秦與晉惡能攝天下之心與氣，而斂之一朝哉。故陳勝有輟耕之歎，石勒有東門之嘯，爭乘虛而思起，此兵之不可急弭者，機在下也。且夫周之興也，文王受鈇鉞而專征，方有事於密阮崇黎，而早已勤脩文德，勤聖學，演周易，造髻士，養國老，采南國之風，革其淫亂，兒童嬉遊而掇芣苢，女子脩事以采蘋蘩，未嘗投戈而始論道，息馬而始講藝也。優而柔之，以調天地和平之氣，而於兵戎之事，特不得已而姑試之。上弗之貴而下且賤之，聖人之所以潛移人心而陶冶其性者，如此其至也。而後戎衣甫著，而弓矢旋發，天下以爲實獲我心，可澡雪以見榮於文治。秦之并六國，滅宗周，晉之篡魏而吞吳也，謀惟恐其不險，力惟恐其不競，日進陰鷲殘忍之夫，皇皇以圖弋獲，而又崇侈奔欲，以敗人倫之檢柙，其與於成功共富貴者，抑奢淫以啓天下之忌，無以滌天下之淫邪，而畜其強狡於草澤，幸而兵解難夷，遂欲使之屈首以奉長吏之法，未有能降心抑志以順從者也。上無豫教，而欲飾治安於旦夕，召侮而已矣。此兵之不可急弭，教在上也。陶璜山濤力排罷兵之議，從事後而言之驗矣。然抑豈於天下甫離水火之日，尋兵不已，而日取其民，納之馳驟擊刺之中乎。盍亦求諸其本矣。故聖人作而亂不難已，商周是也。道之馴也，聖人不作，待其斂之已極，人皆厭苦而思偃武，帝王乃因而撫之，則漢唐以後之一統是也。幾之復也，庶幾商周之治者，其惟光武乎。寇盜方橫，而獎道教

禮任賢愛民。以潛消民氣之戾於擾攘之中。兵不待弭而自戢。然而黎陽之屯。固不敢藉口於放牛歸馬。以自擬於周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夫士苟有當世之略。一言而可弭無窮之禍。雖非在位。庶幾見用。而天下蒙其休。何爲其祕之哉。而孰知其固不可也。言之不切。而人習以爲迂遠之談。而不聽。言之切而見用矣。天下測其所以然。而且以其智力與上相扞格。如其不用也。則適以啓姦邪而導之以極其凶忒矣。漢魏之際。羌胡鮮卑。雜居塞內。漸爲民患。徙之出塞。萬世之利也。雖不在秉國大臣之位。固且憂憤積中。而不容已於切言之。卽不用矣。後世且服其卓識。而謂晉有人焉。此郭欽江統所以慷慨言之。無所隱而論之詳也。故傳之史策。而後世誦之不衰。乃欽之言曰。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夷狄之庭。其後劉淵父子石勒。皆踐其言。而晉遂亡。嗚呼。豈非郭欽之言。教猱升木乎。劉宣張賓之謀。皆帥欽之智。而灼見晉之可襲取者。非一日也。言之不用。而徒導人以亂矣。藉晉用之。因而下徙戎之令。羣胡知其畏己而已。有可乘之勢。於方徙之際。潰爛以逞。又將奚以制之。使弭耳以聽邪。故使欽而在。坐論之列。與君若相密謀之內。庭則極言之。而不嫌。言卽不用。猶不致啓戎心。以增益其惡。惡有忘屬垣之耳。揚於大庭曰。人將若何以加我。將若何以使我莫敵。我其終無如何哉。非其位也。謀不得而盡也。姑緘默以俟其變可也。雖義激於中。而不敢快於一發。誠慎之也。孔子曰。吾其爲東周乎。所以爲者不言也。聖人且慎於未可有爲之日。況偶有所知者乎。

西晉之亡。亡於齊王攸之見疑。而廢以死也。攸而存。楊氏不得以擅國。賈氏不得以逞姦。八王不得以生。

亂故舉朝爭之。爭晉存亡之介也。雖然。益廷而爭者。未得所以存晉之道也。攸之不安於國。武帝初無猜忌之心。荀勗馮統閒之耳。勗與統賈充之私人。非但佞以容身。懷嚮異姓之心。久矣。忌攸者非徒忌攸。實忌晉也。攸之賢固足以託國。然豈果有周公之德哉。卽微攸而晉固可存。漢唐宋之延祚數百年。亦未嘗有親賢總己以制天下於一人。而卒不可亂。無他。姦臣之在側而已。劉放孫資在魏主之奧窔。而司馬氏援之以攘臂。勗與統之於賈謚。楊駿未知其誰屬。而要其市司馬氏之宗社於人。則早作夜思以謀逞志者也。攸卽廢。晉不必亡。勗統不除。晉無存理。修賈充之餘怨。則陰擯張華。排博士之忠言。而顯斥曹志。苟有圖存晉室者。小不惜官爵。大不惜軀命。揚於王廷。搗勗統之姦。迸之裔夷。則不待交章訟攸。而攸固以安。抑不待措攸於磐石之安。而晉固以存。今乃舉尊卑疏戚之口。合訟攸而強帝持天下以任攸。荀勗固曰。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墮其術中。而猶競以爭。尚口乃窮。攸之困晉社之危。諸臣致之矣。夫一時徇名依附之衆。不足言也。李憲劉毅傅咸忠直。爲當時之領袖。而不能取前讒後賊。爲宗社效驅除。晉之廷不可謂有人矣。植君子則小人自遠。則以進賢爲本。斥姦爲末。此自姦邪未逞之日言也。不逐小人。則君子不安。則以斥姦爲本。進賢爲末。此爲姦邪已盤踞於內之日言也。二者互相爲本末。而君子知擇焉。乃以明於人臣之義。而爲社稷所賴。非然則相激以益其亂而已矣。

惠帝

惠帝之愚。古今無匹。國因以亡。乃唐順宗之瘖。而無知。宋光宗之制於悍妻。而不知有父。其愈於惠帝無

幾而唐宋不亡。有人焉耳。四顧晉廷之士。有可託以天下者乎。齊王攸之得物情也。其能爲慕容恪與否。不敢信也。傅咸劉毅諫諍之士。可任以耳目。而未可任以心膂。非能持大體者也。張華謀略之士。可與立功。而未可與守正。非能秉大節者也。託國於數子之手。不能救惠帝之危。況荀勗馮紆賈謐楊駿之驕佞。挾戈矛以互競者乎。傅咸劉毅能危言以規武帝之失矣。賈充之姦。與同朝而不能發其惡。張華秉國。朝野差能安靜。而楊后之廢。且請以趙飛燕之罪罪之。依賈謐浮慕之推重。而弗能止其邪華。不能辭亡晉之辜矣。或曰。狄仁傑廁身淫后姦賊之間。與周旋而不恥。論者以存唐之功歸之。惡知華之非有密用。特不幸而未成耳。曰。仁傑驟貴於武后之朝。當高宗之世。未嘗位大臣。秉國政。權固輕矣。故不能不假權於武后。以濟大難。華被武帝之深知。與平吳之大計。以開國元老。出典方州。入管機要。爲天下所傾仰。僅託淫邪之黨。塗飾治迹。而可稱大臣之職哉。體先墜。望先失。志先奪。求有爲於後。斡旋於已亂之餘。其能乎。謂盈晉之廷。無一人焉。非已甚之辭也。夫晉之人士。蕩檢踰閑。驕淫悞靡。而名教毀裂者。非一日之故也。魏政之綜核。苛求於事功。而略於節義。天下已不知有名義。晉承之以寬弛。而廉隅益以蕩然。孔融死而士氣灰。稽康死而清議絕。名教爲天下所諱言。同流合污。而固不以爲恥。其以世事爲心者。則毛舉庶務。以博忠貞幹理之譽。張華傅咸劉毅之類是已。不然。則崇尚虛浮。逃於得失之外。以免害。則阮籍王衍樂廣之流是已。兩者交競。而立國之大體。植身之大節。置之若遺。國之存亡。亦孰與深維而豫防之哉。故與賈充偕而不慙。與楊駿比而不忌。如是。則雖得中主。難持以永世。況惠帝之愚。無與匹者乎。董養升太學之堂而歎曰。天人之理。既絕。大亂將作。誠哉其言之也。

惠帝之七年。索頭猗叵。西略諸夷三十餘國。拓拔氏入主中國之□□也。夷狄居塞內。乘中國之虛。竊爲主於中國。而邊遠之地。虛於是。更有夷狄乘之。而爲主於所虛之地。夫夷狄所恃以勝中國者。朔漠荒遠之鄉。耐饑寒。勤畜牧。習射獵。以與禽獸爭生死。故麤獷悍厲。足以奪中國膏粱象養之氣。而既入中國。沈迷於膏粱象養。以棄其故。則乘其虛。以居其地者。又且麤獷悍厲而奪之。故劉石慕容姚苻赫連。迭相乘而迭相襲。猗叵之裔。乃養其銳於西北。徐起而收之。奄有羣胡之所有。而享國以長。必然之勢也。契丹入燕雲。而金人乘之於東。金人有河北。而蒙古乘之於北。知奪人而不知見奪之。卽在此矣。嗚呼。其養銳也久。則其得勢也盛。其得勢也盛。則其所竊也深。自拓拔氏之興。假中國之禮樂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爲中國之民。且進而爲士大夫。以自旌其閥閱矣。高門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皇之支庶。婚宦相雜。無與辨之矣。漢魏徙戎而塞內空。朔漠以延新起之夷。相踵相仍。如蟹之登陸。陵陵藉藉。以繼進。天地之紀。亂於不可復理。乾坤其將□乎。謀之不臧。莫知其□之所極。將孰尤而可哉。

流民之名。自晉李特始。春秋所書戎狄。皆非塞外荒遠。控弦食肉之族也。其所據橫互交午於中國之絡。山林谷遷徙無恆。後世爲流民。爲山寇。皆是也。澤潞以東。并陘以南。夾乎太行王屋。赤白狄也。夾淮之藪。淮夷也。商雒浙鄧房。均戎蠻陸渾也。夔巫施黔。濮人也。漢川秦鞏。姜戎也。潛霍英六光黃隨。均羣舒也。宣歙嚴處。烏夷也。其後以郡縣圍繞。羈縻而附之。版圖之餘。而人餘於地。無以居之地。餘於人。因而不治。遂以不務耕桑。無有定業。而爲流民。相沿數千年而不息。緬惟禹之奠下土也。刊山通道。敷其文命。聲教訖乎四海。盡九州之山椒水曲。而胥爲大夏。延及三代。納之政教之中。而制其貢賦。蓋以治之者。緩之也。殷

周斥之爲戎狄。簡其禮。薄其貢。而僂陵始作。後世附之郡縣版圖之餘。略其頃畝。獨其征役。而爲流民。爲寇盜。乃益猖狂而逞。所以然者。非但驕之而使狠也。其屬繫於郡縣者。率數百里而爲不征不繇。不教不治之鄉。其土廣。其壤肥。鹵莽以耕。滅裂以耘。而可以獲。有溪泉而不爲之陂池。有澤藪而土曠人稀。爲虎兇蛇虺所盤踞。於是乎苟幸豐年之多獲。而一遇凶歲。則無以自食。一有征調。則若責己以不堪。而怨咨離散。其鈍者不以行乞爲恥。其黠者則以蕩佚爲姦。遵義平越建。而播州之夷禍平。天柱嘉禾新田建。而武靖郴桂之寇賊消。然則階文秦徽英六隨黃漢雒淮浦夔鄖之可郡可縣者。移人之餘。就地之曠。分畫其田疇。收教其子弟。定其情。達其志。使農有恆產。士有恆心。國有恆賦。勢費於一時。而利興於千載。大有爲之君相。裁成天地。以左右民。用夏變夷。迪民安土。非經世之大猷乎。而何弗之講。明王作。名世興。其尙此之圖哉。

知事幾。察物情者。可與謀國乎。未可也。抑不可以謀身。故張華終死而晉以大亂。華之決策平吳。何其明也。執政於淫昏之廷。而庶務粗舉。民猶安之。何其審也。拒劉卞之說。不欲爲陳蕃之爲。以冀免於禍。抑不可不謂工於全身。然而身卒殞。國卒危者。何也。智有餘而義不足也。華之言曰。權戚滿朝。威柄不一。知此矣。而受侍中之位。以管機要。何爲乎。又曰。吾無阿衡之任。夫既任不在己矣。而與賈氏周旋。終始何心乎。華嘗爲賈充所忌。而置之。外如其欲。全身而免於罪戾。則及此而引去可也。賈模。賈氏之黨也。知賈氏之亡晉。而以憂死。華且從容晏處。託翰墨記問。以自娛。固自信其智足。以游羿彀中。而恃之以無懼。不清不濁之間。天下有餘地焉。以聽巧者之優游乎。天下有自謀其身。處於無餘之地。而可與謀國者乎。故晉之

亡非賈譴能亡之華亡之也何也君昏后虐讒言高張寇賊伏莽天下所縣望者惟一華耳劉卞進扶立太子之說非不知人而妄投亦舍華而更無可與言者華無能爲矣然後志士灰心而狂夫乘釁棟折榱崩則瓦解而室傾豈更有望哉且華之居勢非陳蕃比也蕃依竇武以圖社稷武不得宦官之腹心爲之內應華則賈模裴頌以賈氏之姻族爲內援以相輔其成也可八九得然而不能者華於賈氏廢姑殺其母之日委順其間則氣不可復振氣已茶而能有爲者未之有也蓋華者雖義爲智而不知不義者之未有能智者也是非之外無禍福焉義利之外無昏明焉懷祿不舍浮沈於其間則更不如小人之傾倒於邪而皆可偷以全身是以孔光胡廣得以瓦全而華不免若其能敗人之國家則一也是以君子於其死也不閔之

士有詞翰之美而樂以之自見遂以累其生平而喪之陸機其左鑒已機之身名兩隕瀕死而悔發爲華亭鶴唳之悲惟其陷身於司馬穎不能自拔而勢不容中止也其受穎之羈縲而不能自拔惟受穎辯理得免之恩而不忍負也機之爲司馬倫撰禪詔也無可賞其死人免之於鈇鉞之下肉其白骨而遽料其敗速去之以避未然之禍此亦殆無人理矣故機之死不死於爲穎將兵之日而死於爲倫撰詔之時其死已晚矣雖然機豈愚悖而甘爲賊鴿乎謝朝華披夕秀以詞翰之美樂見於當世則倫且資其諛頌以爲榮蓋有求免而不得者其不能堅拒之而仗節以死固也雖然不死則賊不賊則死以瑣瑣之文名迫之於必死必賊之地詞翰之美爲累也若斯虎豹之文來藉遂託於不材之樗而後以終天年乎而抑奚必其然邪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道者天之道志者己之志也上以奉天而不違下以盡己而

不失。則其視文也。莫有重焉。樂以之自見。則輕矣。樂以自見。而輕以酬人之求。則人不擇而借之。以爲美。爲人借以美乎。人是翡翠珠璣。以飾婦人也。倚門者得借。豈徒象服是宜之。之子哉。嗚呼。苟有文焉。人思借之矣。遑恤其道之所宜。與志之所守乎。班固之典引。幸也。揚雄之美新。不幸也。漢明之欲借固。與王莽之欲借揚雄一也。李白永王東巡之歌。永王借之也。陸游平原園林之記。韓侂胄借之也。不幸也。蔡邕之於郭有道。蘇軾之於司馬溫公。幸也。然苟借焉。幸不幸存乎人。而焉能自必哉。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以承天盡己。而匡天下之邪淫者也。守己嚴。待物以正。勿以諛人。勿以悅人。爲天下侮。奚足爲累。而效不才之樗爲。

有必不可仕之時。則保身尙矣。外患已深。國危如綫。亟得君而事之。身非所恤也。權臣擅於下。孤立立於上。扶弱圖存。功雖不立。而志不可忘。苟非因權臣而進身。非所恤也。皆可仕也。必不可仕。而以保身爲尙者。其惟無天子之世乎。所謂無天子者。非人逐失鹿。天位未定之謂也。擇主而奉之。以已亂而定。君臣之分。故張良歸高帝。鄧禹追光武。允矣。卽不然。而爲范增之從項羽。郭嘉荀攸之依曹操。猶足以自見焉。惟至於晉惠帝之時。有天子而無之人。欲爲天子。而不相下。羣不知有天子。而若可以無天子者。於斯時也。順逆無常理。成敗無定勢。疆臣林立。怙愚以逞。逆者逆。順者亦逆也。敗者敗。成者亦敗也。欲因之以事。孤危之天子。而不能。卽欲掖之以爲天子。而亦必不得。生人殺人。而皆操天子之權。夫然後納身於狂蕩凶狡之中。寄命於轉盼不保之地。果矣。其爲大惑而自貽以死亡也。王戎之免。幸也。王衍陸機潘岳之死。自賊者也。顧榮張翰戴淵賀循。褰裳而急去之。非過高絕人之智也。未有無天子而可仕者也。

晉有天下。初并蜀吳。二方之民。習於割據之餘。未有以綏之也。而中朝內亂。故趙跋李特張昌石冰。乘之以興。乃特之子孫。竊蜀者數十年。而江南早定。劉宏之功茂矣哉。故以知國有干城。雖亂而弗難定也。雖然。豈獨宏之功哉。其地有人。而後可以相資而理。李特之亂。蜀土風靡而從之。盡三巴之士。僅一詭僻之范長生而已。吳則賀循華譚周玘顧榮。皆潔身退處。而爲州郡所倚重。民亂而士不與俱。則民且茶然而自廢。張昌石冰之首。不難誡已。而陶侃得以行其志於不疑。嗚呼。此非晉能得之。其所繇來者舊矣。孫氏之不足與言治理也。而未嘗立一權謀名法之標準。則江介之士民。猶且優游而養其志。諸葛公賢於孫氏遠矣。乃尙名法以鉗束其下。人皆自困於名法之中。而急於事功以爲賢。則涵泳從容之意。不復存於風俗。安所得高視遠覽。以矚於貞邪逆順之大者哉。諸葛之張也。不如孫氏之弛也。孫氏不知道而道未亡。諸葛道其所道而道遂喪。自其隆中養志之日。以管樂自比。則亦管樂而已矣。齊之所以速亂而燕旋。敵也。管樂者。自其功而言。申商者。自其學而言也。申商法行。而民有賊心。君子所以重爲諸葛惜也。劉淵雖挾桀敖不逞之材。然其始志亦豈遽爾哉。觀其譏隨陸之無武。絳灌之無文。則亦自期於隨陸絳灌之中而已矣。其旣歸五部。聞司馬穎之敗。尙欲爲之擊鮮卑烏桓。則猶未必遽背晉而思滅之也。司馬穎延而挑之。劉宣等推而嗾之。始以流毒天下而覆晉室。乃匈奴自欺塞以來。蕃育於西河有年矣。淵匪茹而逞。不再世而子孫宗族。及其種類。駢死於斬。準無子遺焉。則淵毒天下。還以自毒。淵亦何利有。穎之挑。宣之嗾。以糜爛冒頓以來。數十傳之苗裔部落於崇朝也。司馬穎一潰其防。而河決魚爛。滅其宗而赤淵之族。亦僭矣哉。而推禍原所啓。則王浚之結務勿塵先之也。司馬氏自訂於室。固未嘗假外援而召之。

亂也。浚狡有餘而力不足。乃始結鮮卑而開千餘年之釁。顓懼鮮卑。乃晉淵以敵之交。相用夷。顓不救死。而浚伏其誅。流毒天下者。殃必及身。及身者。殃之券也。禍延百世者。殃之餘也。石敬瑭之妻子。殲於契丹。而無遺種。豈或爽哉。故王浚者。千古凶人之魁也。而效之者。何相踵以自滅也。

死而不得其所者。謂之刑戮之民。其嵇紹之謂。與紹之不可死而死。非但逆先人之志節。以殉讎賊之子孫也。惠帝北征。徵紹詣行在。豈惠帝之闇。能知紹而任之乎。司馬越召之耳。罔也。又也。顓也。禹也。越也。安忍無親。而爲至不仁。一也。偶然而假託於正。奉土木偶人之孱主。以逞君子逆風。猶將避其腥焉。紹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妄言耳。樂爲司馬越之厮役。而忘其死也。不知有父者。惡知有君。名之可假。勢之可依。奉要領以從之。非刑戮之民。而誰邪。秦準謂紹曰。卿有佳馬乎。導之以免於刑戮。而不悟。妄人之妄。以自斃而已矣。

宋高宗免於北行。而延祀於杭州。幸也。琅邪王免於劉石之禍。而延祀於建康。非幸也。當顓禹。驕越交誼之日。引身而去。歸國以圖存。卓矣哉。王之歸。王導勸之也。導之察幾也。審王之從諫也。決王與導之相得自此始。要其所以能然者。有本矣。八王熒爭之日。晉室紛紜。轆轤人困仇賊中。而無術以自免。乃王未歸國之先。一若無所短。長浮沈於去就者。導以望族。薄仕東海。而邪正順逆之交。一無所表見。嗚呼。斯所以不可及也。老子曰。靜爲躁君。非至論也。乃所謂靜者。於天下妄動之日。端凝以觀物變。潛與經綸。而屬意於可發之幾。彼躁動者。固不知我靜中之動。而我自悠然有餘地矣。天地亦廣矣。物變有所始。必有所終矣。事之可爲者。無有禁我以弗爲。所難者。身處於葛藟。危隄之中。而酒食相糜。赤絨相繫。於是而戈矛相

尋不覺矣。靜者日悠然。天宇之內。用吾才。成吾事者。無涯焉。安能役役與人爭。濛濛於澹澹之中乎。澄神定志於須臾。而幾自審。言之有當者。從之自決矣。此王與導之得意忘言。而莫逆於心者也。是術也。老莊以之。處亂世而思濟者也。得則馳騁天下之至剛。不得抑可以緣督而不近於刑。琅邪之全宗社於江東。而導昌其家世宜矣。雖然。此以處爭亂雲擾之日。而姑試可也。既安既定而猶用之。則不足以有爲而成德業。王與導終始以之。斯又晉之所以絕望於中原也。孔子思小子之簡。而必有以裁之。非精研乎動靜之幾。與時偕行者。不足以與於斯。

晉保江東。以存中國之統。劉宏之力也。安任陶侃。誅張昌。平陳敏。而江東復爲完土。侃長以其才。而宏大以其量。惟宏能用侃。侃固在宏幘幘之中也。夫宏又豈徒以其量勝哉。宏無往而不持以正者也。司馬越之討禹。禹假詔使宏攻越。宏不爲禹攻越。亦不爲越攻禹。而但移書以責其罷兵。正也。禹逆而越亦不順也。惡張方之凶悖。不得已擇於二者之間。而受越節度。終不北嚮以犯闕。誅禹亦正也。張光者。禹之私人。討陳敏有功。不以禹故而抑之。亦正也。天下方亂。而一之以正。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不爲慷慨任事之容。不操偏倚委重之心。千載而下。如見其嶽立海涵之氣象焉。使晉能舉國而任之。雖亂而可以不亡。惜乎其不能獨任。而宏亦早世以終也。微宏則周玘顧榮賀循。無所憚而保其貞。微宏則陶侃無所託以盡其材。微宏則琅邪南遷。王導亦無資以立國。晉不能用宏。而宏能用晉。嗚呼。當危亂之世。鎮之以靜。慮之以密。守之以大正。而後可以爲社稷之臣。挾才而急於去就者。益其亡爾。有土可憑。有人可用。而褊心詭億以召亂。曰。吾以行權。權其可與未可與立者。道乎。

惡有天子中毒以死而不能推其行弑之人者哉。惠帝之爲司馬越鳩也無疑。越弑君而當時天下不能窮其姦。因以傳疑於後世。而主名不立。當其時司馬模司馬騰皆惟恐無隙而不足以逞者。然而胥中外爲諱之。而模與騰不能藉以爲名。史臣於百世之後。因無所據以正越弑逆之罪。何也。天下胥幸惠帝之死也。惠帝死而亂猶甚。國猶上。惠帝不死。則琅邪雖欲存一綫於江東也。不可得矣。惠帝必不可爲天子者也。武帝護之而不易儲。武帝病矣。然司馬氏之子孫。特不如惠帝之甚耳。無一而不可以亡天下者。則將孰易而可哉。惠帝之必亡也。使晉有社稷之臣。行伊霍之事。而庶其定乎。司馬越固亦有此心矣。然而不能者。司馬倫已嘗試焉。而爲天下僂。司馬穎司馬禺皆將爲之。而先伏其辜。越而行伊霍之事。則禺與穎所不敢爲者。而身任其咎。以召天下之兵。越慮之熟矣。無如此土木之闇。主何不得已而聽人之斃之。越之情亦苦矣。貴戚之卿有易位之責。而越不能養昏汶之主。以速卽於亡。而抑不可顧懷帝之尙可有爲。而非惠帝之死。弗能立也。快出於倒行之一計。而扳懷帝以立。己無私焉。故天下且如釋重負。而想望圖存之機。故一時人心翕然胥爲隱諱。以免越宮官之辟。後世亦存爲疑案。而不推行鳩之人。夫人苟處不得已之勢。而志非逆者。則天討不加。而清議不相摘發。勿能事也。弗能廢也。祀稷且岌岌焉。爲天下任惡。天下所矜而容之者也。懷帝立五年而越無篡心。其專殺而畏寇。則司馬氏驕昏之習也。不足深責也。孟子言保國之道。急世臣。重巨室。蓋惡游士之徒亂人國也。夫游士者卽不亂人國而抑不足以繫國之重。輕民望所不歸也。主其地。習其教。然後人心翕然而附之。陳敏之亂。甘卓反正。而告敏軍曰。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爲。顧榮羽扇一麾。而數萬人潰散。琅邪王鎮建業。榮與

紀瞻拜於道左而江東之業遂定。夫此數子者皆孫氏有國以來所培植之世族也。率江東而定八王已亂之天下。抗五胡窺吞之雄心。立國百年而允定。孟子之言於斯爲烈矣。嗚呼。地皆有人也。民皆有望也。用人者。追求之驟起喜事之人。而略老成物望之士。求民之歸也難矣。光武所與興者。南陽崛起之流輩。而其收河北以爲根本。則惟得耿弇。寇恂。吳漢。而大業定。劉焉倚東州兵爲腹心。以涉駕蜀人而內亂。馴至於先主所與者皆平原初起之爪牙。故兩世而不收蜀一士之用。其亡也。民且去之若遺也。劉宏王導。知此而以樹建業百年之基。就其地得其人。定天下之大略也。允矣。

懷帝

晉武分諸王使典兵。晉不競矣。彼皆膏粱紈袴之子也。教練不親。束伍不禁。瓦合而徒炫其軍容。足以亂耳。而不足以競。又穎。馮。越之交相殘殺。閔然而前。頽然而燔。未嘗有經旬之戰守。而橫尸萬計。其以民命爲戲久矣。不足以競。而欲相競。於是乎不得不借夷狄以爲強。劉淵之起。司馬穎召之也。石勒之起。苟晞用之也。拓拔氏之起。劉琨資之也。皆不足以競。不獲已而藉之以競。而晉遂亡。中國之禍。遂千餘年而不息。使競在中國。而無待於彼。不示以弱。而絕其相陵之萌。則七國之反。赤眉。黃巾之亂。袁曹。公孫。韓馬之爭。中國亦嘗鼎沸矣。旣折旣摧。而還歸於定。亦惡至此哉。武帝無百年之算。授兵於孺子。司馬穎之頑愚。延異類以逞。不足誅也。若夫劉琨者。懷忠憤以志匡中國。而亦何爲爾。琨進索虜。將以討劉淵也。拒一夷而進一夷。事卒不成。徒延拓拔。猗盧於陜北。不亦慎乎。夫琨不能驅市人以敵大寇也。誠難。然君子之自

靖以忠於所爲。亦爲其所可爲而已矣。智索力窮。則歸命朝廷。如魏勝辛棄疾。斯亦可矣。未有急一時而忘無窮之禍者也。蓋琨亦功名之士耳。志在功名。而不聞君子之道。則功不遂。名不貞。而爲後世僂。自貽之矣。前有不慮之君。後有不慮之臣。相仍以亂天下。國速亡。夷夏之防永裂。嗚呼。將誰咎哉。

司馬越出屯於項。非無策也。其敗則越非濟險之人。外爲苟晞所乘。而內任王衍以債事耳。劉聰石勒。繞雒陽而南侵襄鄧。使晉君臣兵庶。食絕援孤。晝雒而困。其必蹙以待盡也無疑。重兵屯於外。則聰勒進而越擬其後。必不敢憑陵而遽通三川。故苟晞內訌。越死衆無主。王衍不敢任事。而後聰始決起以犯王都。越之出屯。不足以爲越罪明矣。雒陽之孤危。越不能辭其責。其失也。在秉國之日。不能推誠任賢。輯和東南。以互相夾輔。一出而無有可倚者。山簡縱酒自恣。而忘君父。苟晞挾私爭權。而內相攻奪。張駿所遣北宮純之一旅。且屢戰而疲矣。懷帝又惡越。必欲滅越。而不恤自斃之還。以自斃。越之處勢如此。亦安得不鬱鬱以死。而以潰哉。夫越非無心者。而特昧於從違耳。一秉政而惟王衍。庾敷。謝鯤。郭象。胡母輔之。虛浮之徒進。以是爲可靖兵戎之氣乎。一旦而欲建非常之功。跳出孤危。反兵內援。必不可得者。然其曰臣出幸而破賊。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亦何遽非死地求生之長算哉。嚮令劉宏不死。使任山簡之任。劉琨不北掣於王浚。張軌不遠絕於涼州。東連琅邪。視聰勒所嚮。而自外擊之。晉且可以不亡。其不能者。越非其人。非策之不善者。若夫越之不奉懷帝。以出而置之危地。則罪也。元宗往蜀。太子在靈武。而安史不能安於長安。誠使懷帝親將以禦狄於外。苟晞雖驕。山簡雖慢。自不敢抗鈇鉞而坐視琅邪。輸江東之粟。飽士馬。以急攻聰勒。其能入據空城。以受四方之敵乎。越出而帝留。惴惴以居。藉藉以斃。越之罪大矣。雖

然或亦國君死社稷之說誤之也。若君臣同死孤城而置天下於膜外。雖獵衛主之名。亦將焉用此哉。民愚無知。席安飽以爲勢。陵蔑孤弱。士大夫弗能止焉。與之俱流。而斃其仁恕之心。忘出反之報。自貽死亡。以爲國病。禍發不可禦矣。夷狄非我族類者也。蠹賊我而捕誅之。則多殺而不傷吾仁。如其困窮而依我。遠之防之。猶必矜而全其生。非可乘約肆淫。役之賤之而規爲利也。漢縱兵吏。殘蹂西羌。而羌禍不解。夷狄且然。況中國之流民乎。夫其闌入我土。不耕而食。以病吾民。褊人視之。其忿忮也。必深。上無能養也。無能安也。棄墳墓。離親戚。仰面於人。以求免於凍餒。又豈其情之得已哉。役則役焉矣。毆則毆焉矣。不敵我。十姓百家之相爲朋比矣。愚民於是而以侮之爲得計。士大夫於是而以制之爲得勢。有司於是。以箝束驅除之。爲保我士民之功。一王之天下。無分土。天地之生。非異類。而摧殘之若仇讐。傷和氣。乖人理。激怨怒。則害於而冢。凶於而國。皆自取之焉耳。西晉之末。蜀已覆於前矣。劉宏薨。山簡闔荆湘之士民。唐苦流民。而若馮素者。且持保固鄉里之邪說。惑狂愚殘忍之荀眺。欲盡誅之。四五萬家。一時俱起。杜弼挾之以作亂。天道之必然。人情之必致也。嗚呼。眺欲盡誅之。獨非人乎。事卽成而何忍。況其祇以自賊也。迨其已反。則又或咎之曰。殺之之不速也。不仁者不可與言。有如是夫。

劉聰陷雒陽。執懷帝。百官無一死者。嗚呼。若此之流。而可責以仗節死義之道乎。雒陽之危困也。周馥請幸壽春而不聽。苟晞請幸倉垣而不果。迨其後欲出而不能。悲哉。帝將遷而公卿止之。爲之辭曰。效死以守社稷也。乃若其情。則有二焉。弗能固守而依於所遷。則遷壽春而周馥爲公輔矣。遷倉垣則苟晞爲公輔矣。從遷之臣。弗能據尊榮也。此一情也。久官於雒。而治室廬。置田園。具器服。聯姻戚。將欲往而徘徊四

顧弗能捐割。此又一情也。故盤庚曰：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總其心於田廬器服之中。仰不知有君。俯不知有軀命。故曰：若此之流。惡可責以仗節死義乎。千金之產。卒逢寇亂。不忍捐其雞豚。甕缶。而肝腦塗地。妻子爲俘。汴京士庶。擁李綱以謹呼者。此情而已矣。元宗將奔蜀。楊國忠列炬請焚府庫。帝曰：留此以與賊。勿使掠奪百姓。其輕視貨貝之情。度越尋常遠矣。是以唐終不亡也。

劉琨送石勒之母以招勒。而勒不服。高齊送宇文護之母而護旋攻之。不拘以爲質。而欲以仁義動狡悍之寇。不已愚乎。曰：此未足以誚琨也。執人之父母。脅之以降。不降則殺之。以快意。此夷狄盜賊之行。有心者其忍效之乎。送之歸。雖不足以懷之。而彼亦無辭以決於致死。曹嵩死而徐州屠。陶謙愚矣。琨非愚也。琨所以不能制勒者。懷慙弱。琅邪孤士。浚撓之。其勢不振。琨雖慷慨。而舊爲賈謚司馬。越所污染。威望不足以動人。抑且沈毅不如劉宏。精敏不如陶侃。勒是以睥睨之。知非己敵。而執其聽之。使琨而能如郭子儀也。則香火之誓。動回紇而有餘。回紇豈果畏鬼神。恤信義哉。有以制之。而又持名義以臨之。蔑不勝焉。仁義有素。而聲靈無拂。則此一舉也。足以折勒之狡。而制其死命。故曰：仁者無敵。琨未全乎仁也。非仁過而愚也。若拘人之父母以脅其子。非人之所爲也。固琨之所不忍而不屑者也。

王導秉江東之政。陳頽勸其改西晉之制。明賞信罰。綜名責實。以舉大義。論者韙之。而惜導之不從。然使導亟從頽言。大反前軌。任名法以懲創。久弛之人心。江東之存亡。未可知也。語曰：琴瑟之不調。必改而更張之。非知治之言也。絃之不調。因其故而爲節。其緩急耳。非責之絃。而亟易其故也。不調之絃。失之緩矣。病其緩而急張之。大絃急。小絃絕。而況可調乎。晉代吏民之相尙。以虛浮。而樂於弛也久矣。一旦操之已。

覺。下將何以堪之。且當其時所可資以共理者。周顛庾亮顧榮賀循之流。皆雖中舊用之士。習於通脫。元虛之風。未嘗慣習羈絡者。驟使奔走於章程。不能祇承。而固皆引去。於是度矯束溼之人。拔自寒流。以各逞其競躁。吏不習。民不安。士心瓦解。亂生於內。而不可遏矣。夫卞壺陶侃固端嚴劾愆之士也。導固引壺於朝端。任侃於方岳矣。潛移默化。豈在一旦一夕哉。未嘗病其紀綱之寬。政事之窳矣。王安石迫於改更。而人心始怨。元祐紹聖。建中靖國。屢懲屢改。而宋乃亡。鍛鐵者急於反則折。褊人憾前圖之不令。矯枉而又之於枉。不可以治無事之天下。而況國步方蹙。人心未固之時乎。且不但此也。漢末尙聲譽。而曹操矯之以嚴。魏氏急名實。而司馬矯之以寬。彼皆樂翹前人之過。形君人之非。以快人心。而使樂附於己。當導之世。王敦嘗用此術矣。其後桓溫又用此術矣。所以進趨利徼功之人。而與爲逆也。導惟無此不軌之志。故卽因爲革。從容調御。而不自暴其能。夫導豈無額之心哉。桓彝品藻之曰。管夷吾則其不襲王衍諸人之蕩佚。以靡天下可知也。又惡知其不服膺陳顛之諫。而特不露其鋒鋦爾。有當世之略者。好惡不激。張弛不迫。褊人不知。求快一時。而怪其弗能爲也。愚者何足與深言邪。

王彌勸劉曜都雒。曜不從。彌以是輕而曜背之。彌盜魁之智耳。惡足以測狡夷之長算哉。石勒視劉曜而尤狡。張賓之慧。非彌所能測也。勒在葛陂。孔萇請夜攻壽春。據之以困江東。笑勒之而從。張賓北歸。據鄴。勒橫行天下。豈惴惴於紀瞻者。然而知瞻可勝。而江淮之終不可據。以爲安。勒之智也。江淮之春有霖雨。常也。紀瞻與相持。不以雨爲困。而勒困於此。可以知地氣。可以知天情矣。三代以上。淑氣聚於北。而南爲蠻夷。漢高帝起於豐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氣移於南。郡縣封建。易於人。而南北移於天。天人合符之幾。

也。天氣南徙而匈奴始彊。漸與幽并冀離之地氣相得。故三代以上。華夷之分在燕山。三代以後。在大河。非其地而闌入之。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人之所不服也。是故拓拔氏遷於雒。而六鎮據其穴以殘之。延及於齊周。而元氏之族亦守緒遷於蔡。而完顏氏之族殲。耶律亡而其支庶猶全於漠北。蒙古亡而其苗裔種姓君長塞外者。且數百年。舍其地之所可安。以犯天紀。則未有能延者。枳橘貉鴿之性。黠者自喻之。昧者弗知也。王彌孔葛之所以愚。而徒資曜勒之笑也。夫江淮以南。米粟魚鹽。金錫卉木。蔬果絲枲之資。彼豈不知其利。而欲存餘地以自全其類也。則去之若驚。然則天固珍惜此土。以延文明禮樂之慧命明矣。天固惜之。抑且知之。而人弗能自保也。悲夫。□□之敗類。罪通於天矣。雖然。□□而有曜勒之識也。則自知此非其土。而勿固貪之爲利。以自殄其世也。

劉聰之臣有劉般者。論史者或稱以爲賢。般飾女以進於聰。而固其寵。不足比數於人類者也。故其言曰。事君當幾諫。凡人尙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論者以爲賢。則且爲諂佞者排摘。忠直之口實。般雖不足比數於人類。而不可以不辨。事父母而幾諫者。旣以不忍。傷恩爲重矣。且子曰。侍父母之側。諫雖不切。而娓娓以繼進。父母雖愎。亦無如其旦夕不相舍者何。而終必從之。非君之進見有時。言不伸而君且置之者也。父母之過。無安危存亡。決於俄頃之大機。旦過而夕改。無過矣。君操宗社生民之大命。言出而天下震驚。行出而臣工披靡。一失而貽九州億萬姓百年死亡之禍。待之宛轉徐圖。雖他日聽之。而悔無及矣。父母之過。卽有導諛之者。淫朋而已矣。奴妾而已矣。其勢不張。其徒不盛。其飾非簧惑之智。不能凌我而出其上。微言而告父母。以所未覺。彼未能結黨強辯以折我。君而不善。則聚天下之僻而辯。巧而悍者。稱

天人假理勢以抗我。而孤忠固憂其不勝。微言如吶。奪之者喧。而氣且爲奪矣。凡此數者。諫父母易而諫君難。處其難而柔顏抑氣。操瓦全之心。以若吐若茹。而伺君之顏色。此懷祿固寵之便計。其爲小人之道也無疑。況乎君臣義合。非有不可離之去就哉。劉聰凶暴嗜殺。般以是爲保其富貴之計。則得矣。以獻女媚人之禽心。而姑取譽於天下。其術巧矣。本不足與深論。而邪說一倡。若蘇軾諫臣論之類。師其說以爲詭遇之術。君臣之義廢。忠佞之防裂矣。

愍帝

愍帝之西入長安。必亡之勢也。劉聰雖去雒陽。石勒雖去江淮。而聰在平陽。勒在鄴。雒陽已毀。襄鄧已殘。勒一踰河而卽至雒。聰一踰河而卽犯關中。長安孤懸於一隅。亘南北而中絕。二虜夾之。旋發而旋至。張軌遠在河西。孤軍無輔。李特又割據巴蜀。而西南之臂斷。天下所僅全者江東耳。而汝雒荒殘。則聲勢不足。以相及。賈疋索綝麴允。崛起乍合之旅。不足以繫九鼎。周顛等之中道而遁。非患怯而背義也。知其亡在旦夕。而江東之猶可爲後圖也。長安自漢以來。蕪曠而不可爲輿區久矣。聰勒之急犯而據之也。以其地之不足恃也。名之爲天子之都。而後劉聰欲固獲之矣。帝不入關。長安未卽亡也。當其時。石勒已舍淮襄而北矣。雒陽雖生蔓草。而陳汝蔡鄧猶憑楚塞以爲固。東則連壽泗。而與江東通。其津梁西則連關陝。而與雍涼繫。其絡脈。此率然之勢。首尾交應之形也。使愍帝不舍中州。而權定都於陳許宛汝之間。二虜之不敢卽犯輦轂。明矣。疋綝懷土而挾之以西。人無能與爭。而但思遠散。則不亡何待焉。故嗣興

於喪亂之餘者。非果英武之姿。不可亟處危地。以徼幸。非怯也。所繫者重。一危而天下遂傾也。夫夷狄亦何嘗不畏中國哉。人所胥戴之共主。一再爲其所獲。而後知中夏之無人。不足憚也。苻堅自將以趨肥水。高緯親行以救晉陽。皆以自速其亡。況素不知兵。徒以名義推奉之愍帝乎。智者知此而已。而愚以躁者乃挾天子爲孤注。而謂人畏沮。不量力。不度勢。徒敗人國家。豈有救哉。然則肅宗擁朔方一隅之地。與天下相隔絕。何爲而成收復之功邪。曰。祿山悍而愚。已據長安。意得而無遠志。輕去幽燕。而喪其根本。是朝露將晞者也。故一隅攻之而已足。聰與勒各據狡兔之窟。以相凌壓。方興而未戢。豈孤立之勢所可敵哉。勢因乎時。理因乎勢。智者知此。非可一槩以言成敗也。

職官賤而士去其廷。封賞濫而兵逃其汛。天子之權輕。物無與勸。而忠貞幹理者。羞與匪人爲伍。其情中渙。此成敗之樞機。持之不謹。則瓦解而莫能止。陳頴諫琅邪以金紫飾士卒。符策委僕隸。非所以正綱紀。其言得矣。雖然。天下方亂。人心愈競。死亡相枕。益不厭其榮寵之情。天子蒙塵。夷盜充斥。乃躁人得志。以求名位之時也。重抑之力。裁之。項羽刑印。而韓信陳平。閒行亟去。張元吳昊。斥於韓范。而導西夏以倡狂。卽才不如韓陳。狡不如張吳。乃以効於我而不足。以附夷狄盜賊。而有餘守頴之說。抑無以斂躁動之心。而使順於己。然則術其窮乎。曰。此非立法於寬嚴之兩塗所可定也。天子者化之原也。大臣者物之所效也。天子大臣急於功。則人以功爲尙矣。急於位。則人以位爲榮矣。儉者先自儉也。讓者先自讓也。非可繩人而卑約之者也。其爲崛起而圖王。則緩稱王。緩稱帝。而衆志不爭。其爲承亂以興復。則緩於監國。緩於繼統。而人心不競。漢高之戰成臯也。項羽一日未平。則一日猶與韓彭張吳齒。故韓信請王。終奪之而

不敢怨光武聽耿弇而早自立。故赤眉已降。而天下之亂方興。帷幕翼戴之臣。驟起而膺三公之位。其下愈貴。已愈踞其上。而益尊。其上益尊。其下愈扳援而上。以競貴。更始之廷。人銜王爵。則關內侯騎都尉之充盈。不可禁也。嗚呼。得而成。失而敗。成而生。敗而死。宗族縣於刀俎。烏鳶睨其肉骨。奮志以與天爭成敗。與人爭生死。此志皎然。與天下見之。則必有塵視軒冕。銖視金玉之心。而後可鼓舞天下於功名之路。諸葛公曰。惟淡泊可以明志。君與大臣之志明。則天下臣民之志定。豈特綜核裁抑。以立綱紀哉。倚於寬。倚於嚴。其失均。其收均矣。

愍帝詔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分督陝東西諸軍。令保帥西兵詣長安。睿發江東造雒陽。此危急存亡相須以濟之時也。琅邪方定江東。不從北伐。視君父之危若罔聞。姑置之。而自保其境。信有罪矣。雖然。以純忠盛德之事。責琅邪。而琅邪無辭。若其不能。則愍帝此詔。戲而已矣。帝之於二王也。名不足以相統。義不足以相長。道不足以相君。其爲皇太子。非天下之必歸心。而賈疋等之所奉也。其爲天子也。非諸王之所共戴。麴允索琳之所扳也。琅邪承八王之後。幸不爲倫。禹穎越之爭。繇王導諸人有觀時自靖之智。而琅邪之度量宏遠也。曾是一紙之詔。丞相分陝之虛名。遂足以鼓舞而折箠使之者哉。名爲愍帝之詔。實則索琳麴允之令而已。以琅邪爲君。以王導諸人爲輔。而恬然惟琳與允之令。以奔走恐後乎。琳與允有效忠之心。而不知道也。度德量力相時者。道也。使二子擁愍帝於長安。而不舍秦王之號。與二王齒。且虛大位。以俟有功而論定。則猶可弗使孤危。以免帝於俘虜。二子亦自救其死。以立勳名。而二子方施施然貪佐命之功。而不自度也。是以其亡無與救也。元帝聞長安之破。司馬氏已無餘矣。南陽

王辭處而日就於危。不足賴也。然後徐卽王位。以嗣大統。讀劉琨勸進之表。上下哀籲。求君之心切矣。然周嵩猶勸其勿亟。急得人心者。徐俟天命。非淺人所可與知也。

奸諛者。大惡在躬。而猶以爲善。大辱加身。而猶以爲榮。大禍臨前。而獨以爲福。君子以之喪德。小人以之速亡。可不戒哉。石勒之橫行天下。殺王彌。如圈豚。背劉聰。如反掌。天下聞其名。猶爲心惕。而一爲卑諂之辭。以媚王浚。浚遂信之。而不疑。唐高祖之起晉陽。疾下西京。坐收汾晉。而安輯之。豈爲人下者。一爲屈巽之辭。以誘李密。密遂信之。而不疑。浚死於勒。密禽於唐。在指顧之間。不知避也。浚之凶悖。迷此也。宜矣。密起兵敗竄。艱難辛苦。已備嘗矣。而一聞諛言。如狂醉而不覺。天下之足以喪德亡身者。耽酒嗜色。不與焉。而奸諛爲最。元祐諸君子。且爲蔡京所惑。勿僅以責之驕悖黠姦之浚與密也。

建大業者。必有所與俱起之人。未可忘也。乃厚信而專任之。則亂自此起。元帝之得延祚於江東。王氏贊之也。而卒致王敦之禍。則使王敦都督江湘軍事。其禍源矣。王氏雖有翼戴之功。而北拒石勒於壽春者。紀瞻以江東之衆。捍之於淮右。相從渡江之人。未有尺寸之效也。若夫輯寧江湘。奠上流以固建業者。則劉宏矣。宏之所任。以有功。則陶侃矣。平陳敏。除杜弢。皆侃也。侃功甫奏。而急遣王敦奪有權。而踞其上。左遷侃於廣州。以快敦之志。使侃欲効忠京邑。而敦已扼其吭。而不得前。何其悖也。侃之得成功於荆湘者。劉宏推誠不疑。有以大服其心爾。至是而侃不可保矣。迨其後。有登天之夢。而蘇峻之亂。躊躇不進。固將曰。專任侃。而侃且爲敦。而不知其不然也。敦殺其兄。而不恤。侃則輸忱劉宏。而不貳。其貞邪亦既較然矣。侃之不得爲純忠。帝啓之。敦又首亂以倡之。而侃終不忍爲敦之爲。疑之制之。王氏之私。豈晉之利哉。俱

起之臣雖無大權而固親暱新附者雖權藉盛而要領非其所操腹心非其所測故蕭曹與高帝俱興而參帷幄定危疑則授之張良陳平握重兵鎮重地則授之韓信彭越新附者喜於見信而俱起者安焉韓信曰陛下善於將將此之謂也元帝懷翼戴之恩疑才臣而疏遠之幸王導之猶有忌而敦之兇頑不足以餌人心使歸己不然司馬氏其能與王氏分天下乎有陶侃而不知任帝之不足有爲內亂作而外侮終不能禦也不亦宜乎

受諫之難也非徒受之之難而致人使諫之尤難也位尊矣人將附之而恐逆之然附尊位者非知諫者也權重矣人將畏之而早已惴之然畏重權者非能諫者也位尊而能屈以待下權重而能遜以容人可致致諫矣而固未可也所尤患者才智有餘而勤於幹理於是乎懷忠欲抒者夙夜有欲諫之心而當前以沮遂以杜天下之忠直而日但見人之不我若則危亡且至而不知夫人之有才或與吾等而有所長則有所短矣且人之有才而或出吾下見吾之長則自有長焉而疑其短矣夫言之得計之善固有其理顯著人各與知而才智有餘者或顧不察者矣且有才不逮智不若偶然一得而允合於善者矣抑有謀之協慮之深而辭不足以達意者矣尤有彼亦一善此亦一善在我者揮斥而見長在彼者遲回而見絀者矣然而君子所樂聞者非必待賢智多聞之能爲我師者也正此才智出己之下而專思一理順人情而得事之中者也彼且聞我之恢恢有餘獻其所長而恐摘以所短則惴惴自好之士不欲受迂闊淺鄙之譏以資我之笑玩而抑慮我之蒐幽摘微以窮己於所未逮則夙夜之懷忠必不能勝當前之惡縮我即受之而彼猶欲焉恐其不當此教人使諫之難君子之所慮而隱惡揚善樂取於人之所以聖與隗瑾

之告張寔曰。明公爲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羣下受成而已。宜少損聰明。以延訪。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允矣其知道之言乎。

讀通鑑論卷七

東晉元帝自此至陳凡僭偽諸國事俱附六代編年下論之

扶危定傾。以得人心爲本務。國破君亡。天下喁喁。然願得主而事之。人心爲易得矣。而未易也。非但其慰安之者非其道也。天下方喁喁。然而願得主。抑必天下之固喁喁矣。如其遽自信曰。天下固喁喁。然願得我而爲主。則天下之情解矣。非其情之所迫求而後應者。則賢者且不能伸其忠孝之願。下此者。擁戴之勳名不歸焉。於是乎解散躊躇曰。彼且自立乎其位。而責我之効功以相保。則雖名分正。威望立。而天下之奔走也不迫。乃始下獎勸聯絡之詔。以糜天下之歸己。而天下不應。我以獎勸聯絡之情辭糜天下。而天下惡得不驕。故當國破君亡之餘。不待天下之迫。而迫自立者。非外逼以亡。則內爭以叛。此豈挾機僞讓之足以動天下哉。無宗國之痛。而乘亂以興。則欲爲謙讓也不能。其情疑。其氣囂。則其事躁。而不以禮必矣。愍帝之立。賈疋等扳之以立。而遂自立。則琅邪之在江東。南陽之在秦隴。雖不與爭。而坐視其亡而不救。匪直二王也。劉琨慕容廆之在北。張寔之在西。陶侃之在南。皆坐視其亡而不恤。長安破。愍帝俘。司馬子孫。幾於盡矣。琅邪擁衆而居江左。削平內寇。安靖東土。未有舍琅邪而可別爲君者。然而聞長安之變。官屬上尊號而不許。固請而不從。流涕而權卽晉王之位。已而劉琨屢表陳痛哭之辭。慕容廆段匹磾且合辭以勸進。豫州荀組。冀州邵續。青州曹嶷。寧州王遜。合南北以協請。江東人望紀瞻之流。皆敦迫焉。

然後踐阼而改元。於是而元帝之位定矣。無求於天下。而天下求之。則人不容有異志而允安。東晉之基。成乎一年之需。待此人情天理之極致。其讓也。卽國之所以立也。然且有未及待者。張寔也。寔之戴晉也。堅而擇主也。審南陽王保無待而立。寔舍之而屬望乎江東。寔表至。帝已先立。而寔之志反爲之貳。稱建興年號。而不舉太興之正朔。寔豈不願得君而事之哉。亦惡其不待己求而迫自君也。卽此而人心向背之幾可知矣。爲人臣子。抑奉君親之痛。而有浮慕弋獲之心。天下測其隱而鄙之。是天理之在秉彝者。不容纖芥之差乎。彼且不自知。而合離之情理。自迥別也。因是而推戴無功者。生其伎忌。翼贊有力者。挾以驕陵。皆末流之必然矣。遠人擅命以自尊。懼姦懷逆而思逞。國欲存也。其可得乎。

元帝之立也。王氏逼王室而興。亢尊。非但王敦之凶悍也。王導之志亦僭矣。帝乃樹刁協劉隗於左古。以分其權。而自固。然而卒以取禍者。非帝之不宜樹人。以自輔。隗協之不宜離黨。以翼主也。其所以尊主而抑彊宗者。非其道也。承傾危以立國。倚衆志以圖存。則爲勢已孤。或外有挾尊親之宗藩。或內有挾功名之將相。日陵日夷。而伏篡弑之機。此正君子獨立以靖宗社之時。而糜軀非其所恤。然君之所急。與吾之所以事君者在是。則專心致志以彌縫之。而恐不逮。卽有刑賞之失。政教之弛。風俗之敝。且置之以待主。權既尊。國紀既立之後。而必不可迫爲張弛。改易前政。以解臣民之心。使權姦得挾以爲辭。而誘天下以歸己。協與隗未足以知此。氣矜得已矣。恃其剛決之才。標名義以爲名。而鉗束天下。一言之非。一事之失。張皇而摘之。於是乎盈廷之怨起。而王氏之黨益堅。非臣民之叛上。而卽彼也。乍拂其情者。激之也。孟子曰。不得罪於巨室。非謂惟巨室之是聽也。不得罪於臣民。巨室弗能加之罪也。沈靜以收人心。而起衰敝。

敵之人作。且從容以俟人心之定。則權臣自戢。而外侮以消。況名法綜核。爲物情所駭者。其可迫求之以拂衆怒也乎。方正學未之逮也。隗與協又何足以及此。

宗國淪亡。孤臣遠處。而求自靖之道。豈有他哉。直致之而已矣。可爲者爲之。爲之而成。天成之也。爲之而敗。吾之志。初不避敗也。如行鳥道者。前無所畏。後無所卻。旁無可逆。惟遵路以往而已爾。旁睨焉而欲假一徑以行吾志。甚則禍及天下。不甚則喪其身。爲無名之死而已。劉琨之託於段匹磾是也。非我類者。心不可得而知。迹不可得而尋。頃刻之變。不可得而測。與處一日。而萬端之詭詐。伏於談笑。而孰其知之。琨乃以孤立之身。游於豺狼之窟。欲志之伸也。必不可得。卽欲以頸血濺劉聰石勒。報晉之宗社也。抑必不能。是以君子深惜其愚也。以琨之忠。身死族夷。抱志長埋於荒遠。且如此矣。下此者。陷於逆而爲天下僂。亦終以不保其血食。功則無功也。死則必死也。何樂乎其爲此也。故曰直致之而已矣。

忌裨將之有功。惡人之獎之。恐爲人用。背己以去。且將軋己而上之。此武人之恆態也。陳川之將李頭。力戰有功。祖逖厚遇之。頭感逖。願爲之屬。川疑忌而殺頭。以降石勒。於是而汴晉之間。大亂而不能定。嗚呼。此將將者之所以難也。知武人之情。而不逆其所忌者。則知權矣。非但畏彼之怨怒而曲徇之也。道固存焉。權卽正也。三軍之士。智者勇者。勤敏而效死者多矣。智勇以效死而踰於主帥者有矣。而旣已隸於人。而受命。則綱紀存焉。綱紀者。人君之以統天下。元戎之以統羣帥。羣帥之以統偏裨者也。夫旣已使之統。而又以不測之恩威。惟一時之功罪。以行賞罰。則雖得其宜。而綱紀先亂。綱紀亂。則將帥無以統偏裨。元戎無以統將帥。失其因。仍絡貫之條理。而天子且無以統元戎。故韓信下燕趙。平三齊。豈一手一足之烈。

哉。其智勇效死以成信之功者多矣。然而漢高知信而止。以李左車之賢智。信方北面受教。而高帝未嘗拔之。以受一邑之封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之謂與。既已爲其偏裨。則名義存焉。其智勇效死。而或爲主將之所抑。因之以徐懲其主將可也。非能率吾意而亟行之也。好惡雖當。而有所不可任。刑賞雖公。而不敢輕。鳩合數十萬人而爲之長。一察其能否。以用其恩威。力窮而爭以起。逃之使頭顱爲之用。以背陳川者。任情以行好惡。自謂至公。而不知綱紀爲維繫人心之樞紐也。夫逃慷慨英多。而未達大體。卽不隕折。吾不敢信其匡復之功可成。稱周公者曰。訢訢休休。見善不喜。見惡不怒。英君者。相規模宏遠。豈易及哉。

忠臣志士。善保其忠貞者。尤不可以無識。苟無其識。則易動而不謀其終。謂荀彧之黨曹操。以篡漢者。已甚之辭也。不揣其終。而相沿以往。變故日深。而弗能自拔。彧以是死。而不能避不韙之名。急於行志。而識不遠也。當漢帝困於羣凶之日。惟曹操能迎而安之。悠悠天下。舍操其何適焉。操之不可終任。人具知之。而轉念之圖。惟昏於初念。其爲智也。不能決兩端於俄頃。迎刃以解。而姑爲嘗試。且自謂他日之可有變計。乃不知其終不能也。是以能早決以潔其身者之謂大智。高瞻其當之矣。慕容廆之始戴晉也。既定遼東。欲以瞻爲將軍。撫心而告之曰。孤欲與君共清世難。翼戴王室。廆慷慨而言之。瞻漠然而應之。鬱鬱以死。終不爲屈。疑爲已甚矣。夫瞻秉戴主之忠。而廆有可因以效忠之牖。姑聽而觀其後也。未晚。然而瞻固知其不可恃也。廆之不可恃以終戴晉也。豈難知哉。抱忠而欲亟試之。則一念遲回。忘廆之能用己。而已不能用廆也。則且如荀彧之不決。以敗其名節矣。處空谷而聞足音。則躍然而喜。惡知夫是音之非熊羆。

操彪之相擾也。懷忠而憤宗國之傾沒。聞有義聲者。欣然而就之。其不爲亂賊所陷者鮮矣。高瞻之智。決於俄頃。粲然若黑白之不相淆。迎刃而解。捷於桴鼓。死於不屈之前。而不死於自拔未繇。力窮志沮之日。嗚呼。可不謂賢哉。劉琨所不逮也。況荀彧乎。

祖逖立威河南。石勒求與通好。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可謂善謀矣。兩軍相距而絕其市。非能果絕之也。豈徒兵民之沒於利而趨者。雖殺之而不止哉。吾且有時而需彼境之物用。而陰購之矣。絕市者能絕吾之不往。而不能絕彼之不來也。吾之往市者。非一日而卽能致於彼。畜之牧之。舟車數百里而輸之。未至於疆場而早已洩。故雖不能必絕而多所絕。若彼之來也。授受於疆場。一夕而竟千金之易。而自我以逮吏士編氓。無不仰給焉。惡可絕也。於是而吾之金錢。與其輕贖之貨賄。盡輦以歸敵。而但得其日就消亡之物。則敵日富而我日貧。金錢暗耗而不知。欲三軍之無匱也不能。而民貧怨起矣。且絕市者曰。憂間諜也。間諜之往來。恆於歧徑。乃名爲絕市。而必不能禁下之私通。則歧徑四闢。而間諜之往來無忌。互市通而關津有吏焉。以譏其出入。交易有期焉。以限其往復。軍民之志欲得而私徑蕪。則間諜之出入阻矣。且間諜者。非必畜不軌之志。以走險者也。私市通。歧徑四出。人知官禁之疏。而漸與敵狎。則因而玩死以讐。姦者多矣。一之於互市。市之外無相狎之門。自非深姦巨慝。忘死以僥幸者。孰敢嘗試焉。以通之者絕之。逃之慮此密矣。此兩軍相距。贍財用。杜姦人之善術焉。用兵者不可不知也。王導之不得爲純臣也。殺周顛而不可揜。論者摘之。允矣。然謂王敦篡而導北面爲佐命之臣。以導生平揆之。抑必其所不忍。且王敦之凶忍。賊殺其兄而不忘。藉其篡立。導德望素出其上。必不能終保其死。導卽愚。豈曾此之不察哉。乃導

之渙。忍兩端。不足以爲晉之純臣也。則有繇矣。蓋導者以庇其宗族爲重。而累其名節者也。王氏之族。自導而外。未有賢者。而驕橫不軌之徒。則多有之。乃其合族以隨帝渡江。患難相依。而不離於此。而無協比之心焉。固非人之情矣。然而忠臣之衛主。君子之保家。則有道焉。愛之以其情也。親之以其道也。因其賢不肖而用舍之。以其才也。盡己所可爲。而國家之刑賞。非己所得。而私也。當其時。紀瞻卞壺陶侃郗鑒之儔。林立於江左。而以上流兵柄。授之於王敦。導豈有不逞之謀哉。恤其宗族。而不欲抑之焉耳。將謂管叔之逆。周公且不忍防之於早乎。乃管叔者。非但周公之兄也。周公非但以己兄之故。而使之監殷也。管叔者。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俱爲天子之懿親。而以己之賢。疑彼之不肖。而早制之。於是乎不可。而導豈其然哉。天下者。司馬氏之天下。非王氏之天下也。惜其閱閱之素盛。念其辛苦之共嘗。以人之天下。而憾己之情。未有不陷於惡者。而其究也。乃至親統六師。名爲賊。而推之刃。又何足以救名義。而全天性哉。嗚呼。豈徒如導者。繫國家安危大故。人臣貞邪之大辨哉。凡人之親愛其宗族也。亦各有道矣。己所得爲。無不可推也。上而君降而友。又降而凡今之人。與凡天下之物。非吾所得私者。不得以自私。則抑不得以私其諸父昆弟。妄欲者。何厭之有哉。教以正。迪以自立之方。士習爲士。農習爲農。黠者戢之。弱者振之。非徒無傷於天下。而抑可以保躡治之子弟。而予之安。則可以上告祖考。而無憾矣。徇族黨好惡之私。己雖正而必陷於邪。辱身不孝。有罪。又奚道哉。

明帝

明帝不天。中原其復矣乎。天假五胡以亂中夏。氣數之窮也。帝乃早世。王敦之橫。元帝惴惴而崩。帝以幼冲當多難。舉動偉然。出人意表。可不謂神武哉。王敦謀篡。而諷朝廷徵己。使帝疑畏憂戚。不欲徵而待其黨之相迫。則敦之橫逞矣。帝坦然手詔徵之。若人主徵大臣之故事。無所疑畏。而敦固心折不敢入也。敦欲以王導爲司徒。聽之也。導本可爲司徒。無所疑也。抑以此獎導爲君子。使浣濯其同逆之恥。以乃心王室。而解散羣臣。阿比王氏之戾氣。於是而導之志移。敦之黨孤。奄奄且死。而以篡爲下計。區區爲難者。錢鳳輩亡賴之徒而已。殄滅之如摧枯矣。導貽王含之書曰。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之情可見。從王氏者之情可見。天下之大勢。明帝之大略。從可知矣。折大疑者。處之以信。奠大危者。予之以安。天假明帝以年。以之收北方。離合不定之心。而乘冉閔之亂。吹枯折槁。以復衣冠禮樂之中夏。知其無難也。帝早沒而不可爲矣。悲夫。君子之過。不害其爲君子。唯異於小人之文過而已。王敦稱兵犯闕。王導荏苒而無所匡正。周顛戴淵之死。導實與聞。其獲疚於名教也。無可飾也。故自言曰。如導之徒。心思外濟。蓋劉隗刁協。不擇逆順。逞其私志。欲族誅王氏。而導勢迫於家門之隕穫。不容已於詭隨。此亦情之可原。而弗容隱飾以欺天下者也。及敦死。而其黨伏誅。譙王承戴淵周顛。以死事褒贈。豈非導悔過自反。以謝周戴於地下之日乎。而導猶且狎開門延寇之周札。違卞壺郗鑒之讜議。而曰。札與譙王周戴。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導若曰。札可盡人臣之節。則吾之於節亦未失也。假札以文己之過。而導乃終絕於君子之塗矣。郗公愛子。死而不哭。卞令力疾戰而喪元。二君子者。無諸己非諸人。危言以定褒貶。非導之所能也。而引咎知非。以無異說於論定。

之後。夫豈不可怙。而欲蓋彌彰。不學於君子之道。雖智弗庸也。

成帝

少主立而大臣尸輔政之名。雖周公之聖。不能已二叔之亂。況其下焉者乎。庾亮不專於己。而引西陽王。蒙王導。卞壺。鄒鑒。溫嶠。與俱受託孤之遺詔。避漢季竇梁之顯責。亮其愈矣。雖然。惡有俱爲人臣。徒崇此數人者。持百尹之進退。而可以服天下哉。陶侃之貳。祖約蘇峻之逆。所必然矣。夫主少則國政亦必有所裁。大臣不居輔政之任。而惡乎可。而有道於此。則固無事立輔政之名。授之以獨馭之權。而疑天下無他。唯官常數定。官聯相屬。法紀豫立。而行其所無事焉耳。三公論道。而使涖庶事。則下侵。六卿百執不相越。而不守其官。則交爭。故六卿百執之可否。三公酌之。而三公唯參可否。不制六卿百執以行其意。則盈廷多士。若出一人。州牧軍帥。適如其恆。天子雖幼。中外自輯。以協於治。而惡用輔政者代天下而制命邪。夫古之天子。未嘗任獨斷也。虛靜以慎守前王之法。雖聰明神武。若無有焉。此之謂無爲而治。守典章。以使百工各欽其職。非不爲而固無爲也。誠無爲矣。則有天子而若無。有天子而若無。則無天子而若有。主雖幼。百尹皆贊治之人。而惡用標輔政之名。以疑天下哉。是以三代之聖王。定家法。朝章於天下。初定之日。而行之百世。主少國疑之變。皆已豫持之矣。故三代千八百年。非無沖人踐祚。而大臣無獨攬之威福。若夫周公之輔政。則在六官未建。宗禮未定之日。武王未受命而不遑。不得已而使公獨任之也。雖然。讀鴟鵂之詩。而周之危。公之難。亦可見矣。有聖主興。慮後世不能必長。君令嗣之承統也。豫定奕世之規。置天

子於有無之外。以虛靜而統天下。則不特有貴戚舊臣以夾輔。既無竇梁擅國之禍。而亦不如庾亮之避其名而啓羣爭。不然。主幼而國無所受裁。雖欲無輔政者。不可得也。

潰於內者。必決於外。蘇峻反。歷陽而入建業。祖約據壽春。以通石勒。然而勒不乘之以入犯者。非勒無狡焉之志也。劉曜破石虎於蒲坂。進圍金墉。勒方急曜而不暇及也。咸和三年九月。斬蘇峻。十二月。勒執曜於雒陽。使遲之一年。峻約始破。則約迫而導勒以東。晉其糜矣。故夷狄之相攻。或爲中國之利。利以一時耳。而據之以爲利。相攻久而相滅。滅而併於一害。乃不救。何利之有乎。池之竭矣。不云自瀕。外迫而內難起也。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內亂而外患乘也。昧者乃曰。外寧必有內憂。謂以外患警內。而內憂可弭。則抑有內憂。而可弭外之侵陵邪。嚮令曜勒不逼。江東不孤。若峻約之流。又何敢輒生其心。勒曜之相攻而未相併。幸也。謀國者不敢恃也。

東晉之臣。可勝大臣之任者。其唯郗公乎。卞令忠貞之士。朝廷之望也。以收人心。易風俗。而安社稷。則未之敢許。晉之敗。敗於上下縱弛。名黃老而實。惟貪冒淫逸之是崇。王衍謝鯤。固無辭其責矣。乃江左初立。胡寇外逼。叛臣內誣。人士之心。習於放佚。而憚於拘維。未易一旦革也。卞令執法紀以糾之。使人心震懼。而知有名教。誠不可無此中流之砥柱。然充其所爲。以懲創而無已。則乍強以所不習。而人思解散。便給之小人。日飾以進。抑不保人心之永固。而國勢之能安也。王敦之反。刁協劉隗之操切。激之。蘇峻之反。庾亮之任法。激之。障狂瀾而墜之。繇績之所以弗成也。故先王憂人心之易弛而流也。勞來之以德教。而不切覈之以事功。移易之以禮樂。而不督責之以刑名。臨之象曰。咸臨吉。无不利。非其感也。不可以臨也。殷

末之俗淫。而二南之化。游之於芣苢。安之於擗梅。大弛者反之。以大張。大張必窮。而終之以大弛。名爲王道。而實爲申商。不覆人之家國者無幾也。故卞令厲色立朝。以警羣臣之蕩佚。不可無也。而任之以統馭六寓。厝社稷之安定。百官之志。則固未可也。夫揚於王廷。暮夜之戎。可勿恤乎。

劉曜圍雒陽。撤金墉之圍。陳於雒西。一戰而被禽。以亡其敗也。飲博而不恤士卒。輕撤圍以西。狂醉以自陷也。非不聽諫者。以扼勒於成臯之失計也。使曜深溝高壘。斷勒入雒之路。內外不相應。勒一往之銳氣。且折而弗能解。金墉之圍。曠日持久。上下有惰歸之氣。求歸不得。亦竇建德之見禽於東京而已。假令曜分兵以扼成臯。禦人於百里之外。所遣拒勒之將。固非勒敵。必先挫而潰。則圍雒之軍心盡解。其敗決矣。勒曰。盛兵成臯。上策。阻雒水次也。坐守雒陽。成禽耳。此勒畏曜堅壁以老己。姑爲此言。以安衆耳。非果然也。曜撤圍而陳於雒西。望蒲坂。以爲退步。勒曰。可賀我矣。此則勒之果所欣幸耳。千里縣軍。攻人於圍城之下。兵之大忌也。撤圍分軍。以拒人於險。險非我有。而軍心不固。陳友諒解南昌之圍。而死於鄱湖。軍一分而不可合。一動而不可止。勒之智足以測此。姑爲反語。以安衆心。或遂信其實然。勒且笑人於地下矣。蘇峻之亂。建業殘敝。廷議遷都。王導獨持不可。江左百年之基。導一言以定之。審乎難易之數也。梁元帝憚建業之凋殘。據江陵之富庶。而速以亡。然則曹操棄雒陽。遷獻帝於許。其一時之姦謀。以許爲兗州之域。而挾天子爲己私。非果厭雒陽之敝也。乃緣此而不能終一天下。亦有繇矣。所爲難易之數者。宮闕燬敗。邑里蕭條。人民離散。粟貨罄乏。乍見之以爲至難。而未可收攝者也。乃夫人驚懼之情。移時而定矣。定則復思安其居。而瞻其生。不待上之瞻之也。故鴻鴈之詩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莫之擾也。莫之擾則民

各有心上。必勞來安集之殷勤。而加以勞來安集。則益勸矣。此似難而實易者也。若夫固然其難者。則已動而不可復靜之人心是已。人莫不欲於一時之利用而競趨之。絲粟醢酪酒漿雞豚。慮舍帷帟之便野婦人稚子之所歆。而人情之莫能奪者也。此凋敝而移之彼。雖徙如歸焉。彼凋敝而又移之他。君民朝利日唯延頸四望。睨樂土而苟安。窮年累歲。志在游移而無定情。其不愈窮愈蹙。以之於絕地也無幾矣。楚遷陳而困。遷壽而危。遷吳而亡。非徒地形之不利也。趨利偷安之情。如同河而西之。必不可得也。導之言曰。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知人情物理消長往復之幾。而防衆心之流。以止之於早。規之已大。持之已定。豈有難知之數哉。庸人未之察耳。

庾亮徵蘇峻而激之反。天下怨之。固不能辭其咎矣。雖然。其志有可原者也。亮受輔政之命而不自擅也。尊王導於己上。而引郗鑒卞壺溫嶠。以共濟艱難。竇武之所不逮。非直異於梁冀楊駿已也。晉之東遷。王氏執國而敦倡爲逆。執兵柄者皆有侵上之志而不可信。陶侃登天之夢。天下疑焉。祖約之悖。蘇峻之姦。尤其不可揖盜以入室者也。以是爲侃所怨。以激約峻之速逆。特其識量不充。未足以乘高墉而解羣悖耳。如必委曲以延不軌之姦。究於沖人之側。則禍遲而大。亮免於激成之責。而孔乂延王裒褚淵推道成之罪。其可逃乎。亮以衛國無術而任罪。司馬溫公乃欲明正典刑以窮其罪。則何以處夫延王敦殺周戴以偪天子之王導乎。溫嶠人傑也。亮敗竄而嶠敬之不衰。必有以矣。峻雖反。主雖危。而終平大難者。郗鑒溫嶠也。以死殉國者。卞壺也。皆亮所引與同衛社稷者也。抑權臣扶幼主。亮與君子有同心。特謀大而智小。志正而術疏耳。原其情酌其罰。何遽以典刑加之。溫公曰。晉室無政。任是責者。非王導乎。導豈能劾功。

罪以伸求全之法者。卞敦觀望逆黨。擁兵不赴。導且不能加誅。有諸已不能非諸人。況庾亮哉。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治統之亂。□□竊之。□□竊之。□□竊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其幸而數傳者。則必有日月失軌。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坼。雹飛水溢。草木爲妖。禽蟲爲孽之異。天地不能保其清甯。人民不能全其壽命。以應之不爽。道統之竊。沐猴而冠。教獯而升木。尸名以徼利。爲□□□之羽翼。以文致之爲聖賢。而恣爲妖妄。方且施施然謂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而受罰於天。不旋踵而亡。嗚呼。至於竊聖人之教。以寵□□而禍亂已極矣。論者不察。猶侈言之。謂盜賊爲君子之事。君子不得不予之。此浮屠之徒。但崇敬土木。念誦梵語者。卽許以佛種。而無所擇於淫坊酒肆。以護門牆。貪利養者。猥賤之術。而爲君子者效之。不亦慎乎。石勒起明堂。辟離靈臺。拓拔宏修禮樂。立明堂。皆是也。敗類之儒。嚮道統以教之竊。而君臣皆自絕於天。故勒之子姓。駢戮於冉閔。元氏之苗裔。至高齊而無瞧類。天之不可欺也。如是其赫赫哉。雖然。敗類之儒。嚮道統於□□盜賊。而使竊者。豈其能竊先王之至教乎。昧其精意。遺其大綱。但於宮室器物。登降進止之容。造作纖曲之法。以爲先王治定功成之大美。在是。私心穿鑿。矜異而不成章。財可用。民可勞。則擬之一旦。而爲已成。故□□盜賊易於竊。而樂竊之以自大。則明堂辟離靈臺是已。明堂之說。見於孟子。辟離靈臺。詠於周詩。以實考之。則明堂者。天子肆覲諸侯於太廟。卽廟前當展之堂也。辟離者。離水之側。水所環遶之別宮。爲習樂之所也。靈臺則游觀之臺。與囿沼相間者也。皆無當於王者之治教明矣。漢儒師公玉帶之邪說。而張皇之。以爲王者法天範地。布月令。造俊髦。必於此而明王道。乃爲歛零四出。曲徑崇臺。怪異不經之制。以神之。此固與□

□盜賊妖妄之情合而升。獠冠猴者，鬻之以希榮利，固其宜矣。夫使先王之果於此三宮而興教化也，然亦偶有便於此也。一學宮而庠序校異矣，一大樂而夏濩武異矣，一大禮而忠質文異矣。若夫百王不易，千聖同原者，其大綱則明倫也。察物也，其實政則敷教也。施仁也，其精意則祇台也。躋敬也，不顯之臨，無射之保也。此則聖人之道統，非可竊者也。敗類之儒，惡能以此媚□□盜賊，而使自擬先王哉。勞民力殫，國帑以黷聖而囂然自大，則獲罪於天。天災之人，奪之聖人之教，明明赫赫，豈有爽乎。論者猶曰：君子予之，不亦違天而毀人極也哉。

公山洩、導、吳、枉、道，使魯有備。慕容翰止段蘭之追，慕容皝而恐亡其國，皆良心發見於楛亡之餘，不容混者。然其視紆兄之臂而姑徐徐也，何別哉。夫人欲自免於不忠不孝也，唯初心之足恃而已矣。狄仁傑之事逆后，而可善其終，未嘗與於篡唐之謀。抑未與李勣諸人同受宗社之託也。宋齊愈手書張邦昌之名，而無痛哭不甯之色，則斬於市，而非李綱之過。君父之大順逆之分，如黑白之昭著於前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已移足於不仁之泥淖，畏其陷染而姑自蹉跎，終不可得而洒然。故極仁道之精微，有所未逮。雖有過焉，而君子諒之，未嘗不可改也。設仁不仁之顯途，而去順卽逆，雖有乍見之惻隱，君子弗聽。所從者不仁，終不可與於仁也。若翰者，身爲叛人，已自立於不仁之中矣。雖欲自拔，徒不信於段氏而危其身，抑必終爲皝所忌而死，百悔叢心，又何補哉。

成帝以幼沖嗣立，委政王導，拜導及其妻曹氏。魏晉君臣之際，陵夷至此。石勒曰：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以取天下，誠有謂也。古禮之見於今者，燕射之禮，君皆答拜，爲諸侯於大夫言也。諸侯於大夫，不得視天。

子於諸侯猶大夫於陪臣。不得視諸侯於大夫。等殺之差。天秩之矣。天子於諸侯。禮不概見。僅存者覲禮一篇。侯氏肉袒稽首。天子不答。分至嚴矣。天子之不驕倨。以臨臣下者。唯當寧立而不坐。天揖同姓。時揖異姓。土揖庶姓。而不聽其趨踰。此三代之以禮待臣。而異於暴秦之已亢者也。惡有屈一人之至尊。拜其下。而及其婦人哉。禮者。過不及之準也。抑之極。則矯而爲揚之甚。勢之必反也。垂及於女直蒙古之世。鞭笞之桎梏之。奴虜斥詬之。於是而有者。斯可惡之惡聲。施於詔令。廷杖鎖拏之酷政。行於殿廷。三綱裂。人道毀。相反相激。害亦孔烈哉。三代之後。必欲取法焉。舍趙宋待臣之禮。其誰與歸。

張駿能撫其衆。威服西域。意兼秦雝之志。疏請北伐。莫必其無自利之心也。而其言曰。先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則悲哉。其言之矣。嬰兒之失其母也。使婢妾飼之。受其狎侮。未嘗不泣也。已而聽之矣。已而安之矣。已而語之以母而不信矣。過墓而若有若無。且歸而亟依婢妾矣。夫人至忘其母而不知悲。則僅留之家老。垂死而有餘哀。亦將誰與言之。而誰聽之乎。於是而人心之迷。終不可復。復者其唯天地之心乎。宇文氏鮮卑之運已窮。天乃默移之。而授之楊氏。以進李氏。而中國故楊氏之篡。君子不得謂之賊。於宇文氏則逆。於中國則順。非楊氏之能以中國爲心。而天下之戴楊氏。以一天下也。天地之心。默移之也。消落之故。老弗及見焉。而如之何弗悲。

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矣。而志不得遂。弔古者所爲深悲不已也。然有致命者。志亦奚不可遂哉。文王安天下之志困矣。而武王周公遂之。猶文王也。上帝臨汝。勿貳爾心。致命之謂也。巴西龔氏兄弟不屈於李特。爲特所殺。其子龔壯。積年不除喪。思以報特。特死。因李壽殺李期。與其腹心。滅李雄之裔。而

譬以復。勸壽稱藩於晉。事雖不成。而父叔之志以白於天下。壽既僭位。徵壯爲太師。壯終不就。贈遺一無所受。壽亦弗能忌焉。壹其心。執其義。守其恆。雖困而亨。金紱豈能亂。萬藟豈能繁哉。夫志者。執持而不遷之心也。生於此。死於此。身沒而子孫之精氣相承。以不閒。壯之志。卽父叔之志也。死而無不可遂也。所可悲者。嵇康之有嵇紹耳。然而天之以亨困而不亨。其不困者。未嘗假也。壯懷報讎之心。以說壽。而壽不疑。借己以快其私。說壽以歸晉。壽雖不從。而壽不以爲侮。卻壽之爵祿金帛。而壽不以爲亢。抗章責壽之負約而不稱藩。而壽不以爲恨。志無往不伸。而龔氏兩世之忠孝。與蜀山而而並峙。若紹也。濺血湯陰。徒爲仇讎之篡主死。則朱紱酒食爲其葛藟。而惡望其亨哉。有志而不遂。有先人之志而不遂之。非所據而據焉。身之不保。而人賤之矣。此則可爲抱志以先亡者悲也。

顏含可謂知道之士矣。郭璞欲爲之筮。含曰。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此猶人之所易知也。又曰。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淵乎哉。其言之。非知性而能存者。不足以與於斯矣。夫人能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知。必矣。欲人之知吾之性也。實難。非吾之性異於人。彼不能知也。彼不自知其性。抑將知何者爲性。而知吾性之然哉。不知仁。以爲從井救人而已。不知義。以爲長彼之長而已。性固人所不知。而急於求人之知。性則非性也。夫郭璞有所測知於理數之化迹。而迫於求人知之。是以死於其術。苟其知性爲人所不可知。則懷道以居貞。何至浮沈凶人之側。弗能止其狂悖。而祇以自戕。無他。有所測知而亟欲白之。揣摩天命。而忘其性之中含者也。庸人之所欲知。而亟問之鬼神象數者。貧富窮通。壽夭已耳。皆化迹也。仁之惻隱。痛癢喻於心。義之羞惡喜怒。藏於志。動以俄頃。辨於針芥。而其發也。橫天塞地。不能自己。君子以信己者信。

之。尙弗能盡知也。而況凡今之人乎。子曰。知我者其天乎。謂以心盡性。皎然於虛靈之無迹。非夫人耳目聞見之逮也。含庶乎其與聞此矣。出處以時。守禮以不屈。宜乎其爲君子矣。

鯨鯢不脫於淵。豺虎不脫於林。失其所據。力殫而無所歸。石虎據鄴。慕容皝據盧龍。於是而東自濊貊。西及破落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皆爲什翼犍之所有。拓拔氏之興。延及百年。此基之矣。何也。虎與皝以其深淵叢林。授之什翼犍。而自處於非據之地也。天以洪鈞一氣。生長萬族。而地限之以其域。天氣亦隨之而變。天命亦隨之而殊。中國之形如箕。坤維其膺也。山兩分而兩迤。北自賀蘭東垂於碣石。南自岷山東垂於五嶺。而中爲輿區。爲神皋焉。故裔夷者如衣之裔。垂於邊幅。而因山阻漠。以自立。地形之異。卽天氣之分。爲其性情之所便。卽其生理之所存。濫而進宅乎神皋焉。非不歆其美利也。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性之所不順。命之所不安。是故拓拔氏遷雒而敗。完顏氏遷蔡而亡。游鱗於沙渚。嘯狐於平原。將安歸哉。待盡而已矣。延之入者。□□之人也。不足以保彼之命。而徒自潰亂也。聰明神武者。知其得據而祇以失據者。無足懼也。筌之蹄之。不能有餘□矣。

取東晉之勢。與南宋絜論。東晉愈矣。江東立國。以荆湘爲根本。西晉之亂。劉宏陶侃。勤敏慎密。生聚之者數十年。民安食足。兵精芻糧舟車器仗。旦求之而夕給。而南宋無此也。東晉所用。以保國而禦敵者。紀瞻。祖逖。溫嶠。所鼓舞之士。勇。王敦。蘇峻。雖逆。而其部曲。猶是晉之爪牙也。以視韓岳。收烏合之降賊。見利而動。見害而沮者。不相若也。王導。歷相四君。國事如其家事。而深沈靜定。規恢遠大。非若李伯紀。趙惟重。張德遠之乍進乍退。志亂謀疏。而汪黃秦湯。結羣小以閒之也。則東晉之內備。裕於南宋遠矣。劉石之凶悍。

雖不減於阿骨打而互相忌以相禁且相吞也。固無全力以與晉爭。慕容苻姚段氏皆依晉爲名。以與劉石競。李特雖竊李壽折於龔壯。不敢以一矢加於晉之邊陲。張氏雖無固志。而稱藩不改仇池。楊氏亦視勢以爲從。遠爲劉石之內患。非若金源氏之專力以吞宋。無所掣也。則東晉之外逼。輕於南宋遠矣。然而宋之南渡。自汪黃秦湯諸姦而外。無不以報讎爲言。而進畏懦之說者。皆爲公論之所不容。若晉則蔡謨孫綽王羲之。皆當代名流。非有懷姦誤國之心也。乃其侈敵之威。量己之弱。剝胸縮退阻之說。以坐困江東。而當時服爲定論。史氏侈爲訐謔。是非之舛錯。亦至此哉。讀蔡謨駁止庾亮經略中原之議。苟有生人之氣者。未有不憤者也。謨等何以免汪黃秦湯之誅於天下後世邪。夫彼亦有所爲而言矣。庾亮之北略。形王導之不振也。而左祖導者。詘亮以伸導。桓溫之北伐。志存乎篡也。而惡溫之逆者。忌其成而抑之。於是而中撓之情。深於外禦。爲宰相保其勳名。爲天子防其篡奪。情繫於此。則天下皆以爲當然。而後世因之以無異議。嗚呼。天下之大防。□□之大辨。五帝三王之大統。卽令桓溫功成而篡。猶賢於戴□□以爲□□主。況僅王導之與庾亮爭權勢而分水火哉。則晉之所謂賢。宋之所謂姦。不必深察其情。而繩以古今之大義。則一也。蔡謨孫綽王羲之。惡得不與汪黃秦湯同受名教之誅乎。

慕容皝求封燕王。晉廷遲回不予。諸葛恢抗疏拒之。義正而於計亦得矣。慕容氏父子之戴晉。其名順矣。則以韓信王齊之例。權王之而奚不可。曰。虜與皝非信之比。而其時亦非劉項之時也。六國初亡。封建之廢未久。分土各王。其習未泯。而漢高固未正位爲天下君。且信者漢所拜之將。爲漢討項。雖王固其臣也。慕容氏則與劉石等爲異類。蓄自帝之心久矣。晉業已一統。而特承其亂。非與劉石交爭而競得者也。若

慕容氏之奉晉也。則與石虎角立而勢不敵。因其國士民與趙魏之遺黎。瞻懷故主。故欲假晉以收之。使去虎而歸己。晉割燕以封之矣。乃建鼓以號於衆曰。吾晉之王也。則虎之黨孤。而已得助矣。歸己已定。則業入其籠中而不能去。又奚復須晉之王而不自帝哉。諸葛恢曰。借使能除石虎。是復得一石虎。灼見其心矣。劉翔雖辯。亦惡能折此乎。當是時。石虎惡極而嚮於衰。孰謀深而日以盛。除虎得孰。且不如存虎以制孰。觀其後。冉閔之亂。慕容遂有河北。而馮晉勁敵恢之說。驗於未事之前矣。或曰。晉不王孰。孰且自王。自帝而奚不可。曰。我不授以名而資之餌。衆發其姦以折之於早。國尚有人焉。知晉之所以禦虎者。不恃孰也。則孰之氣奪矣。奚必禁其自王。自帝哉。嗚呼。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亡。何充庾冰蔡謨皆庸材也。孰乃敢以此言試中國之從違。諸具臣者。畏其暴已罪狀而徇之。諸葛恢不能固持其說。而晉事去矣。孰不死。慕容氏不亂。苻堅不起。吾未見晉之不折入於鮮卑也。

劉翔北歸。謂晉公卿曰。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併壽。據形便以臨東南。智者所不能善其後。其爲晉計深遠也。恐虎併壽而益彊。慕容氏不能敵也。雖然。又豈非晉人保固江東之要策哉。陳軫說秦以滅蜀。而臨夷陵。楚乃失鄢郢。東徙以亡。司馬昭滅漢。而臨西陵。吳乃受王濬順流之兵。而中絕以亡。梁失成都於宇文氏。而江陵困。湘東死。陳氏終以滅。蓋江東據江淮以北。拒而巴蜀旣失。橫江而中潰。方衛首而中折。其頤脅未有不殞者也。李昇之得割據。王建爲之蔽也。南宋之得僅延。吳玠吳璘捍之也。孟昶滅而李煜坐斃。合州失而陽邏之渡不可防。皆明驗也。故據全蜀以出秦鞏。而欲定關中。則不得。扼秦鞏以保全蜀。而遙衛江南。則有餘。何充庾冰聞言不警。待桓溫而後興伐蜀之師。翔言之。溫爲

之。雖非忠於晉者。而大造於江東。不可誣也。聽其言。紀其功。亦奚必深求其心哉。

康帝

風會之所趨。賢者不能越也。君子酌其貞淫以立身。而不可執以論人。孟子之遊。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多所辨以折異端。曲爲說以動人主。使前乎此而爲西周。後乎此而爲兩漢。必不然矣。然而有以異於田駢。慎到。蘇秦。張儀者。卽時所向而邪正之分自存也。劉向。貢禹。經術同也。諸葛。司馬。方略同也。二程。三蘇。議論同也。不可以與賢者同而獎匪人。不可以與庸人同而疑君子。般深源。謝安石。風流相似。名望相匹。而般虛枵以致敗。謝寧靜以立功。或以江左風流爲亂階。而謂此中之無人。亦皮相而已矣。自西晉以來。風會之趨固然矣。其失也。浮誕而不適於用。其得也。則孔子之所謂狂簡也。狂者不屑爲鄉原之暖姝。簡固可以南面者也。當時之士。得焉失焉。貞焉邪焉。皆託迹而弗容自異。故陶侃。卞壺。郗鑒。庾翼。力欲矯之。而不可挽。夫三四君子者。自卓立於風會之外。以不詭於正。則愈矣。若必以此而定人之品。隲。則般。浩之短暴。而謝。傅之不足。以庸矣。知人者。別有獨鑒存焉。而不問風會之同異。故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慕容。翰不安於國。而出奔。則固以所寓者爲所託矣。始依段氏。沮段氏之追慕。容。毓而貽其害。猶曰。懼宗國之亡也。段氏滅。宇文氏逸。豆歸。恤而安之。乃旣歸於燕。卽說。毓以滅宇文。輸其上下之情形。地形之險阻。以決於必得。然則翰在宇文之日。鷹目側注。蠶尾潛鈎。窺伺其舉動。而指畫其山川。用心久矣。逸。豆歸走死。宇文氏散亡。翰得全功以歸。而毓急殺之。非徒毓之忍也。翰之挾詐陰密而示人以叵測。天下未有

能容之者也。身之所託，心之所依，不與謀，傾覆宗國之事可矣。身依之，心早去之，且伏不測之機以窺之，非人之不能容也。心自不容其身也。翰之將死曰：欲爲國家蕩一區夏，豈果然哉？孰有可圖禍先及之矣。而惡得以免於死，關羽之解白馬圍也，身依焉而不能不爲之効，是以先主委誠焉。雖然，胡不若徐庶之置身事外而不與共功名也。

穆帝

王導且卒而薦何充，所以制庾氏也。庾翼卒，充授桓溫以荆梁軍事，所以奪庾氏也。亮之疏也，翼冰之隘也，皆不足以託社稷而抑爲后族，非可世委以國柄固矣。然亮之責導，詞正而理得，導薦充而亮不疑，充面折冰之廢子立弟而冰不怨，則庾氏之不爲晉患明矣。導修私怨而充怙之，以貽桓溫之逆而終成桓（元）之篡，謀國而恩怨惟心，未有不貽國以憂者也。劉惔惡溫而沮之，深識也。充持之，會稽王昱持之，以爲惟溫之英略，可以鉗束庾氏，不能與爭耳。斯心也。溫已見之，曰：區區一白面少年之庾爰之，且如猛虎之在側，而惴惴以需我之控制，君相若此，何憚而不逞哉？疑其所不必疑，則可疑者進矣。疑其所不必疑，則姦雄知我之徒疑而無能制矣。故蓄疑者，召禍之門也。而況乎其加之以忌也。王氏旣衰，庾氏又替，王彪之謝安方在下位，而不足以持權，何充不謀固其國，惟庾氏之是競，晉之亡肇於此矣。故惟無疑者，可以當大任而不傾。

蜀之宜伐久矣。劉翔爲晉言之，謝廣亦知之夙矣。至李壽死，李勢立，驕淫虐殺，此天亡李氏之日，不待再

計而宜與師者也。桓溫西討，晉廷惴惴然，憂其不克。溫目笑而心鄙之，拜表即行。知晉之無人也。劉惔曰：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其言驗矣。乃其遂無以處此哉。溫表至，朝廷信之而不疑，下詔獎之以行，而命重臣率大軍以繼其後。則溫軍之孤可無慮，而專制之邪心，抑不敢萌。惴惴愛之，漠然聽之，敗則國受之，克則溫專其功，悵誠慮及，而胡不爲此謀也。蓋悵者，會稽王昱之客，非能主持國計者也。昱與殷浩皆虛誕亡實，而茶然不振者，悵卽爲此謀，而固不聽。徒爲太息而無可如何。晉非無人，而志不能行也。冉閔盡滅羯胡，而曰吾屬故晉人，請各稱牧守，奉迎天子。雖非果有效順之誠，然慮趙人之不忘中國，而不戴己，未敢遽僭也。有胡睦者，稱閔功德，謂晉人遠竄江左，而不足戴，然後閔無所復忌，而僭以成。嗚呼！睦固晉之遺民也，而其逆如此，肉蟲自生而自食，豈自外至哉。睦之喪心失志，至此極也。夫亦有其故矣。自劉淵起，人士詘於勢而事之，始亦有不得已之心焉。已而食其餘，以有富貴，假其威福，以陵孤寡，而齧齧之，改易禮法，以狎其俗，口甘其味，身便其服者，數十年矣。故心盡亡而習之也安，藉使歸故版，而奉正朔，則江東人士羞與爲伍，而無以自容。於是聞□□□之名，而慙然沮矣。自絕歸正之路，而偷安於萑苻，以自雄。蓋遙想王謝何庾之風流，而汗流浹背，則何如侈擁戴之功，以矜於其穴哉。斯心也，亦恥心之不容泯者也。而怙無恥以爲恥，且貪權藉以自榮焉。於是而迷復之凶，終不可反矣。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無縱者，非必以法繩之也。制於其早，而全其僅存之初心也。宥佚之，使習而安之，將奚及乎。辛謐可謂得死所矣。歷劉石之世，徵辟不就，然而害不及焉。則可以不死而死爲激。冉閔中國之人也，其盡誅羯胡而有歸正之言，雖非果可與言者，而言亦不辱矣。其說閔曰：因茲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繇夷之

廉。享松喬之壽。非徒效忠於晉。其爲閔計。亦忠之至識之遠者也。似可與言。而與言。懷數十年之積悃。表見於一時。而非以辱吾言於犬羊之耳。可言也。斯可死也。龔壯宛曲以明心。辛謚直言以旌志。各以其所遇而自靖。君子之酌時宜以屈伸。道固然也。或曰。謚言之矣。閔未必殺之。而何以死。曰。謚固知其不聽也。不聽而生。是爲閔所容也。言出而志伸。志伸而生事畢。生事畢不死奚俟乎。士懷孤志。不遇可死之時。而奄奄以存。可哀也夫。

蔡謨之諫北伐。爲庾亮言也。至羲之之諫北伐。爲殷浩言也。亮與王導不協。而欲立功以抑導於內。浩與桓溫不協。而欲立功以折溫於外。內不協而欲制勝千里也。必不可得。故二子之言。當其時而中於事會。雖然。君子之爲言。計及當時。計及後世。時有不可明言者。則微言以動之。密謀以正之。而不因一時之急。傷久長之計。亮之正不足以服導。浩之才不足以制溫。迫於立功。反致潰敗。徒以沮撓人心。而貽姦雄之笑。一時之事會也。王業之不可偏安。羯胡之不可縱佚。忘自彊之術。而益召其侮。偷寡弱之安。而日蹙其亡。百世之大防也。羲之言曰。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業已成乎。區區之勢。爲天下寒心。而更以陵廟邱墟。臣民左衽。爲分外之求。昌言於廷。曾無疚媿。何弗自投南海。速死以延羯胡。而進之乎。宋人削地稱臣。面縛乞活。皆師此意。以爲不競之上術。閉戶寒牖。幸盜賊之不我窺。未有得免者也。譙周仇國之論。成而劉禪之降旗旋豎。邪說之誣人。亦酷矣哉。若夫浩之欲折溫也。亦非謀之不忠也。而折溫之術。莫善於收溫而用之。北伐之舉。溫先請之。而浩沮之。既乃自行。而置溫於局外。不資其一旅之援。溫亦安坐上流。而若罔聞。固溫之樂禍。以乘權。抑浩擯之。而使成乎坐視。響令東西並進。而吾擁中樞之制。溫固吾之

爪牙。抑又惡足以逞。浩非其人。而義之等不能以此說之。疑溫忌溫。而溫之逆乃有所資以自雄。此所謂微言之密謀之制勁敵。彊臣於樽俎者。淺人不足以及此也。

苻健請命而殷浩不能控。姚襄來歸而殷浩激之以叛。浩之咎也。然使浩開關納之。而倚以收復中原。則亦梁之進侯景也。夫健與襄而可收以爲用也哉。健之請命。殺麻秋而懼。弋仲之使襄歸晉。勝冉閔而懼也。健孤而畏冉閔之勇。弋仲死。襄孤而畏慕容之彊。中立而無(甯)居。睨晉之弱而可誘以爲後圖。受其餌則爲侯景。覺其機則引去而無傷。若此者。亦惡能撫之使爲吾効用乎。何怪乎浩之不撫健。而欲襲襄也。浩力不足。智不逮耳。其謀未甚失也。拒之襲之。禍速而輕。納之任之。禍遲而大。弋仲將終。忠順之言執聞之。襄述之耳。其辭愈遜。其情愈詭。議者乃以拒健激襄爲浩罪。何古今樂進豺虎以自衛者之多也。夫不見健一入關而卽自王。浩北伐而襄伏甲於山桑以邀之乎。使當健納襄款之日。閉關而卻之曰。吾無所用爾爲也。則二夷之氣折矣。雖然。徒爲大言無裨也。必自立之有本也。非若光武亦安能驕語盆子曰。待汝以不死哉。

桓溫能用殷浩。殷浩不能用桓溫。溫曰。浩有德有言。爲令僕足以儀刑百辟。朝廷用違其才耳。此溫之能用浩也。溫請北伐而浩沮之。浩之不能用溫也。能用之而後能制之。能制之則予之奪之。生之殺之。而惟吾意。不能用矣。而欲制之。必敗之道也。溫之逆也。劉惔料之矣。非必溫之逆爲不可制也。惔知何充殷浩之不足以制溫也。夫溫之始。豈有必不可制之情形哉。嫌隙已成。王彪之說會稽王。馳一紙書。而卽斂跡以退。其終於逆也。浩貽之也。惔惔然相恐於廷。若猛虎之且噬。溫乃見人之疑我之篡。退必無以相容。乃

疑我而不能制我。將與我競功。而一敗於許昌。再敗於山桑。能事見矣。於是而技癢情興。篡逆之志始發。而不戢。微謝安王彪之之夷猶淡漠。視猛虎如麋鹿。溫必篡矣。虎不攫則不攫。不走則不追。豈不撲則不整。不避則不觸。豈徒溫哉。董承不奉衣帶之詔。曹操不敢犯及宮闈。曹爽不爭顧命之權。司馬氏不敢擅爲廢立制之有道。用之有方。則溫嶠以新附之臣。而義旗回指之言。折久任方州上流倚重之陶侃。而有餘。浩任將相之重。物望所歸。夫豈難於用溫者。而徒爾惴惴也。謀愈深禍愈成矣。

晉之失久矣。殷浩廢桓溫。受征討之命。敗苻萇於藍田。進軍灞上。敗姚襄於伊水。收復雒陽。亦壯矣哉。當是時。石冉初亡。苻姚乍興。健雖鷲而立國未固。襄甫颺去。乍集平曠之壤。勢益飄搖。故挫之也。易善攻者。攻其瑕。乘瑕以收功。而積衰之氣以振溫。可謂知所攻矣。其入關也。糧匱而還。其復雒也。置戍而返。說者曰。溫有逆心。舍外而圖內。此以劉裕例之。而逆其詐也。溫之歸鎮。未嘗內偪朝廷。如裕之爲也。浩旣廢會稽才弱而不足相難。王謝得政新而望淺。非溫內顧之憂也。溫何汲汲焉。乃其所以不能進圖全功。而亟撤以還者。孤軍乘銳氣。快於一擊。而無以繼其後也。晉偏安於江左。而又分焉。建業擁天子以爲尊。而力弱。荆襄挾重兵以爲強。而權輕。且相離以相猜。而分爲二。溫以荆襄之全力爲孤注。其進其退。一委之溫。而朝廷置之若忘。溫卽有忠誠。亦莫能自遂。而況乎其懷二心哉。臣與主相離也。相與將相離也。東與西相離也。以此而欲縣軍深入。爭勝於蠡起之寇。萬不可得之數矣。尤可嗟異者。溫方有事於關雒。而荀羨東出山荏。以伐燕。欲與溫競功。而忘其力之不逮。且燕非苻姚新造之比也。慕容儁三世雄桀。而植根深固。攬勢重難搖之虜。以自取敗衄。曾不知以一旅翼溫。乘勝以復故都。豈不愼乎。秦寇平燕之氣奪。兩都

復。晉之勢成。合天下之力以嚮燕。則燕不能孤立以相抗。協於溫以成將就之功。則溫之心折。而不足以
驕。乃彼方西嚮。我且東指。徒爲立異而生其欺怨。謝禹之愚。荀羨之妄。會稽之關。懷伎以居中。欲溫之成
功於外。其可得乎。謀國若此。不亡爲幸耳。其不亡也。猶溫兩捷之威。有以起葺茶之氣。讐凶狡之心也。
五胡旋起旋滅。而中原之死於兵刃者。不可殫計。殫中原之民於兵刃。而其旋起者。亦必旋滅。其能有人
之心。而因以自全者。惟慕容恪乎。故中國之君。一姓不再興。而慕容氏旣滅。而復起。恪圍段龕於廣固。諸
將請亟攻之。恪曰。龕兵尙衆。未有離心。盡銳攻之。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
而忘寐。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嗚呼。惻怛之言。自其中發。功成而人免於死。恪可不謂夷中之錚錚者
乎。古之用兵者。於敵無欲多殺也。兩軍相擊。追奔俘馘者。無幾也。於敵且有斬焉。況其人乎。戰國交爭。歐
步卒以併命。殺敵以萬計。而兵乃爲天下毒。然猶自愛其民。而不以其死嘗試也。尉繚之徒。至不仁。而始
爲自殺其人之說。於是楊素之流。力行其說。以歐民於死。而取勝。突圍陷陣者。有賞。肉搏攻城者。前殞而
後進。則嗜殺者。非嗜殺敵。而實嗜殺其人矣。晨與行。夕與息。環拱聽命於牙旌之下。方且响响然相聚以
相保。而威之誘之。激之迫之。惟恐其不自投於死。嗚呼。均是人也。而忍至此哉。用兵之殺人。也。其途非一。
而歐人爲無益之死者。莫甚於攻城。投鴻毛於烈燄。而亟稱其勇以獎之。有人之心。尙於此焉。變哉。

哀帝

桓溫請遷都雒陽。誠收復之大計也。然溫豈果有遷都之情哉。慕容恪方遣呂護攻雒。溫所遣援者。舟師

三千人而止。溫果有經略中原之志，固當自帥大軍以鎮雒，然後請遷未晚。惴惴然自保荆楚，而欲天子渡江以進圖天下，夫誰信之？爲此言也。特以試朝廷所以答之者，而舉國驚憂。孫綽陳百姓震駭之說，貽溫以笑。溫固曰：吾一言而人皆震恐，吾何求而不得哉？王述曰：但從之，自無所至。溫說折矣，而周章議論之情形已早入溫之目中。其云致意與公，何不尋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非憚綽也。笑晉人之不足與人家國也。夫溫以虛聲動朝廷，朝廷亦豈可以虛聲應之？王述之議亦虛聲也。使果能率三吳兩淮之衆，渡江而嚮壽譙，詔溫移屯於雒，繕城郭，修塢戍，爲戰守計，而車駕以次遷焉，溫且不能中止。外可以捍燕秦，而內亦可以折溫之逆志，乘其機而用吾制勝之策，誠百年一日之會，而晉不能也。燕秦測之，溫諒之，晉不亡者幸耳。內甯而外可無憂一道也。處治安之世，以建威銷萌之道也。外無憂而內可甯一道也。處紛亂之日，以彊幹弱枝之道也。夫桓溫者何足慮哉？慕容恪之沈鷺，苻堅之恢，豁東西交逼以相吞，而惟與溫相禁制於虛聲，曾不念彊夷之心，馳於江介也。是足悲也。晉不成乎其爲君臣，而溫亦不固爲操懿者也。

爲人後者，爲所生父母服期，亦天下之通喪也。僅見於士喪禮，而以情理推之，固可通於天子。天子喪禮無傳文，後世執期喪達乎大夫之說，以屈厭而議短喪，非也。哀帝欲爲所生楊太妃服三年，則過。旣而欲服期，是已。江霽執服總之說，抑帝而從之，邪說也。天子絕期，而又何總乎？爲人後而繼大宗，承正統，上嚴祖考，而不得厚其私親，此以君臣之義裁之也。故歐陽修張孚敬稱考稱皇，稱帝之說，紊大綱而違公議，固不若漢光武稱府君之爲允矣。位號者，天下之公尊，非人子所得以己之尊加於其親，義也。若夫死而

哀從中發。哭踊服飾之節。達其中心之不忍。忘則仁也。降而爲期止矣。過此而又降焉。是以位爲重而輕。恩戕性之仁矣。哀死者情也。情之所自生者。性也。稱尊者名也。名之所依者。分也。秩然不可干者。分以定名。愴然不容已者。情以盡性。舜視天下猶艸芥。而不得於親。不可以爲人。霧獨非人之子與。必欲等之於疏屬而薄之。則何如辭天子之位。而可盡一日之哀也。王子母死。請數月之喪。而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生。而爲庶子。莫如之何也。哀帝不立乎天子之位。而可致其哀。非生而誦者也。然則天子之位。其爲帝之桎梏乎。周禮殘缺。而往聖之精義不傳。抱殘之儒。徒紛紜以賊道。奚足取乎。

苻堅之世。富商趙掇等。車服僭侈。諸公競引以爲卿。堅惡而禁之。天下之大防二。夷狄華夏也。君子小人也。非本未有別。而先王強爲之防也。夷狄之與華夏。所生異地。其地異。其氣異矣。氣異而習異。習異而所知所行。蔑不異焉。乃於其中。亦自有其貴賤焉。特地界分。天氣殊。而不可亂。亂則人極毀。華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於早。所以定人極。而保人之生。因乎天也。君子之與小人。所生異種。異種者。其質異也。質異而習異。習異而所知所行。蔑不異焉。乃於其中。自有其巧拙焉。特所產殊類。所尙殊方。而不可亂。亂則人理悖。貧弱之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於濫。所以存人理。而裕人之生。因乎天也。嗚呼。小人之亂君子。無殊於夷狄之亂華夏。或且玩焉。而孰知其害之烈也。小人之巧拙。自以類分。拙者安拙。而以自困。巧者銜巧。而以賊人。拙者農圃也。自困而害未及人者也。然夫子未嘗輕以小人斥人。而特斥樊遲。惡之甚。辨之嚴矣。漢等力田於孝弟。以取士。而禮教凌遲。故曰。三代以下。無盛治。夫以農圃亂君子。而弊且如此。況商賈乎。商賈者。於小人之類。爲巧而蔑人之性。賊人之生。爲已亟者也。乃其氣恆與夷狄而相

取。其質恆與夷狄而相得。故夷狄興而商賈貴。許衡者。竊附於君子者也。且曰。士大夫居官而爲商。可以養廉。嗚呼。日狎於金帛貨賄盈虛。子母之籌量。則耳爲之聵。目爲之熒。心爲之奔。氣爲之蕩。衡之於小人也。尤其巧而賊者也。而能溷廁君子之林乎。以要言之。天下之大防二。而其歸一也。一者何也。義利之分也。生於利之鄉。長於利之塗。父兄之所熏。肌膚筋骸之所便。心旌所指。志動氣隨。魂交神往。沈沒於利之中。終不可移而之於華夏。君子之津涘。故均是人也。而夷夏分。以其疆。君子小人殊。以其類。防之不可不嚴也。夫夷之亂華久矣。狎而召之。利而安之者。嗜利之小人也。而商賈爲其最。夷狄資商賈而利。商賈恃夷狄而驕。而人道幾於永滅。無磁則鐵不動。無珀則芥不黏也。

帝奔

慕容暉能蔭戶至二十萬。以東北一隅。而二十萬戶爲權貴所蔭。不受公家之役。民戶減少。則賦役偏重。而民之疲瘠甚矣。蓋夷狄之初起也。上下無章。資部族之強力。以割據而瓜分之。狎爲已有舊矣。故暉從悅綰之請。糾擿郡縣。而舉國怨怒。然暉之亡。自以疑慕容垂。使外叛而致敗。既非罷蔭戶之所致。國無紀而民困。積弊雖去。而害已深。故苻堅假仁義以動衆。而席捲之。則悅綰之言。亦憾其不夙爾。嗚呼。豈獨夷狄之不綱者爲然哉。四海之民力。自足以給天下之用。而衛宗社。乃上不在國。下不在民。居間而爲蠹賊者。中涓也。戚畹也。債帥也。勳舊也。皆頑民窳卒之所依。以耗國而墮重於民者也。劉忠宣一搜隱占之禁旅。而怨謗已騰。卒致撓敗。君明臣忠。卒不能施釐正者。親疏遠邇之勢殊。而輕重已移也。其如此之浮。

言腎動者何哉。夫此瑣瑣者之恩怨。何足以繫國家之安危。人主不審。曾不如慕容暉之能斷矣。制之有法。而慎於始。且不能持於其後。祖宗之法。未可恃也。中葉之主。能不惑者。未見其人也。天下所以鮮有道之長也。桓溫伐燕。大敗於枋頭。申（允）料之驗矣。（允）曰。晉之廷臣。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史不著乖阻之實。而以孫盛陽秋直書其敗觀之。則溫之敗。晉臣所深喜而樂道之者也。會稽王昱。不能自彊。而徒畏人之軋己。王彪之弗能正焉。嗚呼。人之瑣尾而偷也。亦至是哉。秦檜之稱臣納賂而忘讎也。畏岳飛之勝。而奪宋也。飛亦未決其能滅金耳。飛而滅金。因以伐宋。其視囚父俘兄之怨。奚若。而視皋亭潮落。礪門颺發。塊肉無依者。又奚若也。溫亦未能舉燕之爲憂耳。溫而舉燕。其篡不篡。未可知也。爲君相者。居重以不失人望之歸。盡道以得民。推誠以得士。以禮待溫。以道馭溫。靜正而不驚。建威以自固。溫抑惡能逞志。以逆而不恤。天下之公討。不然。則王莽蕭道成。固無毫髮之勳庸。而竊大寶如拾芥矣。庸主陋臣。如嬰兒之護餌。而徒忌其姊娣。尙能安於位。以有爲乎。處堂以嬉。授兵柄於溫。而又幸其敗。溫之怨且深。其輕朝廷也益甚。故會稽立而憤盈以逞。非其死之速也。晉必移社於桓氏矣。舍夷夏之大防。置君父之大怨。徒爲疑忌。以沮喪成功。庸主具臣之爲天下僂。晉宋如合一轍。亦古今之通憾已。春秋予桓文之功。諱召王請隧之逆聖人之情見矣。若孫盛之流。徇流俗而矜直筆。幸災樂禍。亦惡足道哉。

王猛請慕容垂之佩刀。給其子使叛逃。期以殺垂。司馬溫公譏其非雅德。君子所爲。何望猛之厚而責之薄也。猛者。亂人之雄者耳。惡知德哉。猛以桓溫爲不足有爲。而不歸晉。將謂苻堅之可與定天下乎。乃堅亡而晉固存。果孰短而孰長邪。使猛隨溫而東也。歸晉也。非歸溫也。猛而果有定天下之略。則因溫以歸。

晉而因可用。晉以制溫。然則其不隨溫而東。乃智量出乎溫之下。而欲擇易與者以獲富貴耳。慕容垂奔秦。慕容評以鬻薪賣水之猥賤。而握重兵。猛滅之。非智勇之絕人。摧枯折朽之易也。苻堅之不欲殺垂。猛豈能閒之。而徒爲撓亂。忌其寵而已矣。其誓三軍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受爵明君之廷。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猛之涯量。盡於此矣。給無知之稚子。而陷其死。商鞅張儀之術也。朱子曰。三秦豪傑之士。非猛而誰。伏戈矛於談笑。激叛亂以殺人。妾婦耳。奚豪傑之云。

簡文帝

簡文爲琅邪王。相晉五年。桓溫外拒燕秦。內攻袁瑾。而漠然不相爲援。蓋其惡溫而忌之夙也。旣惡溫矣。抑不能樹賢能。修備禦以制溫。溫視之如視肉。徒有目而無手足。故甚之而猶擁立之。以爲是可談笑而坐攘之者也。蓋至於聽溫之扳己以立。而遂立焉。則生人之心。生人之氣。無有存焉者矣。帝奔。未有失德。溫誣其過而廢之。於斯時也。簡文旣不能折之以衡弈。則以死拒溫。而必不立。奉名義之正。涕泣以矢之。溫亦豈能遽殺己者。如其不擇而推刃於己。則溫之逆。受衆惡而不足以容。卽令已殺而溫篡。亦可無咎於天下。乃雖覲然南面。而旋隕天年。位與壽皆朝露耳。等死也。爲晉恭齊順之飲。何如誓死不立。以頸血報宗社哉。溫賊也。簡文相其君而篡之。亦賊也。賊與賊以智力爲勝負。而不敵者受吞。必然之勢也。病而一日一夜四發詔召溫入輔。遺詔且云。君自取之。乃語王坦之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非但關弱。如謝安所云。似惠帝者耳。得一日焉。服袞冕正南面。而心已愜。易其忌溫之心。而戴溫不忘。樂以祖宗之

天下奉之而酬其惠也。洵哉簡文之爲賊也。

孝武帝

簡文以懿親任輔相。而與賊同逆。尸天子之位。名器在其手。而惟其所與。雖有王彪之謝安王坦之忠賢。而無可如何也。天不祚逆。使之速殞。而諸賢之志伸矣。坦之裂居攝之詔。惟簡文篤疾。不能與之爭也。太子之立。廷臣欲待溫處分。太子既立。太后猶有居攝之命。彪之抗議不從。溫入朝。謝安談笑而視之。若無。惟簡文之已死也。孝武方十歲。抑非英武之姿。諸賢之志可伸。而於簡文也。則不能。但責簡文以闇弱。豈其出於十歲嬰兒之下乎。故謂簡文與人同逆。而私相授受。非苛論也。簡文篡而彪之不能止者。溫與之協謀。內外之權交失也。簡文死。溫雖有淫威。而內無爲之主者。於是彪之乃得慷慨以正之。謝安乃得從容以潛消之。不足爲深憂矣。簡文居中。以掣曳諸賢之困。不在脆噪而在葛藟。晉祚未終。天奪匪人之速。亦快矣。若桓溫者。無簡文。則雖十歲嬰兒而不能奪。固在諸賢局量之中。而弗能躍冶。雖決裂而成乎篡。亦必有以處之矣。

嗚呼。人苟移情於富貴。而沈溺以流焉。何所不至哉。天下之尊。四海之富。亦富貴也。簿尉之秩。百金之獲。亦富貴也。垂至於死。而苟一日得焉。猶埋心引吭。以幾幸之。不知其何所爲也。不知其何所利也。垂至於死。而不已。人而不仁。將如之何哉。易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太甚矣。何嗟乎。名之未得。利之未遂。焉。俄而嗟矣。俄而並忘其嗟。而埋未冷之心。引將絕之吭。以思弋獲矣。有涯之日。廢鼓缶之歡。營營汲

汲笑罵。事於厥躬而不恤。簿尉一天子百金一四海也。人盡如馳塗窮焉而後止。嗚呼。亦何所不至哉。王敦桓溫皆於老病奄奄。且暮且死之日。而謀篡不已。以爲將貽其子孫。則王含王應奴隸之才。敦已知之。桓熙弱劣。元方五歲。溫亦知之矣。王導知敦之將死。起而討敦。王謝諸賢知溫之將死。而坐待其斃。敦與溫亦何嘗不自知也。其心曰。吾一日而居天子之位。雖死猶生。嗚呼。天下之不以敦溫之心爲心者。吾見亦罕矣哉。孟子曰。萬鍾於我何加焉。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我。失其本心。雖然。猶人生之有事也。至於奄奄垂死。而三者皆不任受。然且鼓餘息以蹶起而圖之。是何心哉。一念移於不仁。內忘其心。外忘其名。沈湎淫溺。自不能已。而不復問欲此之何爲也。謀天下者曰。簿尉之秩。百金之獲。何足以死求之也。謀簿尉百金者曰。天子之尊。四海之奉。何易求焉。吾所求者。且暮未死而可得也。而不知其情同矣。易地則皆然也。幼而忘身以貪果餌。長而忘身以貪溫飽。相習相流。愈引愈伸。而不可中止。自非立志於早。以名義養其心而生惻怛。未有老死而能忘者也。苟不志於仁。勿怪亂臣賊子之怙惡以沒身也。

漢儒反經合道。程子非之。謂權者審經之所在。而經必不可反也。於道固然。而以應無道之世。則又有不盡然者。母后之不宜臨朝。豈非萬世不易之大經乎。謝安以天子幼。沖請崇德皇后臨朝攝政。灼然其爲反經矣。王彪之欲已之。而安不從。彪之之所執者。經也。安之所行者。權也。是又反經之得爲權也。桓溫雖死。揚豫江三州之軍事。桓沖督之。沖不終逆而克保臣節。世遂以忠順歸之。夫沖特不爲王含耳。含之逆。於未敗之前。已有顯蹟。溫死。人心乍變。郗超之流。折伏沮喪。惡知沖非姑順巽以縻繫人心。而徐圖之邪。且沖果有懷忠效順之情。當溫存日。沖固與相得。而爲所付託者。何不可規溫而使守臣節。則沖之無以

大異於溫審矣。若溫既亡，而或說以誅逐時望，沖不聽者，不能也，非不爲也。王謝諸賢，非劉隗刁協之倫匹。溫且不敢決於誅逐，沖亦量力而止耳。外人遽信其無他，謝安固察見之，而不早有以制之哉。奉太后爲名，以引大權歸己，而沖受裁焉。安蓋沈思熟慮，執之堅固，而彪之不能奪也。或曰：安爲大臣，任國之安危，則任之耳。何假於太后？曰：晉之任世臣而輕新進也，成乎習矣。王導之能秉政也，始建江東者也。庾亮后族也，何充則王導所引重，而授以政者也。至穆帝之世，權歸桓氏，非一日矣。謝安社稷之功未著，而不受託孤之顧命，其兄萬又以虛名取敗，安之始進，抑受桓溫之辟，雖爲望族，無異於孤寒。時望雖隆，而蔡謨殷浩皆虛聲貽笑，固羣情之所不信，而乍秉大權，桓沖之黨且加以專國自用之名，而無以相折，則奉母后以示有所承，亦一時不獲已之大計也。或曰：安胡不引宗室之賢者與己共事，而授大政於婦人邪？曰：前而簡文之輔政，其削國權以柔靡已如此矣。後而道子之爲相，其僭帝制以濁亂，又如彼矣。司馬氏無可託之人，所任者適足以相撓，固不如婦人之易制也。此之謂反經而合道。又何傷哉。雖然，王彪之之議不可廢也。安雖不從而每歎曰：朝廷大事，王公無不立決，服其正也。審經以爲權，權之常反經以行，權之變當無道之天下，積習深而事勢遠，不獲已而用之一用而不可再者也。故君子慎言權也。

太元元年，謝安錄尙書事，除度田收租之制，度田收租者，晉之稗政，魯宣公稅畝之遺弊也。安罷之，可謂體天經以定民制矣。王者能臣天下之人，不能擅天下之士人者，以時生者也。生當王者之世，而生之厚用之利德之正，待王者之治而生乃遂，則率其力以事王者，而王者受之以不疑。若夫土則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興代廢，而山川原隰不改其舊，其生百穀卉木金石以養人，王者亦待養焉，無所待於王者也。

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故井田之法。私家八而公一。君與卿大夫士共食之。而君不敢私。惟役民以助耕。而民所治之地。君弗待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助徹者。殷周之法也。夏則貢矣。貢者。非貢其地之產。貢其人力之所獲也。一夫而所貢五畝之粟爲之制耳。曰五十而貢者。五十爲一夫而貢其五也。若夫一夫之耕。或溢於五十畝之外。或儉於五十畝之中。爲之一易再易。萊田之名以寬其征。田則自有五穀以來。民所服之先疇。王者惡得有之。而抑惡得稅之。地之不可擅爲一人有。猶天也。天無可分。地無可割。王者雖爲天子。天地豈得而私之。而敢貪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爲己土乎。知此則度而征之者。人之妄也。不可度而征之者。天之體也。此之謂禮天經矣。以治民之制言之。民之生也。莫重於粟。故勸相其民以務本。而遂其生者。莫重於農。商賈者。王者之所必抑。游惰者。王者之所必禁也。然而抑之而且張。禁之而且儉。王者亦無如民何。而惟度民以收租。而不度其田。一戶之租若干。一口之租若干。有餘力而耕地廣。有餘勤而獲粟多者。無所取盈。窳廢而棄地者。無所蠲減。民乃益珍其土而競於農。其在疆豪兼井之世。尤便也。田已去。而租不除。誰敢以其先疇爲有力者之兼井乎。人各保其口分之業。人各勸於稼穡之事。疆豪者。又惡從而奪之。則度人而不度田。勸農以均貧富之善術。利在久長。而民皆自得。此之謂定民制也。太元之制。口收稅米三斛。不問其田也。不禁兼井而兼井自息。舉末世之制而除之。安之宰天下。思深而道盡。復古以型今。豈一切苟簡之術。所可與議短長哉。

荆湘江廣。據江東之上流。地富兵強。東晉之立國倚此也。而權姦內逼。邊防外置。交受制焉。亦在於此。居輕而御重。枝強而幹弱。是以權臣窺天而思竊。庸人席富以忘危。其不殆也鮮矣。上流之勢。以趨建業也。

則易。王敦桓溫之所以莫能禦也。以度楚塞爭淮表也則難。舟楫之利。因於平陸。守險之長。詘於廣野。廣亮桓溫之所以一出而卽潰也。謝安任桓沖於荆江而別使謝元監江北軍事。晉於是而有北府之兵。以重朝權。以圖中原一舉而兩得矣。安詠詩而取訐謨遠猷之句。是役也。可不謂謨猷之訐遠者與。江北河南之衆。紀瞻嘗用之以拒石勒。而石勒奔祖逖。嘗用之以嚮汝雒。而汝雒復。所以不永其功者。王導之弗能任也。導之弗能任者。專任王敦於上流而不欲權之分也。紀瞻一出而不繼。祖逖始成而終亂。王敦桓溫。乃挾荆湘以與晉爭。內亂而外荒。積之數十年矣。安起而收之。雖使桓沖牧江荆而自督揚豫。北府兵強而揚豫強於江荆。勢之所趨。威之所建。權歸重於朝廷。本根固矣。況乎中原南徙之衆。尤多磊落英多之士。重用之以較楚人之僇。而可蕩者。相什百也。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競以室。非競以戶庭也。安於是而知立國之宏規矣。故淝水之役。桓沖遣兵入援而安卻之。示以荆江之不足爲輕重。而可無藉於彼。沖其能不終乎臣節哉。宋高秦檜之愚也。憂諸師之彊。而不知自彊。殺之削之。而國以終敵。檜死。張浚任恢復。而敗潰於符離。無可用之兵也。此殷浩之覆軌也。謝元監軍江北。擇將簡兵。六年而後用之。以破苻堅於淝水。非一旦一夕之效矣。

先王之教。覲文匿武。非徒以靜民氣而崇文治也。文可覲。武不可覲。不可覲者。不可以教。教之而武黷。黷則衰。苻堅作教武堂。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諸將狄道也。而適足以亡。其爲狄道者。獎武以蕩人心。而深其害氣。言治者。或知其不可矣。而妄人猶以迂疏誚之。其適足以亡也。則人未有能信其必然者。善哉。岳武穆之言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武而可以教。教者。哉。教之習之。其志玩。其氣枵。其取敗亡必矣。兵

之所尙者勇。勇非可教而能者也。所重者謀。謀非可豫設而爲教者也。若其束伍之嚴。訓練之勤。甘苦與共之。以得士心。則取之六經而已足。其他詭誕不經。而適以僨軍殺將者。則陰陽時日。壬遁星氣之嘖嘖多言。非可進而進。可乘而不乘。以鬼道敗水之謀者也。至於騎射技擊之法。雖可習焉。而精於態者。不給於用。口授而目營之。規行矩止。觀天畫地。疑鬼疑神。以沮其氣。而蕩其心。不敗何待焉。自非狂狡虛妄之士。孰敢任爲之師。自非市井亡賴。竄身干進之徒。孰樂爲之弟子。官爲之制。妄人嘗試焉。祇以亂天下。而武備日以玩。而衰苻堅之好虛名。而無實用。若此類者衆矣。國破身死。而後人猶效之。愚不可瘳。一至此乎。

桓沖死。謝安分荆豫江三州。以授諸桓。桓元之禍。始於此矣。安之慮桓氏已熟矣。折桓沖而令其無功。媿死。其勢可以盡削桓氏之權。以獎晉室。然而爲此者。自以父子名位太重。貽桓氏以口實。不得已而平其怨忌也。夫桓氏亦豈以私怨。怨安而危安者乎。憂不在桓氏。而在司馬道子王國寶也。二姦伏於蕭牆。蠱孝武以忌安。而不足以相勝。則必假手桓氏。以啓釁。主昏相妒。以周公之聖。且不能塞不利孺子之口。而況安乎。故以知安之於此。有大不獲已者在也。所任者石虔也。石民也。伊也。以爲差愈於元。而可免於亂。然而終不能免。則安窮矣。雖然。安豈遂無道處此。以保身而靖國乎。安秉國政於此十年矣。太后歸政。而已錄尙書八年矣。夫豈晉廷之士。舉無可大受之人材。使及早而造就之。以儲爲國之柱石者。沖死之後。內不私之於子弟。外不復假於諸桓。君無可疑。相無可謗。而桓氏亦無所倚。以爭權。安之識早弗及此也。則臨事周章。亦其必然之勢矣。量不宏而慮不周。有靖國之忠。而惘於大臣之道。安不能免於責矣。鷓鴣

之詩曰。既取我子。勿毀我室。周公長育人才之心。至於疑謗居東。而哀鳴益切。人才者。大臣之以固國之根本者也。時未有賢。則教育之不夙也。不此之務。惴惴然求以弭謗。而貽國家之患。可深惜也夫。問。次於學者也。問之道。尤重於學也。三代以下。於學也博。於問也寡。三代以上。於學也略。於問也詳。故稱舜之大知好問。其至矣。雖然。學者自爲學也。問待人。而其塗有二。有自問者。有問人者。自問者。恐其心之所信。非其身之所宜。身之所行。非其心之所得。處事外者。公理之衡也。不問而不我告。問而猶恐其不我告焉。孜孜以求之。舜之所以爲大知也。聖之津梁也。問人者。舍其是非。而求人之是非。舍天下之好惡。而求一人之好惡。察焉而愈昏。詳焉而愈蔽。君子之喜怒。有偏者矣。小人之愛憎。未有不私者也。急於求短。以疑其長。亂國闢主。猜忌之臣。所以惑焉。而自奪其鑑也。愚者之狂藥也。夫人之心行。有小略而大詳者。有名污而實潔者。有迹詭而心貞者。君子於此。鑒之真。信之篤。不忍求人於隱曲。抑不屑也。而流俗之口。好擣舉。以矜其慧。辨姦邪之醜。正者勿論焉。不擇人而問之。則善惡互亂。有所偏任。則讒閒行。問之君子。則且對以不知。問之小人。則盡言而若可倚。於是而賢才之心。疑畏而不爲用。姦僞之士。塗飾以掩其惡。則有讒不見。有賊不知。皆好問者之所必致矣。居官而敗其官。有天下而敗天下。必也。故曰。愚者之狂藥也。舍其躬之得失。不考鏡於公非。日取人之貞邪。待左右以爲耳目。其亡速於桀紂。不亦傷乎。范甯爲豫章太守。遣十五議曹下屬城。采求風政。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是道也。不自問已過。而問人以讐爲聽之道也。徐邈責之曰。欲爲左右耳目。無非小人。善惡倒置。讒諂並進。可不戒哉。治道學術。斯言盡之矣。有才皆可用也。用之皆可正也。存乎樹人者而已矣。操樹人之權者。君也。君能樹人。大臣贊之。君弗能樹。

人責在大臣矣。君弗能樹人而掣大臣以弗能有爲。大臣有辭也。君不令而社稷之安危身任之。康濟之功已著見而爲天下所倚重。乃及身而止。不能樹人以持數世之危。俾免於亡。大臣無可辭矣。王導謝安皆晉社稷之臣也。導庇其族而不能公之天下。故庾亮得而閒之。然其沒也。猶有郗鑒王彪之謝安以持晉室之危。雖非導之所託。而樹之者猶導也。安以族盛而遠嫌。不私其子弟可矣。當其身而道子以亂。迨其後而桓元以篡。廷無端方嚴正之士。居端揆以鎮姦邪。不於安責。將誰責而可哉。老氏曰。功成身退天之道。安學於老氏者也。故能以力建大勳之子弟。使遠引以全名。其宗族雖有賢者。皆無列於朝右。以是爲順天興廢之理與。夫君子之進也。有先之者。其退也。有後之者。退而無以後之。則已成之緒。與身俱沒。而宗社生民不被其澤。旣已爲公輔。建不世之勳。則宗社生民。卽厥躬之休戚矣。全身而避名。知衰而聽命。抑豈所謂善退者哉。退之難於進也久矣。未退之日。而早爲退之地。非樹人其何以退乎。或曰。時未有人也。夫王雅王恭殷仲勣王珣之徒。躁而敗者。望不重也。養不純也。養其剛烈之氣。槩括以正之。崇其位。望以止其浮夸。此諸人者。固皆可用。用而皆可止者也。安弗能養以戢其驕。授之昏溷之主。以導於諛。於是乎輕僂以從主之私。而激成上下相爭之勢。安存而政已亂。安沒而國已傾。則舉生平之志操勳名。與廟社河山而消隕。安之退。一退而無餘矣。天之道。功成而退。春授之夏。冬授之春。元氣相嬗於無垠。豫養其穉而後息其老。故四序循環而相與終古。老氏不足以見此。而安是之學也。史魚不能進蘧伯玉。死以爲慙。此則老氏所謂死而不亡者也。

慕容寶定士族舊籍。分清濁。閱戶口。罷軍營。封蔭之戶。而士民嗟怨。□□而效先王之法。未有不亡者也。

以德仁興者。以德仁繼其業。以威力興者。以威力延其命。沐猴冠而爲時大妖。先王之道不可竊。亦嚴矣哉。以威力起者。始終尙乎威力。猶一致也。絀其威力。則威力既替矣。竊其德仁。固未足以爲德仁也。父驢母馬。其生爲羸羸。則生絕矣。相雜而類不延。天之道。物之理也。自苻堅之敗。北方瓜分而雲擾。各恃其部曲。以彈壓士民。而用之無非濁也。純乎濁而清之。清者非清濁者失據。人民不靖。部曲離心。不亡何待焉。雖然。天下之濁極矣。威力橫行。而貧弱無告。固不可以永也。慕容氏以亡。而拓拔氏承之以稍息。噉嚼汗。歲之氣。相延相俟。以待隋唐。則寶取亡之道。又未必非天下之生機也。士民怨之。彼士民者。又惡足與計恩怨哉。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或且不及五世而無餘。君子深悲其後也。永嘉之亂。中原淪陷。劉琨不能保其軀命。張駿不能世其忠貞。而汾陰薛氏。聚族阻河自保。不仕劉石苻氏者數十年。姚興稱帝於關中。禮徵薛疆。授以將軍之號。遂降興而導之以取蒲坂。悲夫。志士以九族殉。經營於鋒刃之下。貽子孫以磐石之安。之澤而子孫隕落之也。虛名小利。動不肖之心魂。而忘其祖父。彼先世英拔。峻毅之氣。怨恫於幽。而子孫或且以爲榮焉。有如是夫。姚興之盛也。不如苻氏。其暴也。不如劉石。遲之數年而興死矣。泓滅矣。拓拔氏尤能容我而無殄滅之憂者。俟之俟之。隋興而以清白子孫。爲之士民。豈遽不可。然而終不及待也。一失其身。而歷世之流風以墜。前之人亦自靖而已矣。遑恤我後哉。溧陽史氏以建文舊臣。三世不入庠序。而史鑑之名。凌王鏊而上之。何史氏之多幸也。

安帝

國之亡。類亡於淫昏暴虐之王。而晉獨不然。前有惠帝。後有安帝。皆行尸視肉。口不知味。耳不知聲者也。與子之法定於立嫡。二君者皆嫡長。而豫建爲太子。宜有天下者也。藉廢之。而更立支庶之賢者。則抑凌越而爲彝倫之戮。雖然。爲君父者。苟非寵嬖孽。以喪元良。念宗社之安危。亦奚恤哉。抑非徒前君之責也。大臣有社稷之任。固知不可。而選賢以更立焉。自靖而憂國如家者所宜然也。乃惠帝之嗣也。衝權爭之矣。和嶠爭之矣。賈氏飾僞以欺武帝。而武帝姑息以不決。若安帝則上下無異辭。而坐聽此不知寒暑飢飽者之爲神人主。夫孝武之淫昏。誠無百年之慮矣。而何大臣之漠然不念也。司馬道子利其無知而擅之。固已。王恭猶皎皎者。而抑緘默以處此也。何哉。恭方與道子爲難。恐道子執廢適以爲名。而行其誅逐。天下不知安帝之果不勝任。而被恭以逆名。恭所不敢任也。道子爭權。而人皆懷貳。豈徒恭哉。謝安且不敢任。而抱東山之志。舉國昏昏。授天下於鸞鷖。而晉以亡天也。抑人任其咎矣。夫安功在社稷。言卽不庸。而必無覆宗之禍。何恤而不爲君父任知罪之權。若恭也。與其稱兵。而死於劉牢之之手也。則何如危言國本。以身殉宗社乎。見義不爲而周章失措。則不勇者不可與託國。信夫。

公論者。朝廷之柄也。小人在位。天下未聞其惡。外臣未受其傷。而臺諫爭之。大臣主之。斥其姦而屏逐。則臣民安於下而忘言。卽其擊之不勝。而四方猶靜處以聽。知朝廷之終有人。而弗難澄汰也。如是則保國之無姦邪。而四海無爭衡之禍。公論之廢於上也。臺諫緘脣。大臣塞耳。惡已聞於天下。而倒授公

之柄於外臣。於是而清君側之師起。而禍及宗社。劉隗刁協以苛刻失人心。而王敦反。庾亮以輕躁損物。望而蘇峻反。晉廷之臣。未有持片辭以與隗協亮爭者。貽彊臣以犯順。宗社幾亡。固有以召之也。然猶曰。隗協之持論。非不正也。庾亮之秉心。非不忠也。若夫司馬道子。王國寶。荒淫貪穢。灼然爲晉之蠹賊。孝武雖與同昏。旣而疑忌之。疏遠之矣。乃在廷之士。持祿取容。無或以片言摘發。而正名其爲姦邪者。於是而外臣測國之無人。以激其不平之氣。王恭殷仲堪。建鼓以鳴。而不軌之桓元。藉之以逞。公論操於下。而朝廷爲養姦之淵藪。天下靡然效順於逆臣。誰使之然邪。或曰。道子帝之母弟。國寶居與。窳以交榮。未易除也。夫苟懷忠自靖。則以頸血濺姦邪。而何憚於彊禦。道子者。尤昏庸而弗難控制者也。孝武崩。國寶扣宮門求入。王爽拒之。則止矣。王恭反。車允以危言動之。國寶卽解職待罪。而道子弗難殺之矣。是可鞭箠使而銜勒馭者也。孝武疑道子之專。而徐邈進。漢文淮南之邪說。國寶就王珣與謀。而珣猶有卿非曹爽之游詞。在廷之臣。胥若此矣。遠邇憤盈之氣。決發以逞。非特恭與仲堪。卽桓元之蓄逆。不可揜。而天下從之以風靡。勢之所必至也。謝安沒。而晉無大臣。謝安爲門戶計。以退處。而晉早無親臣矣。諫諍之職久廢。士相習於迂緩。相尙以苟容。晉更不得謂有羣臣矣。方州重於朝廷。是非操於牧督。相尋而亂。終六代之世。假趙鞅晉陽之名。以行篡弒。至唐而後定。故言路者。國之命也。言路蕪絕。而能不亂者。未之有也。割地以封功臣。三代之制也。施之後世。則危亡之始禍矣。而割邊徼之區。以與有功之酋。害尤烈焉。古諸侯之有國。自其先世而已。然安於侯服舊矣。易姓革命。而有所滅。以有所建。授之於功臣。而大小相錯。同姓異姓。庶姓相閒。互相制而不相下。抑制其實。享覲問之禮。納之於軌物。而厚用其材。則封殖自大。以窺

伺神器之心。無從而作。然而荆吳徐越。抗顏以亂中夏。高宗憊於三年。宣王勞於南伐。迄春秋之季。愈無甯日矣。目秦罷侯置守。而天下皆天子之士矣。天子受土於天。而宰制之。於己亦非私也。割以與人。則是私有而私授之也。邊徼之有閒地。提封不得而畝之。疑爲委餘。而不足惜。然而在我爲委餘者。在彼爲奧區。經理其物產。生聚其人民。未有不爲我有者也。拓拔氏以秀容川會長爾。朱羽健攻燕有功。割地三百里以封之。其後爾朱氏卒爲拓拔氏之憂。而國因以亡。非千秋之明鑒也乎。□州之棄二百餘年。而禍發不救。胡未之考也。或曰。荒遠之士。委諸其人。若蜀滇黔粵之士官。雖有叛者而旋滅。其何傷。非也。蜀滇黔粵。土夷之地。本非吾有也。羈縻之而已。世其土。服其官。彼亦有保宗全世之情。而不敢妄以逞。一逞而固有反顧之心。戀其棧豆。則迫而攻之也易。若土已入我職貢。而以驍捍爲我立功矣。取非其所。世有者裨益之。而長其雄心。其始也。徼幸而無所恤。其繼也。屢進而無所止。一有怨隙。乘事會以狂起。其尙有所顧忌乎。拓拔氏虛六鎮。不爲郡縣。自秀容川始也。禍之所必生也。棄地者棄其國。甯有爽與。

天下多故。言兵者競起。兵不可以言言者也。孫吳之言。切於情勢。近於事理矣。而當時用之。偶一勝而不足以興。讀其書者。未有能制勝者也。況其濫而下者乎。道不足則倚謀。謀不足則倚勇。勇不足則倚地。地不足則倚天。天不足則倚鬼。倚鬼則敵知其舉。無可倚矣。倚鬼則將吏士卒。交釋其憂勤。智者知其無成。而心先亂。愚者幸其有成。而妄自驕。兵敗身死。以殉術士巫覡之妖。未有免者。然而術士巫覡之說。終淫於言兵者之口。其說炙轂。其書汗牛。天下多故。乘之以興。無亂人非亂世也。王凝之奉天師道。請鬼兵禦賊而死於孫恩。殷仲堪奉天師道。不吝財賄以請禱。而死於桓元。段業信卜筮巫覡。而死於沮渠蒙遜。鬼

者死之徒也。與鬼爲徒而早近於死。況以封疆人民倚於恍惚無實之妖邪。而貽國以亡。陷民於死。若是者。見絕於天。未有不喪其身首者也。段業竊也。仲堪叛也。天奪其魄。以迷於鬼而死也。固宜。王凝之清族雅士。分符治郡。以此狀身而誤國。不亦愚乎。疑之之奉妖也。曰。其世奉也。則王羲之不能辭其咎矣。妖邪繁興。附於兵家之言。世所號爲賢者且惑焉。郭京以陷城。申甫以喪師。金御史聲秉大節。以不貳於生死而亦惑焉。白圭之玷也。丁甲也。壬遁奇禽也。火珠林也。乞靈於關壯繆及元武之神也。皆言兵者之所倚也。其書不焚。其祀不毀。惑世誣民。亂人不可戢矣。

論史者之獎權謀。墮信義。自蘇洵氏而淫辭逞。近有李贄者。益鼓其狂瀾。而惑民倍烈。諫則滑稽也。治則朝四莫三也。謀則陽與陰取也。幸而成。遂以誚君子之誠慤曰。未可與權。其反覆變詐之不讎。以禍於國。凶於家。戮及其身。則諱之而不言。故溫嶠之陽親王敦。而陰背之。非無功於晉矣。然非其早卒。君子不能保其終爲晉社稷之臣也。何也。嚮背無恆。而忠孝必薄也。前有呂布。後有劉牢之。勇足以戡亂。而還爲亂人。嗚呼。豈有數月之間。俄而爲元顯用。而卽叛元顯。俄而爲桓元用。而卽圖桓元。能不禍於國。凶於家。戮及其身也乎。劉襲曰。一人三反。何以自立。使牢之幸讐其詐。而桓元受戮。論者將許之以能權。乃牢之殺元。而牢之之禍晉益深。君子豈受其欺哉。夫君子之道。成則利及天下。不成而不自失。其諫也用則居其位。不用則去之。又不然。則延頸以受暴君之刃而已。無可譎也。其定亂也。可爲則爲。直詞正色。以衛社稷。不濟則以身殉而已。死者義也。死不死命也。有命自天。而俟之以義。人之所助。天之所祐。故曰。履信思乎順。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大易豈不可與權者哉。乘信非以全身。而身或以保。非以圖功。而功或以成。託身

失所而爲郗超。欲自免焉。則爲溫嶠。加之以反覆之無恆。則爲牢之。嶠成而牢之敗。牢之死而超生。天之所以禍福者。尤在信與不信哉。論人者。以是爲準而已矣。獎譎詐以徼功。所謂刑戮之民也。

蕭道成蕭衍楊堅朱溫石敬瑭郭威之篡也。皆石勒所謂狐媚以取天下者也。劉裕其愈矣。裕之爲功於天下也。不一而自力戰以討孫恩始。破之於海澨。破之於丹徒。破之於郁洲。蹙之窮而赴海以死。當其時。桓元操逆志於上流。道子元顯亂國政於中朝。王凝之謝炎以庸劣當巨寇。若鴻毛之試於烈燄。微劉裕。晉不亡於桓元而亡於妖寇。卽不亡而三吳全盛之勢。士民所集。死亡且無遺也。裕全力以破賊。而不恤其他。可不謂大功乎。天子者。天所命也。非一有功而可祇承者也。雖然。人相沈溺而無與爲功。則天地生物之心。亦困於氣數而不遂。則立大功於天下者。爲天之所不棄必也。故道成衍堅溫敬瑭威。皆不永其世。而劉宋之祚。長至於今。彭城之族尤盛。若夫謝安郗苻堅。而懷滄海之心。郭子儀平安史。而終汾陽之節。豈可概望之斯人乎。裕不學者也。裕之時。僭竊相乘之時也。裕之所事者。無信之劉牢之。事裕者。懷逆徼功之劉穆之。傅亮謝晦也。是以終於篡而幾與道成等伍。當其奮不顧身。以與逆賊爭生死之日。豈嘗早畜覬覦之情。謂晉祚之終歸已哉。於爭亂之世。而有取焉。舍裕其誰也。

成敗之數。亦曉然易見矣。而苟非閒世之英傑。無能見者。氣燄之相取相軋。有以蕩人之心神。使之回惑也。天下不可易者理也。因乎時而爲一動一靜之勢者幾也。桓元豎子。而干天步。討之必克。理無可疑矣。然君非君。相非相。則理抑不能爲之伸。以力相敵而力尤不可恃。惡容不察其幾哉。元犯歷陽。司馬休之走矣。尙之潰矣。元所畏者。劉牢之擁北府之兵。爾牢之固曰。吾取元如反手。牢之卽有不軌之心。何必不

誅元而挾功以軋元顯。忽懷異志以附元。甚矣。牢之之詐而愚也。惟劉裕見之也。審。故與何無忌。劉敬宣。極諫。牢之以決於討元。斯時也。剛決而無容待也。幾也。元已入建業。總百揆。督中外。布置腹心於荆江。徐。竟丹陽。以爲鞏固。而元抑矯飾以改道子昏亂之政。人情冀得少安。牢之乃於斯時起而奪之。不克。而爲。元所削。衆心瓦解。尙思渡江以就高雅之於廣陵。其敗必也。敬宣且昏焉。又惟劉裕見之也。審。直告牢之。以不能。而自還京口。結何無忌以思徐圖。斯時也。持無重而無患其晚也。幾也。夫幾亦易。審矣。事後而反。觀之。粲然無可疑者。而迂疏之士。執一理以忘衆理。則失之。狂狡之徒。見其幾而別挾一機。則尤失之。無。他。氣燄之相取相軋。信亂而不信有已亂之幾也。裕告無忌曰。元若守臣節。則與卿事之。非僞說也。亂有。可已之幾。不可逆也。又曰。不然。當與卿圖之。則元已在裕目中矣。所謂閒世之英傑。能見幾者。知此而已。矣。豈有不可測之神智乎。

三吳之苦飢。自昔已然。晉元興中。承桓元閉糴。孫恩阻亂之餘。遂至填溝委壑。幾空城邑。富室衣羅紈。懷金玉而坐斃。或曰。俗奢亡度。以使然。固也。而不盡然也。三吳之命。縣於荆江。上流有變。遏抑而無與哺之。則立稿耳。自晉之南遷也。建業擁大江而制其外。三吳其腹裏也。人懷其安。而土著者不移。僑寓者爭託。於是而士民之殷庶。甲乎天下。地有限而人餘於地。地不足於養人。歷千餘年而一軌。乃三吳者。豈徒東。晉之腹裏。建業所恃以立國哉。財賦之盈。歷六代。唐宋而於今未替。則休養之以固天下之根本。保全千。餘年之生齒。而使無凋耗。爲元后父母者。惡容不汲汲焉。夫人聚則營作之務繁興。財恆有餘。而粟恆不。足。猶荆湘之廣人稀。力盡於耕。而它務不遑。粟恆餘而財恆不足。以此籌之。則王者因土作貢。求粟於荆。

湘而薄責以財。需財於吳會而儉取其粟。是之謂損益盈虛之大經。因地因人而不違其理。而念此者鮮矣。夫既厚責粟於三吳矣。無已則嚴遏糴之禁。以互相灌注。有粟者得貨賄焉。有貨賄者得粟焉。一王之土。合以成一家之盈縮。亦兩利之術也。是故惡莫大於遏糴。桓元之惡。烈於孫恩矣。夫元據上流。餒三吳以弱朝廷。自以爲得計矣。又惡如己。既竊晉而有之。則三吳者。又己日之根本也。使元能撫之以乘京口之後。何至一敗而無餘哉。故殃人者。未有不自殃者也。桓元將篡。殺北府舊將之異己者。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相率奔燕。棄故國而遠。卽於異類。爲劉暉。蕭寶寅之先驅。夫諸子亦各有其志行。豈其豫謀此汗下之計。爲藏身之固哉。迫於死而不暇擇爾。雖然。其爲棄人於兩閒。固自取之也。桓元之逆。非徒禍在必避也。禍卽不及。而豈忍爲之屈。諸子據山陽以討元。雖不必其忠晉。而固丈夫之節也。何至周章失措。而逃死於鮮卑邪。夫劉裕亦北府之傑。劉牢之之部曲也。坦然自立於京口。而無所懼。元豈與裕無猜乎。裕自有以爲裕。而元不足以爲裕憂也。裕之還京口也。以徐圖元也。乃置元不較。急擊盧循於東陽。而破走之。旋擊徐道覆。而大挫之。追盧循至晉安。而又敗之。未嘗一日弛其軍旅之事也。爲晉用而若爲元用。爲元用而實爲晉用。威伸於賊。兵習於戰。若不知元之將篡者。而元亦無以測其從違。非徒莫測也。雖測之而亦無如之何也。故元妻劉氏。勸元除裕。而元曰。吾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旣思用裕。亦固知裕威已建。非己所得而除也。元知裕之不可除。故隱忍而厚待之。以俟其隙。裕亦知元之不能除己。故公然入朝而不疑。惟浹歲之閒。三破妖賊。所行者正。所守者堅。人不得而疑。雖疑亦無名以制之也。裕居不可勝之地。而制元有餘矣。嗚呼。士當逆亂垂亡。憂危沓至之日。詭隨則陷於惡。躁競則迷於所嚮。亦惟爲

其所可爲。爲其所得爲。而定大謀成大事者。在此。全身保節。以不顛沛而逆行者。亦在此。休之敬宜雅之。舍己所必爲。則雖懷討逆之心。而終入於幽谷矣。英雄之略。君子有取焉。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正用之。可以獨立於天綱裂地維坼之日。而無疚媿矣。

廉恥之喪也。與人比肩事主。而歆於佐命之榮賞。手取人之社稷。以奉姦賊。而北面事之。始於西漢劉歆。公孫祿之徒。其後華歆。鄒慮。相踵焉。然天下猶知指數之也。幸而不遇光復之主。及身爲戮。而猶無獎之者。上有獎之者。天下乃不知有廉恥。而後廉恥永亡。王謐世爲晉臣。居公輔之位。手解安帝璽綬。以授桓元。爲元佐命元臣。司徒。此亦華歆。鄒慮之流耳。義兵起。桓元走。晉社以復。謐以元司徒。復率百官而奉迎安帝。此誠豺虎不食。有北不受之匪類矣。劉毅詰之。逃奔曲阿。正王法以誅之。當無俟安帝之復辟。而劉裕念疇昔之私好。追還復位。公然鵠立於百僚之上。則其崇獎姦頑。以墮天下之廉恥也。惟恐不夙。苟非志士。其孰不相率以卽於禽獸哉。俄而事此以爲主。而吾之富貴也。無損。俄而事彼以爲主。而吾之富貴也。無損。奪人之大位。以與人。見奪者卽復得焉。而其富貴也。抑無損。獎之以敗闕。喪檢。而席榮寵。爲故物。則何怪謝晦。褚淵。沈約之無憚無慙。惟其所欲易之君。而易之邪。嗚呼。忠與孝。非可勸而可懲者也。其爲忠臣孝子矣。則誘之以不忠不孝。如石之不受水。而不待懲也。其爲逆臣悖子矣。則獎之以忠孝。如虎之不可馴。而不可懲也。然則勸懲之道。惟在廉恥而已。不能忠。而不敢爲逆臣。不能孝。而不敢爲悖子。刑齊之也。而禮之精存焉。刑非死之足懼也。奪其生之榮。而小人之懼之也。甚於死。天子正法以誅之。公卿守法以詰之。天下之士。衣裾不撤其門。比閭之氓。望塵而笑其失據。則懼以生恥。始恥於名利之得喪。而

漸以觸其羞惡之良。天子大臣所以濯磨一世之人心。而保固天下者在此也。手解其纜綬。而復延之坐論之列。兩相覲而不慙。則恥先喪於上。而何望其下乎。裕之不戮謚也。入心風俗之禍。延及百年。唐黜蘇威。而後老姦販國之惡習以破。惜老成。徇物望。以爲悖逆師。禍將自及矣。

李暠之後興於唐。於是而知天道之在人心。非君子徒爲之說以誘人於善也。易曰。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夫人亦豈好爲疑詐而與人相逆哉。愛憎亂之也。亦既見爲可爲而爲之。見爲可言而言之。則孰遽背其初心。而自相刺戾。見可愛而移。見可憎而止。而後心不能以自保。甯棄信也。且以快一時之情也。愛憎者。非以順物。而求物之順己也。求物順己而不順於物。勿恤也。順己者。愛之而賞釀。逆己者。憎之而罰濫。罰濫既已。大傷乎人心。賞釀則得者自詫其邀取之工。而不以爲恩。不得者抱快邑以不平者積矣。是故履信思順者。不求之物理。而但求之吾情。知吾情之非物理。而物理在矣。暠之戒諸子曰。從政者。審慎賞罰。勿任愛憎。折獄必和顏。任理用人。無閒於新舊。計近不足。經遠有餘。是說也。豈徒其規模之宏遠哉。內求之好惡之萌。以治其心。與天相順。循物以信。三代以下。不多得之於君子者。而暠以偏方割據之雄。能自求以求福。推此心也。可以創業垂統。貽百世之休矣。求治理而本諸心。昧者以爲迂也。詩書所言。豈欺我哉。言綜核者。任憎也。世之言法者。盡此耳。言寬大者。任愛之。世之言恩者。盡此耳。法近義而非義。以妨仁。恩近仁而非仁。以害義。秦政以剛而亡。漢元以柔召亂。非仁義也。且非法也。抑非恩也。任愛而淫。任憎而戾也。三代之王者。不立治天下之術。而急於學。克此心之愛憎而已矣。一不學而以愛憎爲師。苻堅之厚慕容垂。恩不足以爲恩。況諸暴虐者之淫刑以逞乎。暠未嘗學者也。而冥合於道。學豈

以文哉。梁陳之主，旦墳夕典，而身爲僂國，爲滅亡，求之物而不求之己也。曷雖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一心得御，而太和之氣歸之，貽爾後昆於無窮，勿謂三代以下，無其人也。

殷仲文推戴桓元，諂以求容，哀章之徒也。義兵起，隨元西走，復與俱東，下以抗順，及崢嶸洲之敗，元且誅，殛乃叛元而降，挾二婦人以求免，此宜膺黨賊之誅，而勿赦者也。幸逃於死，復守東陽，曾不報而更以出守，不執權爲怨望，仲文之敢爾者何也。王謐爲三公，而人喪其恥心，故干榮之情不息也。劉裕何無忌，按法而誅之，而時論不協，史氏尤憾裕之擅權以枉法，何也。謐登庸而仲文受戮，裕任愛憎之情，仲文死而無以服其心也。雖然，謐之辱人賤行，疲懦無能爲者也，借令重用仲文而假之以權，禍豈有極哉。始與元共逆者，仲堪也，繼爲元佐命者，仲文也，挾其門族與其虛譽，搖動人心，以恣狂逞，不能有劉裕之功，而篡謀更亟，天下之燭亂如沸羹，愈不知其所止矣。仲文之誅也，並誅桓元，前此桓氏滅，而允以沖之子獨免，謂沖忠耳。桓溫死，謝安、王彪之正綱紀，以匡晉室，北府兵強，荆江氣折，沖自保其軀命，不敢嘗試，而遂許之以忠，蛇蠍冬蟄而無毒於人，其許之爲祥麟威鳳乎。謝元破苻堅，而沖鬱抑以死，推此心也，滅其族焉，非濫也。慕容超，鮮卑也，而無道以取死亡，不足道矣。苟有當於人心天理之宜者，君子必表出之，以爲彝倫之準則。超母段氏在秦，姚興挾之，以求太樂諸伎，段暉言不宜以私親之故，降尊自屈，先代遺音，不可與人封，逞言大燕七葉重光，奈何爲豎子屈，嗚呼！此豈有人之心者所忍言乎。超不聽，而盡奉伎樂，北面受詔而興禮其母，而遣之，超於是乎合人心之安，以順天理之得矣。超之竊據一隅，而自帝，非天命也。慕容氏乘亂而世濟其凶，非大統也。卽其受天之命，承聖王之統，亦豈以天下故而棄置其親於異域哉。舜

之視天下也。猶草芥也。非超之所企及也。而不忍其親之心。則充之而舜也。舜與蹠之分。豈相懸絕乎。蹠乎蹠。上達則舜矣。然則宋高宗之迎母后而割地稱臣於女真。亦許之孝乎。宋高不可以超自解也。慕容暉之亡於苻氏。苻氏其讎也。姚氏非其讎也。國非其所滅。君父不爲其所俘。係超乘亂而有青土。姚興乘亂而有關中。兩俱割據。以彊弱相役。而固無首足之分。以母故而下之。非忘親而自屈也。而宋高豈其然乎。況乎其未嘗割世守之上。輸歲幣以自敵。僅以工伎之賤者。易己罔極之昊天邪。或曰。超之迎母。并迎其妻。非純孝也。嗚呼。君子之求於人也。可以苛察而無已乎。其爲迎母矣。而於妻何嫌。且超卽欲迎其妻。而自屈。亦異於人之爲妻而屈者。慕容備德。隨垂反叛之日。超母方娠。苻堅囚之。獄吏呼延平竊以逃於羌中。而超生。超母感平全其子母之恩。爲超娶平女。則呼延氏肉超母子之白骨。而恩亦大矣。妻爲平女。而屈己以迎之。歸亦厚道也。而何嫌焉。段暉封還於血氣以爭。而不恤天性之恩。夷之鷲戾者也。不可與岳鵬舉胡邦衡同日並論也。

有一人之正義。有一時之大義。有古今之通義。輕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義視一時之大義。而一人之義私矣。以一時之義視古今之通義。而一時之義私矣。公者重。私者輕矣。權衡之所自定也。三者有時而合。合則亙千古通天下。而協於一人之正。則以一人之義裁之。而古今天下不能越。有時而不能交全也。則不可以一時廢千古。不可以一人廢天下。執其一義以求伸其義。而非萬世不易之公理。是非愈嚴。而義愈病。事是君而爲是君死。食焉不避其難。義之正也。然有爲其主者。非天下所共奉以宜爲主者也。則一人之私也。子路死於衛。輒而不得爲義。衛輒者。一時之亂人也。推此則事偏方

不義而義愈亂。何也。君臣者。義之正者也。然而君非天下之君。一時之人心不屬焉。則義徒矣。此一人之義。不可廢天下之公也。爲天下所公奉之君。君令而臣共。義也。而□□者。義之尤嚴者也。五帝三王。勞其神明。殫其智勇。爲天分氣。爲地分理。以絕□於□。即以絕禽於人。萬世守之而不可易。義之確乎不拔而無可徙者也。春秋者。精義以立極者也。諸侯不奉王命。而擅興師。則貶之。齊桓公次陘之師。晉文公濮城之戰。非奉王命。則序其績而予之。乃至楚子伐陸渾之戎。猶書爵以進之。鄭伯奉惠王之命。撫以從楚。則書逃歸以賤之。不以一時之君臣。廢古今夷夏之通義也。桓溫抗表而伐李勢。討賊也。李勢之僭。潰君臣之分也。溫不奉命而伐之。溫無以異於勢。論者惡其不臣。是也。天下之義伸也。劉裕抗表以伐南燕。南燕鮮卑也。慕容氏世載凶德。以亂中夏。晉之君臣弗能問。而裕始有事。暗主不足與謀。具臣不足與議。裕無所可奉也。論者亦援溫以責裕。一時之義伸。而古今之義屈矣。如裕者。以春秋之義予之可也。若其後之終於篡晉。而後仲君臣之義以誅之。斯得矣。於此而遽奪焉。將聽鮮卑之終汚此土。而君尙得爲君。臣尙得爲臣乎。

國之將亡。懼內逼而逃之夷。自司馬國璠兄弟始。楚之休之相繼。以走歸姚興。劉景蕭寶寅因以受王封。於拓拔氏。日導之以南侵。於冢爲敗類。於國爲匪人。於物類爲禽蟲。偷視息於人間。恣其忿戾。以徼幸。分豺虎之餘食。而猶自號曰忠孝。鬼神其赦之乎。夫尊則君也。親則祖若考也。宗祏將毀。不忍臣人而去之。義也。雖然。苟其忠孝之情。發爲義憤。如漢劉信。劉崇喋血以起。捐脰領而報宗祏。斯則尙矣。若其可以待

時而有爲。則南陽諸劉。大則帝而小則侯。仇讎之首。不難散於漸臺也。抑或勢無可爲。而覆族之足憂乎。山之椒。海之澨。易姓名。混耕釣。以全身而延支裔。夫豈遂無道以處此哉。然則國璠之流。上非悼宗社之亡。下非僅以避死亡之禍。貪失其富貴。而倒行逆施以徼幸。乃使中夏之士。相率而不以事賊爲羞。罪可勝誅乎。國璠之始。奔慕容氏也。以桓元之篡。元固可旦暮俟其亡者。而遽不能待。繼奔姚氏也。劉裕之篡。固尙未成。可靜俟其成敗者也。不能一日處於蕭條岑寂之中。望□類而分餘食。庫恥滅而天良無遺矣。丕之篡。劉氏之族全。炎之篡。曹氏之族全。山陽陳留令終而不逢刀鳩。劉裕篡而恭帝弑。司馬氏幾無噍類。豈操懿不炎之凶。隱淺於劉裕哉。司馬氏投夷狄。以亟病中夏。劉裕之窮凶。以推刃也。亦有辭矣。曰。彼將引□□□□以蔑我□□者也。而□□之士。亦不爲之抱憤以興矣。紀季以鄙入於齊。春秋無貶詞焉。齊紀讐也。甯附於齊而不東走萊夷。南奔句吳。則猶能知其□也。

劉裕之篡。劉穆之導之也。其殺劉毅。胡藩。激之也。不逞之士。遊於帷幕。而干戈起於几席。亦可畏矣哉。誠其爲姦雄矣。既能識夫成敗之機。則亦如有名義也。故孫權勸曹操以僭奪。而操有踞鑪著火之歎。既畏人之指摘。抑有慎動之思焉。而不逞之士。迫欲使之嘗試。以幸得而已。居其功。於是揣摩情形。動之可以疑。而懼之可以畏。則且謂天下之士。業已許我。而事會不得不然。錢鳳郗超。僅失之。而詭得者多矣。禍不可止矣。先王收之於膠庠。而樊之以飲射。非以鉗束之也。凡以養其和平之氣。而潛消其險詐也。王澤既斬。士非游說不顯。流及戰國。蔑宗周。鬪羣雄。誅夷親臣。斬艾士民。皆不逞之士。讐其攀附之私。以燭亂天下。嗣是而後。上失其道。則游士蠶起。朱溫之爲梟獍。敬翔李振導之也。石敬瑭之進□□。桑維翰導之也。

乃至女真蒙古之吞噬中華。皆衣冠無賴之士。投募求榮者。窺測事機而勸成之。廉希憲姚樞許衡之流。又變其局。而以理學爲捍圍。使之自躋於堯舜湯文之列。而益無忌憚。游士之禍。至於此而極矣。故婁敬馬周不遇英主。不值平世。皆足以亂天下而有餘。李沆以不用梅詢。曾致堯爲報國。解縉言雖可賞。必罷遣歸田。以老其才。而戢其躁。聖主賢臣。所以一風俗。正人心。息禍亂者。誠慎之也。誠畏之也。開創之君。則有鄉里從龍之士。播遷之主。則有舊都扈蹕之人。念故舊以敦仁厚者。所必不能遺也。然而以傷治理爲天下害。亦在此焉。夫其捐棄墳墓。僑居客土。以依我。亦足念也。而卽束以法制。概以征役。則亦不忍也。而抑不能然。以此席富貴。圖晏安。斥田宅。畜僕妾。人王人土。土王土。而蕩佚於賦役之外。河潤及於姻婭。登仕版。則處先。從國政。則處後。不肖之子弟。倚閭閱。營私利。無有厭足。而新邑士民。獨受重役。而礙其進取之途。夫君若臣。旣託迹其地。恃其財力。以相給衛。乃視爲新附。而屈抑之。以役於豪貴。則以光武之明。而南陽不可問之語。已爲天下所不平。又甚則劉焉私東州之衆。以離西川之人心。而速叛。豈徒國受其敗。彼僑客者之榮利。又惡足以保邪。西人之子。隨平王而東遷者也。譚大夫致怨於酒漿。佩瑗而東諸侯皆叛。驕逸者之不可長。誠君天下者所宜斟酌而務得其平也。晉東渡而有僑立之州郡。選舉偏而賦役減。垂及安帝之世。已屢易世。勿能革也。江東所以不爲晉用。而視其君如胡越。外莫能經中原。內不能悍篡賊。誠有以離其心也。劉裕舉桓温之法。省流寓郡縣。而申土斷。然且格而不能盡行。其始無以節之後。欲更之難矣。

崔浩智以亡身。其智也。適以亡其身。則不智莫大焉。君子之所貴於智者。自知也。知人也。知天也。至於知

天而難矣。然而非知天。則不足以知人。非知人。則不足以自知。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卽民之聰明明威。而見天之遠順。則秉天以治人。人之可從。可違者。審矣。故曰。非知天。則不足以知人。所事者。君也。吾義之所不得不事也。所交者。友也。吾道之不得不交也。不得不事。不得不交者。性也。事君交友。所以審用吾情。以順吾性。而身之得失繫焉。故曰。非知人。不足以自知。繇此言之。極至於天。而豈難知哉。善。吾知其福。淫。吾知其禍。善而禍。淫而福。吾知其時。時有不齊。貞之以自求之理。吾知其復。綱縕之化。無方。陰陽而已。陰陽之變化。進退消長而已。其徵爲象數。象數有不若而靜俟。必反其用爲鬼神。鬼神不測。而誠格不違。故象數可以理貞。而鬼神可以正感。象數不可以術測也。鬼神不可以私求也。知此者。恆守而無渝。則象數鬼神赫赫明明。昭示於心。而無所感難矣。然而知此者之固無難也。非是者。謂之玩天而蝶鬼。則但讐其術。而生死於術之中。於人無擇。於己不審。不亡其身。何待焉。浩之見知於拓拔嗣也。以洪範以天文。其洪範非洪範也。非以相協厥居者也。其天文非天文也。非以敬授民時者也。及其後與寇謙之比崇淫祀。以徼福於妖妄而已矣。故浩之時。非開治之時也。而浩不知。吉凶者。民之聰明所察。民之明威所利用者也。而浩不知。嗣非高帝己。非子房。自以其占星媚鬼之小慧。逢迎僞王。因而予智焉。此所謂驅之阱而莫避也。不智孰甚焉。無是非之心。非人也。非人則禽也。禽非不能與於象數鬼神之靈也。鵠知戊己而不知風撼其巢。燕知太歲而不知火焚其室。風火之撼且焚者。天也。戊己太歲。象數之測也。鵠能射而制於鵠。梟能咒而食於其子。鵠以氣制鵠。子以報食梟。天也。妖而射。淫而咒。鬼神之妄也。舍其是非。而從其禍福。舍其禍福之理。而從其禍福之機。禽也。非人矣。浩之不別於人禽久矣。無足道者。爲君子。

者捐河雒之精義而曲測其象數忘孝敬之合漠而比昵於鬼神天在人中而不能察於知人而自知其能賢於浩者幾何也。此邵康節劉文成之所以可惜也。

慕容超求救於姚興。姚泓求救於拓拔嗣。夫豈無唇亡齒寒之理。足以動之乎。然而興與嗣徒張虛聲。按兵不動。坐視其亡。劉裕縣軍深入。詬姚興。擊魏兵於河上。弗慮其夾攻。挑其怒而終無患。蓋超與泓之愚以自亡。興與嗣審於進退。而裕料敵之已熟也。崔浩曰。裕陶秦久矣。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怒。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其說隲矣。空國興師。越數千里而攻人。豈畏戰者哉。竇建德輕舉以救王世充。未破而建德先禽。其明驗也。攻者志於攻也。三軍之士。皆見爲必攻。守者志於守也。乘陁之人。皆見爲必守。兩俱不相下。而生死懸於一決。怨則果怒。懼則果懼也。若夫人不我侵。兩相鬪而我往參之。君與將無致死之心。士卒亦見爲無故之勞。情先懈。氣先不奮。取敗而已矣。嗚呼。君子之所望於人者。以禮相獎。以情相好已耳。非若小人之相倚以雄也。己所怒而欲人怒之。己所憂而欲人憂之。父不能得之於子也。愚者不知呼籲而冀人之爲我怒。爲我憂也。弗獲已而應之。安足恃乎。若其不揣而爲人憂怒。以輕犯人者。則必妄人也。妄人則先以自斃。而奚以拯人之危。齊桓次於蟲北。能遷邢以存之。而不能爲邢與狄戰。吳爲蔡請。全力以攻楚。而夫槩先亂吳國。蔡亦終滅於楚。特人而忘己。爲人恃而捐己。皆愚也。君子不入井以望人之從。則不從井以救人。各求諸己而已矣。嵇叔夜不能取必於子。文信國不能喻志於弟。忠孝且然矣。顏淵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已瞠乎其後矣。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學問且然矣。況一己之成敗利鈍。而恃人之我援哉。明者審此。自強之計決。而不怨他人之不我恤。而後足以自立。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謂他人昆亦莫我聞情也勢也卽理也。不得而怨。何其晚也。

劉裕初自廣固歸。盧循直逼建康。勢甚危。而裕方要太尉黃鉞之命。朱齡石方伐蜀。破賊與否。未可知也。而裕方要太傅揚州牧之命。督諸軍始發建康。以伐秦。滅秦與否。未可知也。而裕方要相國宋公九錫之命。則胡不待盧循已誅。譙縱已斬。姚泓已俘之日。始挾大功。以逼主而服人乎。此裕之狡於持天下之權。而用人之死力也。夫能用人者。太上以德。其次以信。又其次則惟其權耳。人好逸而不憚勞。人好生而不畏死。自非有道之世。民視其君如父母。則權之所歸。冀依附之以取名而已。裕若揭其懷來以告衆曰。吾且爲天子矣。可以榮人富人。而操其生死者也。於是北歸之疲卒。西征之孤軍。皆倚之以効尺寸。而分利祿。如其不然。則勞爲誰勞。死爲誰死。則嚴刑以驅之。而不奮。裕有以揣人心而固持之。劉穆之雖狡。且不測其機。而欲待之。凱還之日。其媿懼而死者。智不逮也。因是而知晉之必亡也久矣。謝太傅薨。司馬道子父子昏愚。以播惡。而繼以飢飽。不知之安帝。雖積功累仁之天下。人且去之。況晉以不道而得之。延及百年。而亡已晚乎。晉亡。決於孝武之末年。人方周爰四顧。而思爰止之屋。裕乘其閒。以收人望。人胥冀其爲天子。而爲之効死。其篡也。時且利其篡焉。所惡於裕者。弑也。篡猶非其大惡也。

劉裕滅姚秦。欲留長安。經略西北。不果而歸。而中原遂終於淪沒。史稱將佐思歸。裕之飾說也。王沈毛傅之獨留。豈繫不有思歸之念乎。西征之士。一歲而已。非久役也。新破人國。子女玉帛足繫其心。梟雄者。豈必故土之安乎。固知欲留經略者。裕之初志。而造次東歸者。裕之轉念也。夫裕欲歸而急於篡。固其情已。然使裕據關中。撫雒陽。捍拓拔嗣。而營河北。拒屈丐。而固秦隴。平沮渠蒙遜。而收隴右。勳愈大。威愈張。晉

之天下。其將安往。曹丕不在鄴。而漢獻遙奉以璽綬。奚必反建康以面受之於晉廷乎。蓋裕之北伐。非徒示威以逼主。攘奪而無志於中原者。青泥既敗。長安失守。登高北望。慨然流涕。志欲再舉。止之者謝晦。鄭鮮之也。蓋當日之貪佐命以弋利祿者。既無遠志。抑無定情。裕欲孤行其志而不得。則急遽以行。篡弑。裕之初心亦細矣。裕之爲功於天下。烈於曹操。而其植人才以贊成其大計。不如操遠矣。操方舉事據兗州。他務未遑。而亟於用人。逮其後。而不與。叡猶多得剛直明敏之才。以匡其闕失。裕起自寒微。以敢戰立功名。而雄俠自喜。與士大夫之臭味不親。故胡藩言一談一詠。搢紳之士。輻湊歸之。不如劉毅。當時在廷之士。無有爲裕心腹者。孤恃一機巧汰縱之劉穆之。而又死矣。傅亮徐羨之謝晦。皆輕躁而無定情者也。孤危遠處於外。求以制朝廷。而遙授以天下也。既不可得。且有反面相距之憂。此裕所以汔濟濡尾。而僅以偏安草竊終也。當代無才。而裕又無馭才之道也。身殂而弑奪興。況望其能相佐以成底定之功哉。曹操之所以得志於天下。而待其子始篡者。得人故也。豈徒姦雄爲然乎。聖人以仁義取天下。亦視其人而已矣。

恭帝

赫運勃勃。徵隱士韋祖思而殺之。暴人之恆也。祖思不免於死。凡尸隱士之名。以處亂世而無其實者。幸而不死。殆行險以徼幸之徒與。祖思之殺。以恭懼過甚。而逢勃勃之怒。恭懼非死道也。故莊周人閒世有養虎之說。動色相戒。譬諸游羿之彀中。誠哉其言乎。而非也。若周之說。亦懼已甚。而與死爲徒者也。孔子之於陽貨。義不屈而身不危。雖聖人哉。而固無神變不測之用。求諸已而已。君子之於人也。無所傲。無所

徇風雷之變起於前。而自敦其敬信。敬者自敬也。信者自信也。勿論其人之暴與否也。貞敬信者。行乎生死之塗而自若。恟慄以居心而外自和。初無與閒也。其於暴人也。遠之已夙矣。不可遠而居正。以自持。姚興之與勃勃。又奚擇焉。嗚呼。卽不幸而終不免於死矣。以正死以諂死而死。均以正處死者。不猶愈乎。以正爲道。其與死違者。常也不免者。變也以懼而諂。諂而死。蹈乎死之道也。卽不死而生理不足以存。幸而免也。剛柔之外。有自立之本。而後行乎進退而不迷。莊周之說。亦舍其自立者。以憂天下而徼幸乎免者。爾。又惡知祖思之恭懼。非聞莊周之說。以戒心於羿穀。而增其蔥怯哉。若祖思之竊隱士之名而亡實。則於其行見之矣。處夷狄爭亂之世。一徵於姚興。再徵於勃勃。隨聲而至。旣至而不受祿。以隱爲顯。名厚實之困。蹶之徒也。中夏無主。索虜羌胡。迭爲雄長。而桓溫劉裕。兩入關中。獨不可乘其時。以南歸邪。如曰溫與裕不可託也。則管甯歸漢。亦何嘗受羈絡於曹操乎。如其不能。身絕天下之交。口絕天下之言。莫爲之先容者。興與勃勃。抑豈能有獨知之契。以相求於夢遇哉。

人之不肖。有賢者以相形。見賢而反求之己。改而從之。上也。雖弗能改。猶知媿焉。而匿其不善。次也。以其相形。伎忌而思害之。小人之惡甚矣。然其伎忌之者。猶知彼之爲賢。而慙己之不肖。則抑其羞惡之心。銷沈未盡。橫發而狂者也。若夫與賢者伍。己之不肖。無所逃責。而坦然亡媿。視賢者之痛哭流涕。以哀世者。若弗聞焉。若弗見焉。進不知改。退不知忌。而後羞惡之心。蕩然無餘。果禽獸矣。非但遠之不遠矣。劉霽篡晉。而徐廣流涕。此涕也。豈徐氏之私怨。而盡然傷心者乎。通國之變。盈廷之恥。苟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謝晦者。晉之世臣也。從容謂廣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佐命。身是晉遺臣。悲歡固不可同則。

已置晦於人倫之外而絕之矣。晦亦若置廣於物理之外而任之。無媿也。無忌也。人自行。禽自飛。蘭自芳。猶自臭。同域而不驚。同時而不揜。嗚呼。天下若此。而君子所以救世陷溺之道窮矣。微獨晦也。宋君臣皆夷然聽廣之異己。而無忌之者。嗣是而劉彧。蕭道成。蕭鸞。兩衍相襲。以怙爲故常。君臣義絕。廉恥道喪。置忠孝於不論。不議之科。爲其所爲。而是非相忘於無迹。不知者以爲其寬厚。亦知其天良滅絕之已極哉。曹操之殺孔北海。司馬昭之殺嵇中散。恥心存焉。至於晉宋之際。而蕩盡已無餘。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陶元亮之悲。豈徒爲晉室之存亡哉。

讀通鑑論卷八

宋武帝

宋得天下。與晉奚若。曰。視晉爲愈矣。未見其劣也。魏晉皆不義而得者也。不義而得之。不義者又起而奪之。情相若。理相報也。雖然。曹氏有國。雖非一統天下。而亦汜可小康矣。芳與髦。中主也。皆可席業以安。而司馬氏生其攘心。以迫奪之。視晉之桓元內篡。盧循中起。鮮卑羌虜攘臂相加。而安帝以行尸視肉。離天下之心。則固不侔矣。宋乃以功力服人。而移其宗社。非司馬氏之徒。幸人弱而掇拾之也。論者升晉於正統。黜宋於分爭。將無崇勢而抑道乎。固將曰。晉平吳蜀。一天下矣。而宋不能。魏吳皆僭也。而魏篡。則平吳不可以爲晉功。若蜀漢之滅。固殄絕劉氏二十餘世之廟食。古今所靈。然而傷心者。混一不再傳。而已裂土宇之廣。又奚足以雄哉。中原之失。晉失之。非宋失之也。宋武興。東滅慕容超。西滅姚泓。拓拔嗣赫連勃勃。斂迹而穴處。自劉淵稱亂以來。祖逖庾翼。桓溫謝安經營百年。而無能及此。後乎此者。二蕭陳氏無尺土之展。而浸以削亡。然則永嘉以降。僅延中國生人之氣者。惟劉氏耳。舉晉人坐失之中原。責宋以不蕩平。沒其撻伐之功。而黜之。亦大不平矣。君天下者。道也。非勢也。如以勢而已矣。則東周之季。荆吳徐越。割土稱王。遂將黜周以與之。等而贏收。統一六寓。賢於五帝三王也。遠矣。拓拔氏安得抗宋。而與並肩哉。唐臣隋矣。宋臣周矣。其樂推以爲正者。一天下爾。以義則假禪之名。以篡而與劉宋奚擇焉。中原喪於司馬

氏之手。且愛其如綫之緒以存之。徒不念□□□之區。而忍割南北爲□□之界乎。半以委□□而使爲君。顧抑撻伐有功之主。以不與唐宋等倫哉。漢之後。唐之前。惟宋氏猶可以爲□□主也。

宋可以有天下者也。而其爲神人之所憤怒者。惡莫烈於弑君。篡之相仍。自曹氏而已然。宋因之耳。弑則自宋倡之。其後相習。而受奪之主。必死於兵與醜。夫安帝之無能爲也。恭帝則欣欣然授之。宋而無異心。宋抑可以安之矣。而決於弑焉。何其忍也。宋之邪心。固有自以萌。而不可戢矣。宋武之篡也。年已耄。不三載而殞。自顧其子。皆庸劣之才。謝晦傅亮之流。抑詭險而無定情。司馬楚之兄弟。方挾拓拔氏以臨淮甸。前此者。桓元不忍於安帝。而二劉何孟挾之以興。故欲爲子孫計。鞏固而弭天下之謀。以決出於此。嗚呼。躬行弑而欲子孫之得免於弑。躬行弑而欲其臣之弗弑。其可得乎。徐羨之傅亮謝晦之刃。已擬其子之脰。而俟時以逞耳。蕭道成繼起而殄劉氏之血。允又何怪乎。夫人孰有不欲其子孫之安存者也。試之危乃以安之。忘其亡乃以存之。日暮智衰。徬徨顧慮。而生其慘毒。皆柔苒不自振之情爲之也。而身已陷乎大惡。以弗赦。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嗟歎與而妄慮。無聊而殘害生。惡不戢矣。君子之老也。戒之在得。得之勿戒。躬親大惡。不容於天地鬼神。可弗畏哉。

舉宗社子孫之大計。而與人謀之。必其人之可託。而後可徵之色。而見之辭。不然。則禍自此而生。漢高帝疑於所立。乃進而謀者。張良叔孫通耳。良雖多智。而心固無私。通雖詭合。而緣飾儒術。且皆從容諷議之臣。未嘗握兵而持國柄者也。外此則蕭曹不得與焉。陳平周勃。但委任於既定之後。先固未嘗參議論焉。晉武所謀者。衛瓘也。是可與謀者。而不聽。是以失也。隋高祖之謀於楊素。唐太宗之託於李勣。皆驚賊性。

成而適足以賊其後裔。然二王之失，未能深知素勤之姦耳。若宋武之於謝晦，知其機變而有同異矣。太子不足爲君，乃密與晦謀，而使覘廬陵之能否，是以營陽廬陵之腰領授之於晦，而惟其生死之不亦惑乎。故有天下者，崇儒者以任師保，若無當於緩急，而保宗祚，燕子孫，杜禍亂者，必資於此。詩書以調其剛戾之氣，名義以防其邪僻之欲，雖有私焉，猶不忍視君父之血，允如雞鶩，而惟其驅礫。若夫身爲人國之世臣，無難取其社稷，惟所推奉而授之。若謝晦者，又居高位，擁兵柄，足以恣其所爲，吾即可否不見於辭，喜怒不形於色，尙恐其窺測淺深，而乘隙以逞。況以苞桑之至計，進與密謀乎。至慎者幾也。至密者節也。衡鑑定於一心，折衷待之君子。唐德宗謀於李泌，宋英宗決於韓琦，而禍亂允戢，其明效也。拓拔嗣詢，崔浩而國本定，亦庶幾焉。知謝晦之險而信之，國不亡，幸也。

營陽王

亂臣賊子，敢推刃於君父，有欲篡而弑者，有欲有所援立而弑者，有禍將及身迫而弑者，又其下則女子小人，狎侮而激其忿戾，慙小畏死，遂成乎弑者。若夫身爲顧命之大臣，以謀國自任，既無篡奪之勢，抑無攀立之主，身極尊榮，君無猜忌，而背憎翕訛，晨揣夕謀，相與協比而行彌天之巨惡，此則不可以意測，不可以情求者矣。而徐羨之、傅亮、謝晦以之營陽王，狎羣小而耽嬉遊，誠不可以君天下，然其立踰年耳。淫昵之黨未固，狂蕩之惡未宣，武帝託大臣以輔弼之任，夫豈不望其檢柙而規正之。乃范泰諫而羨之亮晦寂無一言，王誠終不可誨矣。顧命大臣，苟盡忠夾輔，以不底於大惡，亦未遽有必亡之勢也。惡有甫受

遺詔以輔之。旋相與密謀而遽欲弑之。抑取無過之盧陵而先陵蔑之。至於弑逆已成。乃左顧右盼。迎立宜都。處心如此。誠不可以人理測者。視梟獍之行。如兒戲。視先君之子。如孤豚。嗚呼。至此極矣。是舉也。羨之以位而爲之首。而謀之夙行之堅。挾險惡以干大惡者。實謝晦也。人至於機變以爲心術。而不可測矣。僂而彼焉。僂而此焉。目數動。心數移。殫其聰明才力。以馳騁於事物之間隙。蹈險以爲樂。而游刃於其肯綮。則天理不足顧。人情不足恤。禍福不足慮。而惟得逞其密謀隱毒之爲愉。國有斯人。禍不中於宗社者鮮矣。晦之初起。劉穆之之所薦也。其從軍征伐。宋武之所與謀也。穆之者。固機變之魁。而宋武之誅桓元。滅慕容超。勝盧循。俘姚泓。皆以入險而震人於不覺者爲功。晦且師之。無所用之。則以試之君父而已。當其進言武帝。睥睨太子。側目盧陵。賊殺之鋒刃。已回繞於二王之頸。曰。是可試吾術。而二王不覺也。武帝亦不覺也。機變熟而神魂數動。一念猝興。殺機不遏。如是之慳哉。至於宜都既立。晦乃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則亦自知其徒以膺天誅。爲萬世罪人矣。然而不悔也。機變之得逞。雖死而固甘之也。故天下之惡。至於機變而止矣。

知人之難也。非不知而猶姑試之。詘於時而弗能爲變計。則亂矣。武帝於謝晦。知其心挾異同。而猶委以六尺之孤。使二子駢首以受刃。其失較然也。雖然。帝豈盡惘於品藻哉。使文帝督荊州。以王曇首。王華爲參佐。而謂文帝曰。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其後徐羨之等迎立文帝。衆志疑殆。王華決行而大計定。元嘉之治。幾至平康。皆華。曇首所飭正之規模。邂逅片言。生平遂決。帝之知人。亦尙矣哉。而卒以伊周之任。付之晦。亮羨之者。當是時。華。曇首之流。年尙少。名位卑。不足以彈壓朝右。故且置之。上流。而徐收其效。

荊州者。建康之根本也。荆土有人。社稷雖危而不傾矣。乃其盈廷充位。他無可謀。而必任諸機變異同之人者。其時端直貞亮之士。若徐廣蔡廓謝瞻者。既不屑爲宋用。其餘則庸沓苟容。屈於權貴之下風者。不得已而姑授之機變之人。時詘之不知變計所從出也。江東自謝安薨。道子元顯以昏濁亂於內。殷仲堪王恭以嬖薄亂於外。關主尸位。寇攘相仍。王謐之流。黨同幸免。廉恥墮。志趨下。國之無人久矣。非天地之不生才也。風俗之陵夷壞之也。苟非機變。則庸沓而已。迨乎機變之術已窮。庸沓之人已老。然後華曇首殷景仁謝宏微脫穎以見。使宋之初有此數子者。侍於密勿之地。晦等之惡。何足以逞。而武帝亦惡役役於此數人而任之乎。

文帝

蠻夷之長。有知道者。中國之人。士媿之。故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甚悲夫中國也。宋之篡晉。義熙以後。以甲子紀而不奉宋之元朔。千古推陶公之高節。而武都王楊盛於晉之亡。不改義熙年號。盛仇池之酋長耳。與元亮頡頏於華夷。晉氏衣冠之族。聞栗里之風而不媿者。又何以對偏方之渠帥也。盛臨卒。謂其世子元曰。吾老矣。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子之從違。可與己而爲變計哉。盛過矣。雖然。此非可以警盛也。盛遠在荒裔。雖受晉爵。而不純乎其爲臣。進則不必爲晉爭存亡。退自有其不可亡之世守。則孤立而撓宋之怒。力不能敵。且以覆先人之宗社。固不可也。是以告其子以事宋。而無貽危亡於後世。是亦一道也。若夫戴高天。履厚土。世依日月之光。有君父之深讎。無社稷人民之世守。潔其身於山之椒。水之

涯耕讀以終身。無凶危之見逮。如溧陽史氏者。屢世不干仕進。而抑可不墜其宗。處此而曰。終吾身而已。子孫固當去事他人。以希榮利。雙收名利。以爲壘斷。豈可援盛以自解哉。民之多辟。不可如何者也。自立辟焉。以兩全於義利。又將誰欺。

承大難之餘。居大位。秉大權。欲抑大姦。以靖大亂。論者皆曰。非權不濟。名不可急。正義不可急。伸志不可急。行姑含忍。以聽其消。而相安於無事。國乃可靖。故晉弑厲公。迎悼公。公掩荀偃。變書士匄之惡。而從容馭之。晉乃以甯。其說非也。夫不見悼公之掣於羣賊。邢邱一會。而天下之政。移於大夫。晉乃以終亡於八卿之裔。無他。名不正。義不伸。志不行。苟免於亂亂之所以不息也。叔孫婁殺豎牛。而安其宗。漢獻帝不能正董卓之罪。待其驕橫。而始殺之。故李傕郭汜。得以報讎爲名。殺大臣。逼天子。而關東州郡。坐視不救。韓馥袁紹。且以其爲賊所立。欲廢之。而立劉虞。夫惟弑君之罪。爲神人所不容。而兄弟之痛。根於性。而弗容隱。受其援立。與相比暱。名不正。義不伸。志不行。忘親貪位。如是而曰。權也。是豈君子之所謂權乎。文帝初立。百務未舉。首復廬陵王之封爵。迎其柩。還建康。引見傅亮。號泣哀問。少帝廬陵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亮晦羨之。自危之心。惴惴矣。自危甚。則將相比以謀全。而蠱毒再興。固非其所憚爲者。文帝之處此。將無慮之疏。而發之躁乎。而非然也。明明在上者。天理也。赫赫在下者。人心也。無幸災徼利之心。而曰。行其性之哀戚。視三凶如犬豕。而孰恤其恩怨之私哉。故天下無不可伸者。義也。義以正名。而志卒以行。彼三凶者。方將挾迎立之恩。以制帝。帝舍其私恩。伸其公怨。奪三凶之所恃。而消沮以退。是以擒羨之亮。如搏雞豚。謝晦雖居上流。擁徒衆。一旦瓦解。自伏其辜。名其爲賊。以行天討。凡民有心。無復爲之效死者。黨孤而

自潰矣。於帝得乘權止亂之道焉。不貪大位。不恤私恩。不憚凶威。以伸其哀憤。則一夫可雄入於九軍。況業已爲神人之主。而何所懼哉。惟能居重者之謂權。委而下移。則權墜而衡昂矣。故程子曰。漢以下無知權者。

文帝親臨延賢堂聽訟。非君天下之道也。然於其時則宜也。自晉以來。民之不治也久矣。君非幼沖。則昏闇耳。國事一委之宰輔者幾百年。乃其秉政之大臣。圖篡逆者。既以餌天下爲心。而成乎縱弛。賢如王導。郗鑒。何充。謝安。亦惟戢內彊。臣外禦狄患。暇則從容談說。自託風流。而貪鄙如司馬道子。又弗論也。及晉之亡。而法紀隳。風俗壞。於斯極矣。宋武以武功獵大位。豪邁而不悉治理。固未遑念及於親民也。劉穆之。傅亮。區區機變之小人。視斯民之治亂。漠然不與相關。有司之貪濁。督亂者。不知其若何也。文帝承其敝。而欲理已亂之絲。則更不得高拱穆清。以養尊貴。而況羨之亮。晦殺君立君。威震朝野。民且不知有天子。苟不躬親延訪。則虛懸於上。廢置惟人。亦惡足以制權。姦保大位乎。故急於親臨。以示臣民之有主。抑求己自彊之道也。以是知文帝之志略已深。而正逆臣之誅。成元嘉之治。皆繇此昉焉。雖然。以是爲君人之道。則已未矣。國之大政。數端而已。銓選也。賦役也。刑獄也。乃其緒之委也。則不勝其冗。擇得其人。而飭之以法。士不廢。民不困。而權亦不移。若必屈天子之尊。撤瑱纁。以下問錐刀子女之淫。愚與民競智。而撓之者。益工。與庶官爭權。而竊之者。益密。明敏之過。終之以悞。求以起百年之頽廢。致旦暮之澄清。不亦難乎。帝之遣使行郡縣。訪求民隱。詔郡縣各言利病。斯可謂得治理矣。親臨聽訟。暫爾權宜。非可法者也。王敬宏曰。臣得訊牘。讀之。正自不解。其辭傲矣。而猶不失相臣之體。相臣執體。要佐天子。以用人修法。而天下

甯況天子乎。

赫連勃勃權謀勇力。皆萬人敵也。立國於險要之地。大修城池。宜足鞏固以居。而未如之何。乃至其子而遂亡。故夷狄惡其起。而若未足憂也。不患其盛。而若不可拔也。赫連氏亡。而五胡雜糅之中原。皆爲拓拔氏所有。并劉石慕容苻姚乞伏赫連沮渠馮高呂段禿髮之宇。而合於一。固將挾全力以爲南國憂。然而無足憂也。夷裔之未入中國。則憂其相併而合。既入中國。則患其雜冗而不適所治。不患其合一極盛。而以相壓也。故宋武之時難矣。奮勇以滅慕容超。而姚興又競。全力以滅姚泓。而赫連拓拔又乘閒以爭。欲再舉以爭關中。而鄭鮮之曰。江南士庶引領以望返旆。蓋二國既滅。人心乍弛。不能再振矣。拓拔氏血戰以克統萬。窮兵以破蠕蠕。精甲銳師。半消折於二虜。是亦勃勃死而昌無能爲之勢也。宋能乘之。此其時矣。坐困江東。憚其威而不進。進而不敢與之敵。蓋失此一時。而六代之偷安。不足以與文帝非英武之君。到彥之之流。不足以有爲惜哉。

拓跋燾惜財而不輕費。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其賞賜勳績死事之臣。則無所吝。用財之道。盡於此矣。有天下而患貧。豈惟其不當患也。抑豈有貧之可患乎。天之時。地之澤。人之力。以給天下之用者。自沛然而有餘。乃患貧而愈窘於用。則崔浩之言審矣。國之貧。皆貧國之臣使之然也。貧國之臣有二。一則導君以侈者。其奸易知也。一則誘君於吝者。其奸難測也。誘君以吝者。使其君以貧告臣民。而使爲我吝。君一惑之。則日發不足之歎。言之熟而遂生於心。必不以帑藏之實。使其臣知之。君匿於上。姦人乃匿於下。交相匿而上不敵下之姦。浸淫日月。出入委杳。且使其君並不知有餘不足之實。猝有大兵大役。饋餽賞賜。

之急需。皆見爲不足。而吝於出納。而國事不可言矣。凡爲此者。皆君之親戚貴寵。而君以爲眞愛我者也。經用吝。而其賞賜不吝。非直賞賜耳。上下相匿。而大臣不能問。羣臣不敢問。姦人且暗竊之以去。而上下皆罔所聞知。延及於子孫。則上無所匿於下。而專聽姦人之匿以罔上。固必曰。吾國貧也。大兵大役之猝至。非吝於用以釀潰亂。則橫取之百姓。而民怨不恤。曰。吾實貧而不能不取之民也。則不徒親戚貴寵之竊以厚藏者不可問。其所未竊者。湮沈填塞於古屋積土之中。至於國亡。以資亂民之掠奪。新主之富有。而初不自知。嗚呼。財一濫施於權貴。而事廢於國民。怨於下。兵潰於境。國卒以亡。皆導吝之說爲之。亦孰知導吝之情。爲竊國之祕術哉。庸主惑之。察主尤惑之。喪亡相踵而不悟。悲夫。

陶靖節之不仕。不可仕也。不忍仕也。其小試於彭澤。以世家而爲仕。道在仕也。仕而知其終不可而去之。其用意深矣。用意深而終不可形之言。故多詭其辭焉。不可形之於言。而託之詭詞者。非畏禍也。晉未亡。劉裕未篡。而先發其未然之隱。固不可也。萬一裕死於三年之前。義符輩不足以篡。一如桓溫死。而謝安可保。晉以復興。何事以未成之逆。加諸再造晉室之元勳。而爲已甚之辭哉。此君子之厚也。故其歸也。但曰。豈能爲五斗米嚮鄉里小兒折腰。如是而已矣。雖然。此言出而長無禮者之傲。不揣而樂稱之。則斯言過矣。君子之仕也。非但道之行也。義也。其交上下。必遵時王之制者。非但法之守也。禮也。縣令之束帶。以見督郵。時王之制。郡守之命。居是官者。必繇之禮也。知其爲督郵而已矣。豈擇人哉。少長也。賢不肖也。皆非所問也。孔子之於陽貨。往拜其門。非屈於貨。屈於大夫也。屈於大夫者。屈於禮也。賢人在下位而亢。雖龍猶悔。靖節斯言。悔道也。莊周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君子猶非之。君臣之義。上下之禮。性也。非但不可

逃也。亢而悔，則蔑禮失義而不盡其性。過豈小哉。非有靖節不能言之隱，而信斯言以長傲，則下可以陵上，下可以陵上，則臣可以侮君，臣可以侮君，則子可以抗父，言不可不慎。誦古人之言，不可以昧其志而徇其詞，有如是夫。

擴其情以統初終而彙觀其同異，則聽言也，固不難矣。非堅持一背戾之說，不然之效已著，而迷謬不解者之難辨也。言煩而競詭出而相遠，莫可端倪，而惟其意之所營，以恣其辯惑人甚矣，而尤無難辨也。凡言之惑人也，必有所動以興，下者動以利，其次動以情，其次動以氣，利者灼見之而辨矣，或倡之遂或和之，然皆私利之小人也。於人辨之而已，情之動也無端，偶見爲然，而然之偶見爲不然，而不然之，因而智計生焉，因而事之機，物之變，古人之言，皆可爲其附會之資，而說益長，情益流，非有所利也，而若瀝血以言之，不獲已而必強人以聽，此疑於忠而難辨者也。然人之情無恆者也，倏而然之，倏而不然之，則知其情之妄，而非理之貞也。至於氣之動，而尤不可禦矣。若或鼓之，若或颺之，一人言之，而羣囂然以和之，言者不知其所以言，和者愈不知其所以和，百喙爭鳴，若出一口，此莊周所謂飄風則大和而聽其自己者也。既自己矣，則前後之不相蒙，還以自攻也，而不恤。雖然，亦豈有難辨者哉。觀於拓拔氏伐蠕蠕之議，而鼓以氣，蕩以情者，直可資旁觀者之一哂而已。當其議伐赫連氏，則曰：宜置赫連而伐蠕蠕，崔浩持之，伐赫連而滅其國，俘其君矣。已而議伐蠕蠕，則又曰：蠕蠕不可伐也。何前之伐蠕蠕也易，而今難。何前之克蠕蠕也利，而今無利。一言而折之有餘，而羣喙爭鳴不息，有如是夫人以爲不可伐，則曰：可伐。人以爲可伐，則曰：不可。氣之爲風也，倏而南，倏而北，氣之爲冬夏也，倏而寒，倏而暑，調之爲暄清之適者，因乎時而

已矣。言之善者。調其偏而適以其時。崔浩之言。則可謂知時矣。風不可得而飄。寒有衣襦。暑有箠也。拓拔燾之能用崔浩也。而猶疑之情。與氣動難乎其不撼。況智不如燾者乎。雖然。無難辨也。統其初終。析其同異。以其所然。攻其所不然。擴然會通。以折中之。豈難辨哉。豈難辨哉。

元嘉之北伐也。文帝誅權姦。修內治。息民六年而用之。不可謂無其具。拓拔氏伐赫連。伐蠕蠕。擊高車。兵疲於西北。備弛於東南。不可謂無其時。然而得地不守。瓦解蟬縮。兵殲甲棄。並淮右之地而失之。何也。將非其人也。到彥之蕭思話。大潰於青徐。仰宏淵李顯忠。大潰於苻離。一也。皆將非其人。以卒與敵者也。文帝孝宗。皆圖治之英君。大有爲於天下者。其命將也。非信左右佞幸之推引。如燕之任騎劫。趙之任趙葱也。所任之將。亦當時人望所歸。小試有效。非若曹之任公孫彊。蜀漢之任陳祗也。意者當代有將才而莫之能用邪。然自是以後。未見有人焉。愈於彥之思話。而當時不用者。將天之吝於生材乎。非也。天生之人。主必有以鼓舞而培養之。當世之士。以人主之意指爲趨。而文帝孝宗之所信任推崇。以風示天下者。皆拘蒞巽謹之人。謂可信以無疑。而不知其適以召敗也。道不足以消逆叛之萌。智不足以馭梟雄之士。於是乎摧抑英尤。而登進柔輒。則天下相戒以果敢機謀。而生人之氣爲之坐痿。故舉世無可用之才。以保國而不足。況欲與猾虜爭生死於中原乎。夫江東之不振也久矣。謝元監軍事。始收驍健以鼓勵之。於是北府之兵。破苻堅而威震淮北。宋武平廣固。收雒陽入長安。而姚興拓拔嗣不能與之敵。皆恃此也。已而宋武老矣。北府之兵老者退。少者未能興也。宋武顧諸子無駕御之才。而慮其逼上。故鬪王鎮惡。沈田子。諸人於關中。使自相殘。劉而不問。文帝入立。懲營陽之禍。急誅權謀之士。區區一棧道濟。而劍已擬其項。

領上之意指如彼。下之禍福如此。王曇首諸人。雍容談笑。以俟天下之澄清。雖有瑰璋之才。不折節以趨荏苒者幾何也。乃於其中擇一二錚錚者。使與猾虜競。拓拔燾固曰。龜鼈小豎。夫何能爲。其墮彼目中久矣。孝宗之任邵李以抗女直。亦猶是也。岳誅韓廢。天下戒心於有爲。風靡而弗能再振矣。身無英武之姿。外有方張之寇。獎柔順以挫英奇。雖抱有爲之志。四顧無可用之人。前以取敗而不自知。及其敗也。抑歸咎於天方長亂。而虜勢之不可禦也。愈以衰矣。

關而弱者之用兵。其防之也。如張幟帳以禦蟲蠓。薄絺疏綌。使弗能入焉。則鼯睡以終夕。若此而不棄師。失地以近於亡也。不可得矣。崔浩策宋兵之易敗也。曰。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可席捲而使無立草之地。宋終不出其所料。金墉破而到彥之走。滑臺敗而蕭思話走。守者分。攻者聚。一方潰而諸方之患在腹心。不可支矣。故以戰爲守者。善術也。以守爲戰者。敗道也。無他。將無略而以畏謹爲萬全之策也。然則孔子之於戰也。慎於行軍也。懼。又何以稱焉。夫列兵千里。尺護而寸防之。豈其能懼哉。櫛比株連以外蔽。而安處其中。則心爲之適。然而忘憂。寇之來也。於彼乎。於此乎。我皆有以防之。則一處敗而聲息先聞。固可自全以退。而無忽出吾後以夾攻之患。於是乎而懼之情永忘。弗懼也。則亦無所慎矣。若夫懼以慎者。一與一相當。虔矯三軍。履死地而生之。曾是瓜分棊布爲能慎也。與不戰而懼。未臨事而懼先之。不敗何待焉。

滑臺陷。青州沒。宋師燔而拓拔氏旋遣使人聘宋以求和親。踰年而宋報禮焉。此南北夷夏講和之始也。宋大敗而劉振之且棄下邳以奔逃。拓拔氏乘之以捲江淮也。易矣。顧斂兵以退。而先使請和。豈其無吞

宋之心哉。力疲於蠕蠕而固不能也。乃乘宋之惴慄以收宋。知宋之得釋重憂。必欣然恐後此虜之狡也。夫宋新敗之餘。弗能急與之爭。則姑受其和。而緩敵以待時。庸詎非策。且其於拓拔氏也。既非君父之讎。又無割地稱臣之辱。如趙宋然者。則抑非義之所不許。顧亦思彼之先我以求和者何心乎。和者利於夷狄。而不利於中國。利於屢勝之兵。而不利於新敗之國者也。夷狄以戰而強。以戰而亡者也。其能悔禍以息兵。則休息其兵。生聚其民。蕃育其馬。而其騎射技擊。則性焉習焉。而不以不用而廢。中國則恃和以安而忘危矣。士爭虛名於廷。兵治生計於郊。人心解散。冀長此輯睦。而罷兵以偷安。一旦聞警而魂搖。其敗亡必矣。屢勝之餘。敗之幾也。雖屈己以和人。不以為辱。而喪其氣。抑以免驕兵之取敗也。善居勝者也。若敗矣。君方悔前者之妄動。以致衄。而情不競。惴惴危慄。得和以無虞。而煥然冰釋。於是乎戒戰之危。而歆和之利。雖不弭兵。兵必弭矣。邊陲戍守之士。皆贅設。而聊以逍遙。尚足恃以禦非常之變邪。驕貪無厭之虜。方養全力以乘我。而我幸其馴擾。抱虎而望其息。機牙不亦愚乎。劉宋以和而罷兵。趙宋欲罷兵。而講和。趙宋尤憊矣。以和而弭兵者。志不在弭兵。弭於外。未忘於內。故劉宋猶可不亡。以弭兵而和者。惟恐己之不弱也。故趙宋君臣。竄死於海濱。而莫能救。且曰。君無失德。民不知兵。可勝悼哉。

拓拔氏詔舉逸民。而所徵者皆世胄。民望屬焉。其時之風尚然也。江左則王謝何庾之族顯。北方則崔虜李鄭之姓著。雖天子莫能抑焉。雖邊遠之主。莫能易也。士大夫之流品。與帝王之統緒並行。而自為興廢。風尚所沿。其猶三代之遺乎。夫以族姓用人者。其途隘。舍此而博求之。其道廣。然而古之帝王。終不以廣易隘者。人心之所趨。卽天敘天秩之所顯也。堯求人於側陋。而舜固虞幕之裔。文王得賢於屠釣。而太公

固爲四岳之嗣。降及於周衰而游士進。故孔子傷陪臣之僭。而憂庶人之議。春秋於私嬖驕起之臣。善則書人。惡則書盜。孟子惡處士之橫逆。而均之於洪水猛獸。耕商黜僧胥史之徒。起而爲大倫之蠹賊。誠民志之所不順也。漢高起自田間。蕭曹拔於掾吏。上意移而下俗亂。故江充主父。偃息夫躬。哀章之徒。得以干主行私。亂君臣父子之彝倫。而禍人宗社。然而古道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六代南北分。而此意獨傳。以迄於唐。世胄與寒門。猶相持而不下。及朱溫肆清流之毒。五季摧折以無餘。宋因陋而不復。然其盛也。呂范韓陳。猶以華胄而登三事。列清要。天下咸想望之。其卓然立大勳。明聖學者。類能不墜家聲。而爲國所恃賴。至於文及甫程松之爲敗類者。百不得一也。女真蒙古。更主中國。而北面事之者。皆猥類無行之鄙夫。無有能如崔浩之不惜怨禍。以獲士大夫之品類者。而古道掃地無餘。以迄於今。科舉孤行。門閥不擇。於是而市井錐刀。公門糞除之子弟。彫蟲詭遇。且與天子坐論。而禮絕百僚。嗚呼。君子之於小人。猶□□之於□□。其分也。天也。非人之故別之也。一亂而無不可亂矣。六代固嘗以夷狄主中國矣。而小人終不雜於君子。彼廢而此不廢焉。至於兩俱廢。而後人道之不滅者。無幾矣。拔濁流而清之。將謂引小人而納於君子之途。道至大也。乃其弊也。夷君子於小人。而道遂喪。道大則荒。故先王畏其荒。而不嫌其隘。譬之治津塗者。無逕隧而任人之行。則蔓草遍於周行。而無所謂津塗矣。其位。君子也。其職。君子也。其飾。文物以希當世者。君子也。而錢刀鬻訟之聲。習而聞之。役父誅母之色。狎而安之。則廉恥喪於天下。而人無以異於禽。故曰。將引小人而納之君子。實夷君子於小人也。小人雜於君子。而仕與同官。學與同師。遊與同方。婚姻與同種姓。天下無君子。皆小人矣。□□皆□□矣。可勝痛哉。有王者起。無仍朱溫惡清流之惡。

名世興。無避崔浩清流品之怨。庶以扶乾坤於不毀乎。

吏民得告守令。拓拔氏之制也。拓拔燾自謂恤弱民而懲貪虐。以伸其氣。自以爲快。而無知者亦將快之。要爲夷狄駭戾之情。橫行不顧。以亂綱紀。壞人心。奈之何。世主不擇而效之也。以事言之。能於天子之闕。大吏之廷。告守令者。必非愚儒可侮。被守令之荼毒而無告者也。奉公有式。守憲有常。守令猶以苛斂殘虐。枉抑之。而無所忌。此其人見守令而惴慄弗敢逆者。而能叩天子之闕。登大吏之廷。以告守令乎。此詔行而姦猜脅守令以橫行。守令且莫敢誰何。鄉閭比族之弱民。登其刀俎者。敢有或爲喘息者哉。若夫貪墨之守令。免此亦易爾。寬假姦頑而與相比。則愚懦者之肉。恣食之而固無憂也。其害於拓拔氏之世。已著見矣。而君子所甚惡者。尤不在此。逆大倫裂大分也。獎澆薄而導悖亂也。賤天之所貴。夷堂廉而天子且不安其位也。此則君子之所甚惡也。夫人君誠患守令之殘民與。則亦思其殘民也何所自。而吾欲止其惡也。何以大正而小不能違。夫流品不清。而執袴賞郎。胥史駟僮。得以邀墨綬。銓選不審。而輦金懷綺。姻亞請謁。得以獵大邑。秉憲不廉。而糾參會察。施於如水之心。薦剡吹噓。集於同昏之黨。皆教貪獎酷之所自也。原其所本。則女謁興。宦寺張。戚畹專。佞幸進。源濁於上。流污於下。其來久矣。腥聞熏天。始從而怒之。假手於告訐之民。以懲之。必民之是假也。亦惡用天子與大臣哉。夷狄不能禁其部曲。漸以流毒於郡邑。無已而此法行焉。堂堂代天而理民者。明大倫。持大法。以激濁揚清。而弗傷其忠厚和平之氣者。焉用此爲。

儒者之統。與帝王之統。並行於天下。而互爲興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

之統絕。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魏晉以降。元學興而天下無道。五胡入而天下無君。上無教。下無學。是二統者皆將斬於天下。乃永嘉之亂。能守先王之訓典者皆全身以去。西依張氏於河西。若其隨琅邪而東遷者。則固多得之於元虛之徒。滅裂君子之教者也。河西之儒雖文行相輔。爲天下後世所宗主者亦鮮。而矩矱不失。傳習不廢。自以爲道崇而不隨其國以榮落。故張大錫降於苻秦。而人士未有隨張氏而東求榮於羌氏者。呂光叛河西。割爲數國。禿髮沮渠乞伏。蠢動喙息之酋。長耳殺人。人生人。榮人辱人。惟其意而無有敢施殘害於諸儒者。且尊之也。非草竊一隅之夷能尊道也。儒者自立其綱維而莫能亂也。至於沮渠氏滅。河西無復孤立之勢。拓拔燾禮聘殷勤。而諸儒始東。闕駟劉昶索敞。師表人倫。爲北方所矜式。然而勢屈時遠。祇依之以自修其教。未嘗有乘此以求榮於拓拔。取大官執大政者。嗚呼。亦偉矣哉。江東爲衣冠禮樂之區。而雷次宗何允。出入佛老以害道。北方之儒較醇正焉。流風所被。施於上下。拓拔氏乃革面而襲先王之文物。宇文氏承之。而隋以一天下。蘇綽李諤定隋之治具。關朗王通開唐之文教。皆自此昉也。一隅耳。而可以存天下之廢緒。端居耳。而可以消百戰之凶危。賤士耳。而可以折嗜殺橫行之黨類。其書雖不傳。其行誼雖不著。然其養道以自珍。無所求於物。物或求之而不屈。則與姚樞許衡標榜自鬻於蒙古之廷者。相去遠矣。是故儒者之統。孤行而無待者也。天下自無統而儒者有統。道存乎人。而人不可以多得。有心者所重悲也。雖然。斯道亘天垂地而不可亡者也。勿憂也。

營陽弑。廬陵死。而文帝之心戚矣。環任諸弟以方州。而託國政於彭城。非但以爲不拔之基也。顧瞻兄弟。

不忍爲權臣所屠割。相獎以共理。冀以服天下而保本支。衰世之君能爾者鮮矣。不然。營陽廢而已。興豈不早。憂姦人之援立。以加我者。而峻防之乎。然則彭城之伏罪。以廢棄彭城之不仁也。於帝何尤焉。義康之入辭也。惟對之號泣。而無一語。義康而有人之心也。其何以自容也。義康奉顧命之詔。劉湛卽昌言幼主之不可御天下。義康而無篡奪之心乎。卽不能執湛以歸司寇。自可面折而斥絕之。方且愛湛彌篤。而不自斂約。義康之心。路人知之矣。或曰。義康非固有其意。而湛以傾險導之。義康固可原也。親則兄弟。尊則君臣。此立身何等事。而可謝咎於人之誘之也哉。扶令育諫文帝以保全義康。則可矣。欲使召還而授以政。是亦一劉湛也。其見殺亦自取之也。

當其重也。則孔子之車。顏淵無棹而不可得也。當其輕也。則天子之尊。四海之富。如野藪之在山麓。水涓而人思掇之也。謝靈運范煜。彫蟲之士耳。俱思蹶然而興。有所廢立。而囚之以自篡。天子若是其輕哉。何昉乎。昉於司馬懿也。王敦桓溫死而不戒。桓元狂逞遂志。而終以授首。傅亮謝晦徐羨之甫一試其凶。而身膏鈇鉞。而靈運煜猶不恤死。以思債與。惟視天下之果輕於一羽。而冠夫舉之無難也。范煜之志趨無常。何尙之先知之。其處心非一日也。靈運猶倚先人之功業。而煜儒素之子弟耳。一念快快。而人主縣命於其佩刀之下。險矣哉。蕭道成蕭衍之僥得也。靈運煜之僥失也。一也。大位之輕若此。曹操所經營百戰而不敢捷得者也。故曰。司馬懿昉之也。位不重。姦不戢。天下之禍亂不已。君臣之分義不立。故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思所以服天下之心。而早戢其異志。必有道矣。愛名器。慎選舉。以重百官。賈生曰。陛尊廉遠。堂高知言也夫。

高允幾於知易矣。易曰：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故聖人之作易也，使人度也；使人懼也；使人占也。即使人學也。子曰：不占而已矣。謂不學也。拓拔丕從劉絜而欲謀篡，夢登白臺，四顧不見人，使董道秀筮之。而道秀曰：吉。此以占爲占，而不知以學爲占也。允曰：亢龍有悔，高而無民，不可以不戒。此以學爲占，而不於得失之外言吉凶也。天下無所謂吉，得之謂也；無所謂凶，失之謂也。無所謂得失，善不善之謂也。然而聖人作易以前民用者，兩俱仁而有不廣，兩俱義而有不精。時位變遷而爭之於毫末，思慮窮而易以何思，何慮之妙用，折中以協乎貞，則易之所以神，筮之所以不可廢也。若夫臣之忠，子之孝，義之必爲，利之必去，昭然揭日月於中天，非偶然朽骨枯莖，乘不誠不道者之私，以妄動任術士之妄，謂之吉而遽信爲吉，以禍天下而自戕者，所可竊以億中也。然而易亦未嘗絕小人而不正告之也。通其義，裁之以理，使小人亦知懼焉。夫小人之爲不善，行且爲天下憂，故易不爲小人謀，而爲天下憂。懲小人之妄而使之戢，則禍亂不作。故大義所垂，以過遏人之惡者，亦昭著而不隱。嗚呼！如此者鮮矣。而高允能知焉，不亦善乎？朱子乃謂易但爲筮卜之書，非學者所宜學，何其言之似王安石，而顯出尤下也。歷法至何承天而始得天前此者未逮。後此者爲一行爲郭守敬，皆踵之以興，而無能廢承天之法也。子曰：行夏之時，傷周歷之疏也。歷莫疏於周，莫亂於秦，惟其簡而已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六，有未朔既朔月晦而食者，簡故疏也。秦以建亥爲歲首，置閏於歲終，簡故亂也。歷無可簡者也。法備而後可合於天，承天之法以月食之衝，知日之所在，因日躔之異於古，知歲之有差，以月之遲疾置定朔，以參合於經朔，神密於前人，天之聰明以漸而著。其於人也，聰明以時而啓，惟密以察者能承之，苟蒞之儒，執其習見習聞，以閉天之聰明，而反爲之謗。

毀。崑瑣之士。偶得天明之一端。自翊其神奇。而欲廢古人之規矩。以爲簡捷。皆妄也。古之所未至。可益也。以益之者。改之。可改也。古之所已備者。不可略也。略之而使亡焉。則道因之而永廢矣。廢古而亡之。取便於流俗。苟且之術。秦之所以亂天下者。君子之所惡也。郭守敬廢歷元。俾算者之簡便。徇流俗爾。歷元廢。則甲子何所從始。奚以紀年。而奚以紀日邪。近乃有欲廢氣盈朔虛。以中氣三十日有奇。紀孟仲季。而廢閏。並廢月者。是天垂三曜。而蔑其一也。夫人仰而見月。以月之改矣。知四時寒暑之且更矣。舍之而以中紀歲。非據歷之成書。而人莫能知時之變遷矣。故古之以朔紀月。而爲閏。以通之於歲者。所以使人仰觀於月而知時。猶仰觀於日而知書夜。何可廢也。備古之所未逮。則自我而始垂之無窮。古法廢則自我而。且絕此通蔽之大端。君子之不敢恃己以逆天人也。豈徒歷法爲然哉。

王元謨北伐之必敗也。弗待沈慶之以老成宿將見而知之也。今從千餘歲以下。繇其言論風旨而觀之。知其未有不敗者也。文帝曰。觀元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坐談而動遠略之雄心。不敗何待焉。兵之所取勝者。謀也。勇也。二者盡之矣。以勇則鋒鏑雨集。車馳騎驟之下。一與一相當。而後勇怯見焉。以言說勇者。氣之浮也。侈於口而餒於心。見敵而必奔矣。若謀則疑可以豫籌者也。而豫籌者。進退之大綱而已。兩相敵而兩相謀。扼吭抵虛。聲左擊右。陽進陰退之術。皎然於心目者。皆不可恃前定以爲用。惟夫呼吸之頃。或斂或縱。或虛或實。念有其萌芽。而機操於轉盼。非沈潛審固。凝神聚氣。以內營。則目熒而心不及。動辨起而智不能決。故善謀者。未有能言其謀者也。指天畫地。度彼參此。規無窮之變於數端。而揣之於未事。則臨機之束手。替於死生。而噤無一語也。必矣。元謨之勇。大聲疾呼之勇也。其謀雞鳴而寤。晝衾捫。

腹之謀也。是以可於未事之先，對人主而挂笏掀髯，琅琅驚四筵之衆。今亦不知其所陳者何如。一出諸口，一濡之筆，而數十萬人之要領，已塗郊原之草矣。況又與江徐文墨之士相協而鳴也哉。薛安都之攻關陝而勝也，魯方平謂安都曰：卿不進，我斬卿；我不進，卿斬我。流血凝肘而不退。兵是以勝。武陵王駿之守彭城而固也，張暢謂江夏王義恭曰：若欲棄城，下官請以頸血汚公馬蹄。駿聽之，誓與城存亡。城是以全。繇此觀之，拓拔氏豈果有不可當之勢哉。勇奮於生死之交，謀決於安危之頃。武帝之所以滅慕容，俘姚泓，罵姚興，而興不敢動，奪拓拔嗣之城，以濟師而嗣不敢退，亦此而已矣。皆元謨所引以自雄者，而心妄度之，目若見之，口若言之，反諸中而無一虛靜靈通之牖，以受情勢之變，而生其心則事與謀違。倉皇失措，晉寇以屠江淮，不待智者而早已灼見之矣。言兵者必死於兵，聽言而用兵者必喪其國。趙括之所以亡趙，景延廣之所以亡晉，一也。最下而郭京申甫之妖誕興焉，有國家者亟正以刑可也。但廢不用，猶且著爲論說，以惑後世而戕民於無已。易曰：弟子與尸坐而論兵者之謂也。

於崔浩以史被殺而重有感焉。浩以不周身之智爲索虜用，乃欲伸直筆於狼子野心之廷，以速其死。其愚固矣。然浩死而後世之史益蕩，則浩存直筆於天壤，亦未可沒也。直道之行於斯民者，五帝三王之法也。聖人之教也。禮樂刑政之興廢，荒隅盜賊之緣起，皆於史乎徵之。卽有不典而固可徵也。若浩者，仕於魏而爲魏史，然能存拓拔氏之所繇來，詳著其不可爲君師之實，與其乘間以入中國之禍始。俾後之王者鑒而知懼，以制之於早。後世之士民知媿而不屑戴之爲君，則浩之爲功於人極者，亦偉矣。浩雖殺魏收繼之，李延壽繼之，撰述雖蕩，而詰汾力微之蕩迹，猶有傳者。皆浩之追敘僅存者也。前乎此而劉石墓

容苻姚赫連之所自來。佚矣。後乎此而契丹女直蒙古之所自出。泯矣。劉石慕容苻姚赫連之佚也。無史也。契丹女直之泯也。蒙古氏諱其類。脫脫隱之也。然猶千百而存一也。宋濂中華之士。與聞君子之教。佐興王以復□□者也。非有崔浩族誅之恐。而修蒙古之史。隱其惡。揚其美。其興也。若列之漢唐宋開國之君。而有餘休。其亡也。則若無罪於天下。而不幸以亡也。濂史成而天下之直道。永絕於人心矣。濂其能無媿於浩乎。浩以赤族而不恤。濂以曲徇虞集危素。而爲蒙古掩其□□。使後王無所□□。其□後人無所□□。其身人之度量相越。有如此哉。後之作者。雖欲正之。無徵而正之。濂之罪。延於終古矣。人生之大節。至於不憚死。而可無餘憾矣。然士苟不憚死。則於以自靖也。何不可爲。而猶使人有餘憾焉。是可惜也。袁淑死於元凶之難。從容就義。以蹈白刃。其視王僧綽與廢立之謀變。而受其吏部尙書。以迹露而被殺者。遠矣。雖然。元凶劭之與君父。有不兩立之勢也。自其怨江徐而造巫蠱。已然矣。淑爲其左衛率。無能改其凶德。辭宮僚而去之不可乎。可弗死也。及其日饗將士。親行酒以奉之。梟獍之謀決矣。發其不軌而聞之於帝。不可乎。言之召禍。於此而死焉可也。伐國不問仁人。其嚴氣有以讐之也。風稜峻削。嶽立而爲元凶所忌。或殞其身可也。何至露刃行逆之時。元凶尙敢就謀成敗乎。且其官衛率也。將士之主也。元凶不逞。握符麾衆。禽之以獻。不濟而死焉可也。何躊躇永夜。而被其脅使登車。而泯泯以受刃乎。傷哉。淑之能以死免於從逆。而荏苒以徒亡也。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淑之於義曙矣。而勇不足以堪之。將無有掣其情而使無勇者存邪。勇於定亂。勇於討賊。難矣。勇於去官。決於一念。而惟己所欲爲者也。此之不決。則死有餘憾。爲君子者。可不決之於早哉。養勇以處不測之險阻。無他。爵祿不繫其心。則思過半矣。

晉宋以降。國法圯。大倫斲。而廉恥喪。非一日矣。周札應王敦。而與卞壺桓彝同其贈恤。王謐解天子璽綬。以授元。元死。反歸。而任三公。天討不加。而榮寵及之。數叛數歸。覲顏百年。而六易其主。無惑也。如是宜速殲以亡。而其君猶能傳及其世。其士大夫猶能全其族者。何也。蓋君臣之道喪。而父子之倫尙存也。元凶爲逆。孝武起兵。以致討元凶。敗矣。蕭斌解甲。帶白幡來降。逆濬就江夏王義恭以降。而但問來無晚乎。固自謂得視王謐。斌猶可立人之朝。濬猶可有其封爵也。於是斬斌於軍門。梟濬於大航。法乃伸焉。則人知覆載不容之罪。無所逃於上刑。於斯時也。義憤所激。天良警之。人理不絕於天下。特此也夫。故延及齊梁。而父子之倫獨重。梁武於服除。入見者。無哀毀之容。則終身坐廢。區區孱弱之江左。擁衣冠而抗方張之。拓拔存一綫。人理於所生。而若或佑之。於此可以知天。可以知不學不慮之性矣。蕭正德蕭綜捐父事賊。而無有正天誅者。然後江東瓦解。以漸滅興亡之故。繫於彝倫。豈不重與。

孝武帝

勢變情移。而有無妄之災。恬不知警。違時任意。則禍必及。庸夫之恆態也。惟然而巧者測之。急改其常度。以迎當時之意。指乃至殘忍甚害。爲同類所飲恨。而不顧。以是爲自全之策。幸而全也。小人之尤也。而究以得全者亦鮮矣。孝武以藩王起兵。而受臣民之推戴。德望素爲諸王所輕。不自安也。於是殺鑠誅義宣。忍削本支。以快其志。江夏王義恭誘逆。劬棄南岸。單騎南奔。上表勸進。斬逆濬。厥功大矣。於是畏禍之及己也。條奏裁損王侯九事。以希合孝武未言之隱。削剝諸王。以消疑忌。夫義恭豈無葛藟之恩。利非在己。

而滅天性以任骨肉之怨者何也。以爲先自我發而人不得挾短長以議己。全軀保祿位之術。自詭爲工矣。或曰。遇暴人。丁險運。不授異姓以制我之權。而自任之。則禍泯於無形。亦知時度勢者之不廢乎。浸不若此。而以篤懿親固根本之言。投於猜忌之衷。無救於時。而祇以自害。奚可也。曰。君子之處此。固有道矣。物激矣。而持之以定。禹之所以抑洪水也。勢危矣。而居之以安。孔子之所以解匡圍也。聖人豈有以異於人哉。出乎聖卽疾人乎。狂義恭之狂也。無以持物。而自奠其居也。君多忌而寡思矣。義宣等之不輯。非必妄干天位而貪權勢。以啓伎人之釁矣。義恭以有功居百僚之上。誠危矣。而遠嫌以消疑忌。固無難也。自謝不敏。翻然而去之。養疾邱園。杜口朝政。則於以自全焉有餘矣。而何事導君以殘刻。而已爲不仁之備哉。主自疑也。吾自信也。諸王自競也。吾自靜也。或有聞風而相效者。則宗族以保。而帝亦且消其猜防。骨肉之邪心。其不然也。爲孝武獻殘忍之謀者。豈伊無人而我處無咎之中。不已裕乎。惟其欲爲功以固榮龍也。而違心以行顛倒之政。引君以益其愚。奴衆怨以激其爭。而後天理亡。民彝絕。國亦以危矣。身雖苟免。其喙息亦何異於禽獸哉。其究也。逃孝建大明之網羅。翱翔百僚之上。而終授首於子業。狂者之自斃也。未有免者也。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一念之貪。天理之賊。聖狂之界也。

拓拔氏將立其子爲太子。則殺其母。夷狄殘忍以滅大倫。亦至此哉。然其後卒以未殺之淫媼。擅國而召亂以亡。徒以椽杵天性而無救於亡。何爲者邪。且夫母后者。豈特不可殺。而亦不必過爲防者也。周之過其歷也。化始於關雎。琴瑟鐘鼓。惟是樂以友之。而內治修國政不紊。彼爲聖王之化。不可及矣。雖不及此。取供祭祀奉皇天先祖之伉儷。而視之如仇讎。是可忍也。亦孰不可忍也。必如浮屠氏之盡棄家室。而後

可治也耶。內教之脩尙矣。迪之以陰禮。而可使見德。統之以婦職。而可使見功。夫婦人亦猶是人也。無所見其功德。而後預外事以爲榮。故先王勤飭以躬桑。漬種之儀。勸獎以亞獻饋籩之禮。有餘榮焉。雖樂於自見之哲婦。亦不患其幽閔深宮。如圈豚籠鳥之待餉。而其志甯矣。其次則后族雖賢。弗任也。內豎之服勤於宮中者。弗庸也。大臣得箴其舉動。嗣子不託以匡扶制之道。亦豈無術。而必以爲患哉。不然。人主六御在握。方將舉天下之智勇而馭之。取草澤之雄。夷狄之狡。而制之。匹夫亦有一匹偶。而惴惴然惟恐戕我國家也。不亦陋乎。拓拔氏不足誅者也。有天下者。非猜而鉗之。則昵而縱之道。二仁與不仁而已。非取法於齊家之聖化。亦惆悵而不得其術也。

源賀請減過誤入死罪者。充卒戍邊。拓拔濬從之。而獎賀曰。一歲所活不少。是也。又曰。增兵亦多。則亂政也。拓拔氏自此而衰矣。兵者。宗社生民所倚以爲存亡生死者也。古者寓兵於農。兵亦農也。王者莫重乎農。則莫重乎兵。於風有東山焉。於雅有杕杜焉。相與勞來而詠歌之。如此乎其貴之也。後世召募興。而樸者耕耨以養兵。彊者戰守以衛農。相爲匹而不相下。坐食農人勤穫之粟。而不以爲厲農。其有功則立朝。右與士伍。而不以爲辱士。抑如此乎其重之也。乃使犯鈇鑕之刑。爲生人所不齒者。苟全其命。而以行伍爲四裔之徒。則兵之賤也。曾不得與徒隸等。求其不厭苦而思脫。決裂而自恣。幸敗而潰散者。幾何也。兵賤則將亦賤矣。授鉞而專征者。一岸獄之長而已。廉恥喪。鹵掠行。叛離易於反掌。辱人賤行者之固然。又何怪焉。夫兵。惟其精也。不惟其多也。士皆千金之士。將專闔外之尊。爲國干城。一旅而敵百萬。烏合之衆。罪人無行。苟免而無慙。雖多何補哉。若以矜全過誤。而貸其命。則有流放之辟在焉。賀之說塗飾以爲兩

得而不知其餒國之神氣以嚮於衰也。後世免死充軍。改流刑爲僉伍。皆祖賀之術。而建之爲法。行之未久而武備墮。盜賊夷裔橫行。而無與守國。夫亦見拓拔比之坐制於六鎮。而以亡也乎。

自魏晉以來。至於宋大明之世。而後權移於近臣。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皆賜爵。掌中書事。前此者權歸大臣。天子雖有所寵信。而不能伸。孝武以疑忌行。獨制義恭等畏禍。以苟全。於是而其法始變。春秋之季。世卿執國。非其族屬。則謂之嬖大夫。以孔子之聖。位至下大夫而止。弗能爲卿也。魏晉以後。流品重。世族興。而非門閥以進者。謂之幸臣。卽人主之所委任。弗能登之三事也。乃以其時考之。春秋篡弑相仍。晉宋權臣繼攘。上用一人。而下遠之也。若將將己。讎之也。若不兩立。人君孤立。而興廢死生不能自保。蓋嬖幸之名立。以禁錮天子之左右。流俗之稗政。奪攘之禍媒也。然而爲人主所親幸者。率多邪佞貪讒。導君於惡。而弄威福以讎姦利。卒不能收一人之用。可恃爲股肱者。何也。物之所貴。因而自貴者。道也。物之所賤。因而自賤者。機也。豐年穀賤。而多糞稗。波澤魚賤。而多臭腐。物論之所趨。物情之所競。而物理之所繇。以良楛必然之勢也。九品之外。無清流。世族之外。無造士。於是而不在此數者。知不足以應當世之寵光。頹然自放而已。其慧者。又將旁出歧趨。以冀非分之福澤。故天子欲拔一士於流品之外。而果無其人。卽有明辨之智。幹理之才。喻利焉耳。稔惡焉耳。於是而天下後世。益信孤寒特起之士。果爲佞幸。適以破國亡家。而不可用。亦惡知摧抑而使習於汗下者。雖有才智。不能自拔也。故人主之好尚。不能不隨風俗。以移而聖王崛起。移風易俗。抑必甄陶漸漬之有自。而不可旦夕期其速革。孝武以近臣聞大臣。而終於亂。非天子不可有特用之人。其馴致之者。無以豫養之也。

一動而不可止者。勢也。太上以道處勢之先。而消其妄。靜而自正也。其次坦然任之。不得已而後應。澄之於既波之後。則亦可以不傾。元凶造逆。天下同讎。孝武援戈而起。以臣子而恤君父之慘行。戮兄弟而非忍。夫孰謂其非正者。然而諸王擁方州以自大。義宣反於江州。誕反於廣陵。休茂反於襄陽。乘之以動而不可止。於是而孝武之疑忌深矣。削之制之。不遺餘力。而終莫能戢。嗣子雖不道。而禍速發於同姓之操戈。垂及明帝。殺戮逞而劉宗遂亡。波濤觸乎崖石。逆風而歎薄。亦至此哉。揆厥所繇。不可謂非孝武之師先之也。夫孝武之師。動以正也。乃一動而不可止。卒以倡亂者。豈謂其不宜。縣逆劭之首於郟市哉。度之於先。而與物相安以息爭也。固有道矣。義兵之至。建業也。劭將授首。君父之怨。釋臣子之職。亦庶幾盡矣。乃以次則非長也。以望則不足以服人也。於此頓兵於官闕。正告諸王曰。吾之決於稱兵也。以君父不忍言之慘。古今不再見之禍也。今元凶已伏誅矣。孤豈忍有利天下之心。以齒以德。必有所歸。社稷不可以無主。吾將與諸王奉之。使衆意他有所屬。臣子之道。蓋雖不爲天子。而志已遂矣。如臣民以功而不我釋。與抑引咎含哀。不得已而受命。推忱惕之忱。厚撫諸父昆弟。以廣先君之愛。則天下既服其仁。而抑知大位之不可以力爭也。天下定矣。乃聽義恭之諂。元凶未斬。而先卽位於新亭。然則起兵也。非果有割肝裂膽之痛。而幸兄弟之逆。以獲大寶也。波自我揚。而欲遏之也得乎。既急於自立。而莫能待矣。則抑可自信。曰。均爲臣子。而諸王偃蹇於逆劭之世。我既誅賊子而得之。人情所歸。非我貪也。有諒我者。其知順逆者也。不足慮也。其橫逆而逞者。狂飈之拂水而已。懷之以恩。而尙不可革。天下臣民自不迷於嚮背。夫孰與我爲敵者。坦然無懼於彼。而不軌者之意亦消。卽有妄動之狡童。而義誦援孤。亦不崇朝而沮喪矣。乃孝

武伎人也。甫一踐阼而殺其弟鏐。視諸父昆弟若人可爲己之爲。而削奪禁制。以亟擊曳之。夫而後告諸王。以不自保之情。啓其覬覦。徒樹荆棘於寸心。以相捍禦。非能禦也。教之而已矣。及身三叛。而嗣子速亡。不亦宜乎。嗚呼。以忠孝始。以惡縮終。懷惡縮於心。啓戈矛於外。惜哉。孝武有仁孝之資。而自流於薄惡。天子之位。猶可獵也。孝子之實。不可襲也。反居中而不誠。居之不安。而卒於亂。亂其可止哉。遏之。乃以揚之。得免於及身之戮。幸矣。

張岱歷事宋之諸王。皆敗。皮之紈袴也。岱咸得其歡心。免於舊惡。而自詡曰。吾一心可事百君。夫一心而可事百君。於仕爲巧宦。於學爲鄉原。斯言也。以惑人心。壞風俗。君子之所深惡也。晉宋以降。君屢易。而臣之居位也。自若。佐命於亂賊而不恥。反歸於故主而不忤。皆曰。吾有所以事之者也。廉恥蕩而忠孝亡。其術祕而不敢自暴。岱乃昌言之。而以爲得計。嗚呼。至此極矣。且夫事君之心。其可一者。忠而已矣。其他固有不容一者也。岱曰。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才可以隨方而詭合。遇明與之明。遇闇與之闇。假令桀爲傾宮。將爲之飾土木。紂爲炮烙。將爲之爇鑪炭乎。故有順而導之者。有徐而導之者。有正而折之者。有曲而匡之者。心不容一也。若逆天悖道之君。自非受託孤之寄。任心膺之重。義不可去。必死以自靖者。則亦引身以退。而必不可與同昏。惡有百君而皆可事者乎。則惡有一心以事君。而君可百者乎。游其心以逢君。無所往而不保其祿位。此心也。胡廣孔光馮道之心也。全軀保榮利。而亂臣賊子夷狄盜賊。亦何不可事哉。心者。人之權衡也。故有可事。有不可事。畫然若好色惡臭之。不待圖維也。苟其有心而不昧。則宋之諸王。無一可事者。而百云乎哉。女而倚門也。賈而居肆也。皆一於利而無不可之心也。故曰。充岱之

說廉恥喪忠孝亡惑人心壞風俗至此極矣。

郡縣之天下有利乎曰有莫利乎州郡之不得擅興軍也郡縣之天下有善乎曰有莫善於長吏之不敢專殺也諸侯之擅興以相侵伐三代之衰也密阮齊晉莫制之也三代之盛王者禁之而後不能禁也若其專殺人也則禹湯文武之未能禁也而郡縣之天下得矣人而相殺矣諸侯殺之大夫殺之庶人之彊豪者殺之是醜黽之相吞而鯨鯢之相吸也夫禹湯文武豈慮之未周法之不足以立乎自邃古以來各君其上各役其民若今化外土夷之長名爲天子之守臣而實自據爲部落三王不能革以待後王者也至於戰國流血成渠亦剝極而復之一機乎漢承秦以一天下而內而司隸外而刺守若嚴延年陳球之流亢厲以嗜殺爲風采其貪殘者無論也猶沿三代之敝而未能革也宋孝武猜忌以臨下乃定非臨軍毋得專殺非手詔毋得興軍之制法乃永利而極乎善不可以人廢者也嗣是而毒劉之禍以滅焉至於唐宋非叛賊不敢稱兵有司之酷者惟以鞭笞殺人而不敢用刀鋸然後生人之害息而立人之道存不然□□□□遺黎其能勝千虎萬狼之搏噬乎

前廢帝

沈慶之縛縉以入而收劉斌斥顏竣而決誅逆劭何其決也及子業昏虐柳元景首倡廢立之謀而慶之發之蔡興宗苦說以舉事沈文秀流涕以固請而慶之終執不從坐待暴君之燬又何濡輒不斷以自斃也嗚呼六代之臣能自靖以不得罪於名教者慶之一人而已慶之曰但當盡忠奉國始終以之又曰非

僕所能行。固當抱忠以沒耳。斯言也。斯心也。抱孤忠以質鬼神而無欺者也。君而不道。天下固將叛之。要亦無可如何者。比干箕子。豈不能劓紂之首以奉微子哉。而不爾者。天下之惡無有踰於臣弑其君者。安社稷者。亦以靖乃心耳。如之何其干之。如興宗之言。取青溪之鎧仗。率攸之輩。驅三吳勇士以入。其能容子業。使爲昌邑王之從容以去乎。宋之社稷。俱以之而傾。而慶之已尤爲戎首矣。懼禍杜門。安居而俟命。嘖嘖之言。豈知慶之之心者哉。死生命也。國之存亡。天也。已與孝武艱難同起。嗣子敗類。而遽以其血染刀劍。天良問罔於心。安能與阮佃夫壽寂之同爲逆乎。嗚呼。董卓推陳留之刃。司馬懿解曹芳之璽。桓溫奪帝奕以與簡文。劉裕弑安帝以立琅邪。皆假伊霍以爲名而成其篡。後此者。道成之弑蒼梧。肅衍之戕東昏。皆已弑而必篡者也。慶之三朝宿將。威望行於南北。扶孝武以誅元凶。位三公而冠百辟。將吏皆出其門。撲子業之洊凶。以解朝歌之焚溺。此乃乘時以收人心。而獵大位之一機也。嚮令獨夫已殄。衆望畢歸。且有騎虎不下之勢。宋太祖所謂黃袍加身不繇汝者。劉氏之宗祏。且移於沈而不可辭。慶之慮此。而忍以其身爲莽操乎。進則帝矣。退則死矣。決之於心。而安於抱忠以死。故曰。抱孤志以質鬼神。六代之臣慶之一人而已。如曰。愚以亡身。則箕子比干先慶之而愚矣。

明帝

殺機動於內。禍亂極於外。宋之季世。拓拔氏未有南侵之謀也。而淮西淮北。席捲而收之。薛安都一反面北嚮。風靡萍散。而不可止。謂明帝不從蔡興宗之言。以重兵迎薛安都。而使疑懼。猶未論也。帝與子勛爭

立而盡殺孝武二十八子。是石虎之所以殲其種類者。宋之不亡幸耳。尙能撫有淮甸哉。二十八王非皆挾爭心者也。以子助故而遷忿怒以殲之。骨肉之恩。斬絕不恤。則夫淮汝州郡應子助而起者。雖剖心瀝血以慰勞之。固將懷芒刺於寤寐。奚更待重兵之見脅乎。夫子業不道。而孝武恩在人心。人未忘也。子業死。明帝與子助兩俱有可立之勢。而子助兄弟爲尤正。明帝據非所有。逞其毒以殄懿親。甯養假子而必絕劉氏之宗。明於義者。去之若污。審於害者。逃之若驚。尙孰與守國而不亟颺以飛邪。孝武忌同姓。亦至矣。子業虐諸父。亦酷矣。至於明帝而抑甚焉。其後高湛陳蒨相踵以行其殘忍。皆不能再世。小人不知恩義。而抑不知禍福。將謂鬼神之可欺也。夫鬼神而可欺也哉。

自宋以來。貞人志士之言。絕於天下。夏侯詳者。名不顯於當時。而能昌言以救劉劭之失。殆蹇然空谷之足音矣。殷炎在壽陽。畏明帝之誅已。欲降於拓拔珽。詳曰。今日之事。本效忠節。何可北面左衽乎。至哉言乎。司馬楚之王琳。而知此。不爲千載之罪人矣。以宋事言之。子業之弑。宵小挾怨毒而弑之。起明帝於囚繫之中。而扳之以立。爲賊所立。乘間以竊位。不能正其始矣。子助雖反。乃以獨夫之將覆宗社而起。未純乎不正也。孝武以紂賊而爲神人主。一子不肖。以次而仍立其子。位固子助之位也。應子助而起者。名亦近正。志亦近義。詳曰。本效忠節。皎皎初心。豈自諱哉。夫旣以名義爲初心。則於義也當審。爲先君爭嗣子之廢與義也。爲□□人禽之存去。亦義也。兩者以義相衡。而並行不悖。如其不可兩全矣。則先君之義猶私也。□□之義。人禽之界。天下古今之公義也。不以私害公。不以小害大。則恥臣明帝而歸拓拔奚可哉。嗚呼。人莫急於自全其初心。而不可任者。一往之意氣。欲爲君子。勢屈而不遂其志。抑還問吾所自居。

者。何等也。情之所流。氣之所激。勢之所迫。倒行逆施。則陷於大惡而不知。而初心違矣。故迫難兩全之際。捐小以全大。乃與其初心小異。而不傷於大同。故管仲事讎。而夫子許之爲仁。以其知小大公私之辨也。使懷子糾之怨。忿戾以去其故國。北走戎。南走楚。必與桓公爲難。而雪其愴愴之忿。則抑匹夫匹婦之。不若禽獸而已矣。君子之稱管仲曰徒義。徒而不傷。君子之素。則合異於同。而無媿於天下。詳曰。本效忠節。大正而固不昧其初也。

宋以金贖劉景於拓拔氏。其情慝。其志僭矣。懷不肖之心於隱微。而千里之外見之。人不可罔也。如斯夫。何言乎其情慝也。景之北奔。畏孝武之疑忌。而見殺也。明帝既殺孝武之子。以洩其忿。媚恐人懷孝武之恩。而致怨於己。故召回景。以暴孝武之過。曰。彼欲滅兄弟。而我復之。託於景。以暴孝武之惡。懷慝而故爲之名也。何言乎其志僭也。休仁者亦其兄弟。所與爭國而有功者也。疑忌既深。休仁自解。揚州牧以免禍。而終不免於鳩禕與休祐。休若無毫髮之嫌。而先後被殺。所僅全者。庸劣之休範耳。景才非休範之匹。而又有拓拔氏之外援。畏其在外。且挾彊敵之勢。以入爭其養子。姑召之歸。使其反邪。鳩殺之禍。必不在休仁兄弟之後。欲加之罪。而何患無辭乎。故曰。其志僭也。於是而魏人知之矣。景亦知之矣。亢兄弟之詞。而無來歸之志。魏以全景。而景以自全。灼見其惡而遠之。惟恐不夙。人其可以罔乎哉。論者乃曰。贖景。義也。亦嘗見明帝滅絕天性之惡。已著而不可揜者乎。

佞佛者。皆非所據而據。心危而附之以安者也。自古帝王至於士庶。其果服膺於釋氏之說。而篤信者鮮矣。其爲教也。離人割欲。內滅心而外絕物。而佞佛者反是。何爲其篤信之。篡弒而居天子之尊。□□而爲

□□之主。德薄才菲。自顧而不知富貴所從來。懷慙負慚。叨竊而覺夢魂之不帖。始或感冥報之我祐。繼或冀覆餗之無憂。於是而佛氏宿命之因緣。懺除之功德。足以慰藉而安之。故□□之君。篡逆之主。屈身降志。糜國殃民。以事土木之偶。而士大夫之微幸顯榮。乃至庶民之姦富者。亦惑溢分之榮。靡所自致。而幸災眚之不及。其有因而述其空寂之說者。則以自文其陋而已。非果以般若涅槃爲身心之利。而思證入之也。於是而浮屠之爲民害也。不可止矣。拓拔氏置僧祇佛圖戶奪國之民。而委賦役於貧弱之農民。其主倡之。州鎮因而效之。徧天下以爲民害。讀楊銜之伽藍記。窮奢競靡。而拓拔氏以亡。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浮屠氏其蒺藜矣。然則拓拔燾之誅沙門。又何也。彼乞靈於僊鬼。事異而情同。皆懷歎於人。而徼福於鬼。夏書所謂巫風也。

無可信之邊將者。國必危。揜敗以爲功。匿寇而不聞。一危也。貪權固位。懷憂疑以避害。無寇而自張之。以自重於外。二危也。二者均足以危國。而張虛寇以怙權者。尤爲烈焉。邊將之言曰。無寇則朝廷輕我。邊荒盜賊之言曰。無我則汝之爲將也。削奪誅殺隨之矣。於是而挑寇也。養寇也。縱寇也。無所不至。玩弄人君於股掌之上。一恐喝而惟我所欲。嗚呼。此固猜疑防制。自以爲智之主也。而玩弄之如嬰兒。不亦傷乎。宋明帝欲除蕭道成。荀伯玉爲之謀。使輕騎挑魏之游兵。而遽以警聞。繇是而道成終據兗州。以立篡弑之基。故揜敗以爲功。匿警而不聞者。視此而禍猶小也。擇人而任之。旣任而信之。坦衷大度以臨之。彼敢欺我哉。故莫愚於猜疑防制之主。而闇者猶次也。

趙武靈王授位於子。而自稱主父。廢長立少。恐其不安於位也。拓拔宏授位於子。而自稱太上皇帝。子幼

而恐爲人所篡奪也。宗愛弑兩君而濬幾不立。乙渾專殺無君。宏幾死其手。故宏年甫二十。急欲樹宏於大位。以素統臣民。而已鎮撫之。猶恐人心之貳也。故先遜位於子推。使羣臣爭之。而又陽怒以試之。故子推之弟子雲力爭以爲子推辭。而陸載源賀高允。皆犯顏以諫。而不避其怒。其怒也。乃其所深喜者也。其退居而事佛老。猶武靈之自將以征伐。皆託也。不欲明示其授子之意旨。而以此爲辭也。此二主者。皆彊智有餘。事功自喜。豈憚勞而舍國政者乎。宏好黃老。而得老氏之術。其欲遜位子推也。老氏欲取固與之術也。其託與清謐。而匿其建立嗣子之旨也。老氏守兌之術也。所欲立者非不正。而詭道行之。巧籠宗室大臣之心。亦狡矣哉。而抑豈君人之道哉。雖然。其以傳位籠子推而制之。猶賢於宋明帝之賊殺兄弟。以安其養子遠矣。黃老之術。所繇賢於申韓也。然而疑慮以鉗制天下。則一也。故曰。黃老之流爲申韓。機詐與而末流極於殘忍。故君子重惡之也。夫古之明王。豈不欲安其家嗣。以奠社稷乎。惟豫教而游之於大學。一時之俊士。皆有恩紀以相結。而擇師保傅以輔之。學以成德。以修而授益以固。奚事此哉。或曰。宋高宗之內禪。論者何以無譏也。曰。高宗以孝宗爲太祖之裔。疏遠已甚。不得不早正位以防爭。而高宗年已及耄也。惟其時惟其人而已矣。

有不待勸者。士之學也。農之耕也。勸士以學。士乃習爲爲人之學。爲人而學。學乃爲道術之蠹。世道之患。升俊有常典。養士有常法。人主尊師問道以倡之。士自勸矣。若旦命而夕飭之。賞法行而教令繁。徒有勸學之名。而士日以偷。果有志於學者。豈待勸哉。宋立僞學之禁。而士趨朱子之門也。如歸。禁之不止。何容勸邪。雖然。士無志於學。勸之而不學。弗能爲益。而猶無傷於士。若農則無不志於得粟者矣。其竄者旣勸。

之而固不加勤。而勸之也。還以傷農。方其恪共於耕之日。士女營營。匪朝伊夕。從事於隴首。而吏擁車騎。喧逐於中野。以貳其心。則民傷。於是刻覈之吏。剔墾萊以增益其賦。苛求餘丁以增益其役。而民愈傷。夫古之省耕者。君與民親。而天子之圻。諸侯之國。提封既狹。不容委之有司。且君有公田。自省其獲。而其餘惠民也。後世盡地以與民。而但收其賦稅。薄賦則可弗補助。息訟輕徭則可弗省督。胡爲委貪廉不可信之有司。以擾婦子於耕。饑哉。拓拔氏夷也。聞中國有聖人之道焉。取其易行者而行之。於是奔走郡縣。而名爲勸農。又勒取民牛力之有餘者。以借惰窳之罷民。其撓亂紛紜。以使民無寧志也。不知何若。守令乃飾美增賦。以邀賞。天下之病。尙忍言哉。蒙古課民種桑。而桑絲之稅。加於不宜桑之土。害極於四百餘年而不息。讀古人書而不知通。且識而夕行之。以賊道而害及天下。陋儒之妄。非□□之□其孰聽之。

後廢帝

紂之亡也。正名之曰獨夫。獨夫者。有天下而國必亡。身必戮。大分之尊。不足以居之。先王之澤。不足以庇之。況在下位。而爲獨夫。未有能得人之天下者也。劉休範以庸劣。而免於忮主之殺。乃乘君死國亂之際。而求干天位。張敬兒以一健卒。入二萬人之中。斬其首。無衛之者。此其爲獨夫也。奚疑。而可爲天子乎。然且幾陷建業。爲天子。甚哉。晉宋之末。天子之易爲。而人思爲之。其賤曾不如有道之世。一命試爲邑宰者。何足謂爲大寶哉。草芥而已矣。天子如草芥。而人思爲之。爲之不克。而爲獨夫以死者。休範也。爲之克。而終爲天子者。蕭道成也。以小慧小才言之。則道成之愈於休範也遠矣。以君天下言之。則休範道成一也。

皆獨夫也。道成弑君。張敬兒取白帽加其首。曰：事須及熱。爲道成之腹心者。敬兒之流。一休範之許公與丁文豪也。褚淵雖貴。而無稱於宋。止此三數人。而撥宋之宗社如一羽。授之道在。而道成居之以安。嗚呼。至於此。而天下猶有貴賤之等差哉。賢不肖。尤非所論矣。曹氏之篡也。威服羣雄。而有討董卓之義。有迎駕於蒙塵之功焉。劉宋之篡也。滅鮮卑。俘羌夷。蕩妖賊。夷桓元。恭帝所被奪而不怨者也。司馬氏姦矣。而平遼東。滅蜀漢。四世而後得之。道成者。胙篋之盜媚一褚淵而已。哀然正南面而立。論者以罪褚淵。未盡也。淵一亡。賴之鄙夫耳。安能以天下與人哉。微淵而道成固足以篡。無他。惟天子之如草芥。而人可爲之者也。前有道成。後有霸先。五代有石敬瑭。劉知遠。郭威。而篡奪亦將息矣。未有天之所子。人之所君。而人思爲之者也。君子於此。遠之惟恐不速。陶宏景。其知此矣。惟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目笑而心憐之已爾。邊外之輕於殺人。其天性然也。有時乎思所以生人。而非果有不忍人之心。乃以生之之道殺之。遂自信爲矜恤。嗚呼。民之遇此也。可悲也夫。拓拔宏。重用大刑。多令覆鞠。以自詫其矜恕。而囚繫積年。不爲決遣。其言曰：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哀哉。民之瘠瘵。死於犴獄者。不知凡幾。而猶謂之福堂邪。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明慎矣。速斷之。而刑者刑。免者免。各得其所。而無所連逮。卽或明慎未至。而枉者固千百而什一也。何也。擇折獄之吏。申畫一之法。除條例之繁。嚴失入之罰。枉者固千百而什一矣。夫人之情。僞不可揜於初犯之日。證佐未累。其辭尙直。情窮色見。猶可察也。迨及已久。取案牘而重複理之。移審於他署。而互相同異。犯者之辨。且屢屈屢伸。而錯舛益甚。目眩心疑。愈以亂矣。不留者。取人之初心。而驗其誠也。非今歲一官。明歲一吏。顛倒反覆之所能得其情也。徒以饑寒疾疫。死之於叢棘之下。

不亦慘乎。如是以爲矜恤。亦嗜殺之轉念而已矣。若其罷門房之誅。則得之矣。乃門房之誅所自來。亦有繇也。□□而主□□王侯將相。皆其種類。羣起於馳逐之中。儻儻俟俟。以爲羣友。則一人富貴。而合族驕盈。耕者不耕。獵者不獵。依倚勢門。互相煽虐。非被誅者之陷及門房。而門房之陷人於誅者多矣。安與同其噬搏。危與共其誅夷。亦自取之矣。前之立法者。深惡夫合族之蠱集。待食於將吏。衆爲虐而一人獨嬰其禍。弗與懲之。而門房之敗類。橫逞益烈也。罷其誅。不禁其朋從之惡。拓拔氏之所以斂怨而終亡也。

順帝

國無人焉。則必亡。非生才之數。於將亡之國。獨儉也。上多猜。則忠直果斷之士不達。上多猜而忠直果斷者。則士相習於茸靡。雖有貞志。發焉而不成。宋自孝武迄於明帝。懷猜忌以待下。四十餘載矣。又有二暴爲之狼毒。以閒之人。皆惴惴焉。旦夕之不保。而茸靡圖全之習已成。其不肖者靡而之於惡。以戴叛逆。戕君父而不媿。則褚儻之流是已。其賢者雖懷貞而固靡。其敗也則不足立皎皎之節。即使其成。而抑無以收底定之功。則袁粲劉秉是已。粲與秉孤立而思抗悍。驚多徒之蕭道成。不愛死以報劉氏。則固無容深求者。粲聞道成廢立之謀。而不能抗辭以拒之。秉以軍旅一委道成。授之以篡逆之柄。且置勿論。徒其決計以誅道成。幸而克矣。不知二子者。何以處沈攸之。而終延宋祚也。蒼梧之昏靡。安成之巽懦。皆道成所不以置諸目中者。所與爭天下者。攸之而已。攸之又豈有劉氏之子孫。在其意中乎。攸之之欲爲道成也。非一日也。兵已順流直下。而道成授首於內。則攸之歌舞而入。挾重兵居大功。握安成於股掌。二子欲

與異而固不能委社稷於攸之。擲宗昉於道成。有以異乎。吾知二子者。歧路倉皇。欲如今日之捐生以報國。不可得已。此無他以剛決爲嫌。以深謀爲諱。自孝建以來。士大夫釀成雍容觀變之習。蔡興宗已啓其源。而流不可止也。故興宗之死。無可爲宋惜者。興宗存則爲袁。爲劉。否則爲謝朓而已。史稱粲簡淡平素。無經世材。非無材也。狎於全身避咎之術。以逃猜主之鼎鑊。氣已茶而不可復張。宋末之人材。大抵然也。故以猜馭下者。其下懾焉而旁流。剛化爲柔。直化爲曲。密化爲疏。禍伏而不警。禍發而無術。爲君子者。無以救其亡。而小人勿論已。

